

周作人著

立春以前

太平書局印行

立春以前

著者 周作人

發行人 陶亢德

發行所 太平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印刷所

上海洛陽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公司
電話七四四八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版

每冊定價伍仟圓

立春以前目錄

關於教子法

三三年十月

(一)

關於寬容

三四年一月

(八)

關於測字

三三年十一月

(三)

關於送竈

同年一月

(一九)

雨的感想

同年八月

(二五)

醫師禮讚

同年十二月

(二九)

男人與女人

同年九月

(三三)

女人的文章

同上

(三六)

女人的禁忌

同年十二月

(四四)

蚯蚓（稿缺）

同年九月

（五一）

螢火

同年十一月

（五六）

記杜逢辰君的事

同年十月

（六五）

明治文學之追憶

同年十二月

（七〇）

廣陽雜記

同上

（七六）

楊大瓢日記

同年十月

（八三）

寄龕四志

同年十一月

（九一）

笑贊

三四年一月

（九八）

大乘的啓蒙書

同上

（一〇五）

雜文的路

三三年十二月

（一一一）

國語文的三類

三四年一月

（一二七）

文學史的教訓

同上

(一三)

十筆堂談

三三年十二月

(二九)

苦茶庵打油詩

同年九月

(一五三)

文壇之外

同年十二月

(一六)

立春以前

三四年一月

(一七)

幾篇題跋

三三年一至十二月

(一七)

一 風雨後談序

(一六)

二 秉燭復談序

(一五)

三 文載道文抄序

(一八)

四 希臘神話引言

(一八三)

五 談新詩序

(一八)

六 茶之書序

(一八)

七 和紙之美

(一九)

八 沙灘小集序

(二〇)

後記

(二五)

關於教子法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四，有陸放翁教子法一篇云：

「放翁寒夜詩云，穉子忍寒守蠹簡，老夫忘睡畫爐灰。新涼夜坐有作云，硯屏突兀蓬婆雪，書几青瑩蓮勺燈，穉子可憐貪夜課，語渠循舊未須增。冬夜讀書示子遙云，簡斷篇殘字欲無，吾兒不負乃翁書。喜小兒輩到行在詩云，阿綱學書蚓滿幅，阿繪學語鶯轉木，畫窗浣壁誰忍噴，啼呼也復可憐人。其教子之主於寬也如此。就其集觀之，其子才質宜於寬也。」

與婁子振孫登千峯樹詩云，二穉慧堪憐，猶除志學年，善和書尚在，他日要人傳。浮生詩云，橫陳糲飯側，朗誦短檠前，不用嘲痴絕，兒曹尚可傳。感貧詩云，翁將貧博健，兒以學忘憂。夜坐示子聿云，學術非時好，文章且自由，不嫌秋夜永，問事有長頭。喜小兒病起詩云，也知笠澤家風在，十歲能吟病起詩。示兒詩云，讀書習氣掃未盡，燈前簡牘粉朱黃，吾兒從旁論治亂，每使老子喜欲狂，不欲飲酒責自醉，取書相和聲琅琅。燈下晚餐示子遙云，遙子挾冊于子來，時與老翁相論難，但令歡向竟同歸，門前籍湜何憂畔。閒居詩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永臥聽兒讀書。白髮詩云，自憐未廢詩

書業，父子蓬窗共一燈。由南堰歸云，到家亦既夕，青燈耿窗扉，且復取書讀，父子窮相依。出游暮歸戲作云，莫道歸來却岑寂，小兒同守短燈檠。示子詩云，老憊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常謀，大門舊業微如線，賴有吾兒共此憂。又云，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堪歎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縱談詩云，高談對鄰父，樸學付痴兒。忍窮詩云，尙餘書兩屋，手校付吾兒。即事詩云，詩成賞音絕，自向小兒誇。家庭文章之樂，非迂刻者所能曉也。

又有示子聿詩云，雨暗小窗分夜課，雪迷長鏡共朝飢。書歎詩云，偶然得肉思共飽，吾兒苦讓不忍違，兒飢讀書到鷄唱，意雖甚壯氣力微。苦讀之况如此。又短歌示諸孫云，義理開諸孫，閱閱待其大，賢愚未易知，尙冀得一個。知愛之能勞也。

南門散策詩云，野蔓不知名，丹實何纍纍，村童摘不訶，吾亦愛吾兒。幽居詩云，雅意原知足，遄歸喜遂初，久閒棋格長，多病釣徒疏，漬藥三升酒，支頭一束書，兒曹看翁懶，切勿厭蝸廬。題齋壁詩云，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追游屏裘馬，宴集止鷄豚，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讓昏，定知千載後，猶以陸名村。此三詩意思深長，君子人言也。放翁又有句云，兒孫生我笑，趨揖已儒酸。然則以陸名村定矣。」

案俞理初此文甚有情致，不特能了知陸放翁，對於小兒亦大有理解。所引放翁句中，我覺得有兩

處最爲切要。其一云，阿綱學書蚓滿幅，阿繪學語鶯轉木，畫窗浣壁誰忍嘔，啼呼也復可憐人。其二云，野蔓不知名，丹實何纍纍，村童摘不訶，吾亦愛吾兒。此在古人蓋已有之，最顯著的是陶淵明，其責子詩云：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山谷跋說得最好，文曰：

『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歎見於詩耳。』昭明太子所撰陶淵明傳中叙其爲彭澤令時事云：

「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云，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隱逸傳中亦載此一節，雖未知真實性如何，當是可能的事。與子儼等疏中云：

「汝等穉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遣力之說成即由此生出，亦未可知，假如是的，則也會有那麼的信，我只覺得說的太蠢，又頗有點像雲仙散錄所載的話，所以未免稍有疑意耳。

左思嬌女詩是描寫兒童的好文章，見於玉臺新詠，世多知者，共二十八韻，其最有意義的，如云，濃朱衍丹唇，黃吻瀾漫赤，嬌語若連環，忿速乃明憤。又云，執書愛綈素，誦習矜所獲。末云，任其孺子意，羞父長者責，瞥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清成書收入多歲堂古詩存卷四，後附評語云：

「寫小兒女性情舉動，無不入微，聰明處極可愛，懵懂處亦極可憐，此日日從掌中膝下，見慣寫來，尋常筆頭刻畫不能到此。」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見賓退錄卷六，佳語甚多，今略舉其數聯，如云，尋蛛窮屋瓦，採雀遍橫椽。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連。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壘柴爲屋木，和土作盤筵。忽升鄰舍樹，偷上後池船。寫小孩嬉戲情形頗妙，趙與時亦稱之曰，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如昨日，唯末聯云，明時方在德，戒爾減狂顛，未免落套，解說以爲譏朱友謙，或者即由此而出。昔曾同友人談及翻譯，日本語中有兒煩惱一語在中國難得恰好對譯之辭，大抵疼愛小兒本是人情之常，如佛教所說正是癡之一種，稱之曰煩惱甚有意思，但如擴充開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客觀的加以圖寫歌詠，則此癡亦不負人，殆可稱爲偉大的煩惱矣。莊子天道篇，堯告舜曰，吾不虛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此聖人之言，所謂嘉孺子者豈非即是兒煩惱的表現，如今拏來作解釋，當不嫌我田引水也。

俞理初立言悉以人情物理爲依據，故如李越縵言既好爲婦人出脫，又頗回護小兒，反對嚴厲的教

育。存稿中有師道正義，尊師正義，門客正義各篇，都談及這事，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那一篇嚴父母義。其文云：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學云，爲人父，止於慈。禮運云，父慈子孝，謂之大義。父子篤，家之肥也。左傳，晏子云，父慈子孝，禮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禮之善物也。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厲吉。又云，有孚，威如，終吉。象傳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象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然則嗃嗃同憂勤，未失慈愛，有孚爲悲，威如爲子婦之嚴其父母，而反身爲父母之所以嚴。嚴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云，以養父母日嚴。又云，祭則致其嚴。皆謂子嚴其父母也。表記云，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此漢儒失言，於母則違嚴君父母及養父母日嚴之訓，於父則違慈孝之誼，由誤以古言嚴父爲父自嚴惡，不知古人言嚴皆謂敬之，易與孝經皆然。學記云，嚴師爲難，師嚴而後道尊。亦言弟子敬之。書記舜言敬敷五教在寬，史記殷本紀及詩商頌正義引書均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中庸記孔子言寬柔以教爲君子之強，豈有違聖悖經以嚴酷爲師者。知嚴師之義，則嚴父母之義明，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俞君此文素所佩服，如借用顧亭林的話，真可以說是有益於天下的文章。上邊談陸放翁的隨筆以

詩句爲資料，作具體的敘述，這篇乃以經義的形式作理論的說明，父師之道得明，不至再爲漢儒以來之曲說所蔽矣。關於師教不尙嚴苛，近人亦多言者，雖淺深不一，言各有當，亦足以供參考。馮班鈍吟雜錄卷一家戒上云：

「爲子弟擇師是第一要事，慎無取太嚴者。師太嚴，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剛強者對而爲惡，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違其天資，若有所長處，當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開其知識也，養之者所以達其性也。年十四五時知識初開，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當二三月間，養之全在此際。噫，此先師魏叔子之遺言也，我今不肖，爲負之矣。」又云：

「子弟小時志大言大是好處，庸師不知，一味抑他，只要他做個庸人，把子弟弄壞了。」王筠教童子法云：

「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從矣。」又云：

「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蹉跳咆哮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衡轡，必俯首樂從。且弟子將脫換時，其文必變而不佳，此時必不可督責之，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又云：

「桐城人傳其先輩語曰，學生二十歲不狂，沒出息，三十歲猶狂，沒出息。」王侃江州筆談卷上云：

「讀書理會箋注，既已明其意義，得魚忘筌可也，責以誦習，豈今日明了明日復忘之耶。余不令兒輩誦章句集註，蓋欲其多讀他書，且恐巾語汨沒其性靈也，而見者皆以爲怪事，是希夷所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毋於周孔註脚下盤旋者非也。」又卷下云：

「教小兒，不欲通曉其言而唯責以背誦，雖能上口，其究何用。況開悟自能記憶，一言一事多年不忘，傳語於人莫不了了，是豈再三誦習而後能者耶。」

以上諸說均通達合理，即在今日猶不可多得，可以附傳。此文補綴而成，近於文抄，唯在我自己頗爲喜歡，久想著筆，至今始能成就，世有達人當心知其意焉。民國甲申，十月十日記於北京。

關於寬容

十七世紀的一個法國貴族寫了五百多條格言，其中有一則云，寬仁在世間當作一種美德，大抵蓋出於我慢，或是懶，或是怕，也或由於此三者。這話說的頗深刻，有點近於誅心之論，其實倒是事實亦未可知。有些故事記古人度量之大，多很有意思，今抄錄兩則於後：

「南齊沈麟士嘗出行，路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跳而反。其人得屐，送而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復笑而受。」

「宋竇公弼少時，人有罵者。或告之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耶。公曰，恐同姓名者。罵者聞之大慚。」

這兩件事都很有風趣，所以特別抄了出來，作為例子。他們對於這種橫逆之來輕妙的應付過去，但是心裏真是一點都沒有覺得不愉快的麼，這未必然，大概只是不屑計較而已。不屑者就是覺得不值得，這裏有了彼我高下的衡量之見，便與虛舟之觸截然不同，不值得云者蓋即是尊己卑人，亦正是我慢也。我在北京市街上行走，嘗見紳士戴獺皮帽，穿獺皮領大衣，啣紙烟，坐包車上，在前門外熱鬧

胡同裏岔車，後邊車夫誤以車把叉其領，紳士略一回顧，仍晏然吸烟如故。又見洋車疾馳過，吆喝行人靠邊，有賣菜傭担兩空筐，不肯避道，車輪與一筐相碰，筐略旋轉，傭即歇担大罵，似欲得而甘心者。豈真紳士之度量大於賣菜傭哉，其所與爭之對象不同故也。紳士固不喜有人從後叉其領，但如叉者爲車夫，即不屑與之計較，或其人亦爲紳士之帶皮帽攜手杖者，則亦將如傭之歇担大罵，總之未必肯干休矣。賣菜傭並非對於車夫特別強硬，以二者地位相等，甲被乙碰，空筐旋轉，如不能抗議，將名譽掃地，正如紳士之爲共同輩所辱，欲保存其架子非力鬪不可也。大度弘量，均是以上對下而言，其原因大抵可歸於我慢，若以下對上，忍受橫逆，乃是無力反抗，其原因當然全由於怕，蓋不足道，唯由於懶者殊不多見，如能有此類例子，其事其人必大有意思，惜乎至今亦尙無從徵實耳。

對人寬大，此外還有一種原因，雖歸根亦是我慢，却與上邊所說略有不同，便是有備無患之感，亦可云自恃。這裏最好的例是有武藝的人，他們不怕人家的攻擊，不必太斤斤較量，你們儘管來亂搗幾下，反正打不傷他，到了必要時總有一手可以制住你的，而且他又知道自己的力量，看一般之人有如初出殼的小雞兒，用手來捏時生怕一不小心會得搗壞了，因此只好格外用心謹慎。這樣的人大家大概都會遇見過，我所知道得最清楚的有一位姓姚的，是外祖母家的親戚，名爲嘉福綱司。山陰縣西界錢塘江，會稽縣東界曹娥江，北爲大海，海邊居民駕蛋船航海，通稱船主爲綱司，綱或作江，無可考

定。其時我年十三四，姚君年約四十許，樸實寡言，眼邊紅潤，云爲海風所吹之故，能技擊，而性特謙和，唯爲我們談海濱械鬥，挑起鸚哥燈點兵事，亦復虎虎有生氣，可惜那時候年少不解事，不會詢問鸚哥燈如何挑法，至今以爲恨。姚君的態度便是如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彷彿是平民如傷的樣子，毋我負人，寧人負我，不到最後是不還手的。不過這裏很奇怪的是，關於自己是這樣極端消極的取守勢，有時候爲了不相干的別人的事，打起抱不平來，却會得突然的取攻勢，現出俠客的本色。有一天，他照例穿着毛藍布大褂，很長的黑布背心，手提毛竹長烟管，在鎮塘殿棟樹下一帶的海塘上走着。這塘路是用以劃分內河外海的，相當的寬且高，路平泥細，走起來很是舒服。他走到一處，看見有兩個人，一個人在塘上廝打，某甲與某乙都是他認識的，不過他們打得正忙却沒有看見他。不久某乙被摔倒了，某甲還彎下腰去打他，這是犯了規律了，姚君走過去，用手指在某甲的尾閭骨上一挑，他便一個跟斗翻到塘外去了。某乙忽然不見了打他的人，另外一個人擎着烟管揚長的在塘上走，有點莫名其妙，只好茫然回去，只於掉到海裏去的人，淹死也是活該，恐怕也是不文的規律上所有的，沒有人覺得不對，可是恰巧他識水性，所以自己爬上岸來，也逃出了性命。過了幾天之後，姚君在鎮塘殿的茶店裏坐，聽見某甲也在那裏講他的故事，承認自己犯規打人，被不知那一個內行人挑下海裏去，逃得回來實是僥幸。姚君聽了一聲不響，喝茶完了，便又提了煙管走了回來。我聽姚君自己講這件事，大約就

在那一年裏，以後時常記起，更覺得他很有意思，此不獨可以證明外表謙虛者正以其中充實故，又被擊雖小道，習此者大都未嘗學問，而規律井井，作止有度，反勝於士大夫，更令人有禮失而求諸野之感矣。

此外還有兩件事，都見於史記，因為太史公描寫得很妙，所以知道的人非常多。這是關於張良和韓信的：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礙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然視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這裏形容得活靈活現，原是說書人的本領，却也很合情理的。張韓二君不是儒家人物，他們所遇見的至少又是平輩以上的人，却也這麼忍了，大概別有理由。張良狙擊始轟不中，避難下邳，報讎之志未遂，遇着老父開玩笑，照平常的例他是非打不可的了，這裏却停住了手，爲什麼呢，豈不是爲的怕小不忍則亂大謀麼，書中說爲其老，固然是太史公的掉筆頭，在文章上却也更富於人情味。至於韓信，他被豬店夥計當衆侮辱，很

有點像楊志碰着了潑皮牛二，這在他也是忍受不下去的事，可是據說他熟視一番也就爬出胯下，可見其間不無勉強。太史公云，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那麼他的忍辱也是有由來的了。在抱大志謀大事的人，往往能容忍較小的榮辱，這與一般所謂大度的人以自己的品格作衡量容忍小人物，雖然情形稍有不同，但是同樣的以我慢爲基本，那是無可疑的。我看書上記載古人的盛德，讀下去常不禁微笑，心裏想道，這位先生真傲慢得可以，他把這許多人兒都不放在眼裏，或者是一口吞下去了。俗語有云，宰相肚裏好撐船，這豈不說明他就是吞舟之魚麼。像法國格言家那麼推敲下去，這一班傲慢的仁兄們的確也並不見得可喜，而爭道互毆的挑夫倒反要天真得多多，不過假如真是滿街的毆罵，也使人不得安寧，所以一部分主張省事的人却也不可少，不過稱之曰盛德，有點像是幽默，我想在本人聽了未免暗地裏要覺得好笑吧。印度古時學道的人有屢提這一門，具如忍辱度無極經中所說，那是別一路，可以說爐火純青，爲吾輩凡夫所不能及，既是「檻外的事，現在只好不提了。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小寒節中。

關於測字

周櫟園的著作，除詩文集外，我都有點喜歡，頗想收集來看。所著如因樹屋書影十卷，閩小記四卷，讀畫錄四卷，印人傳三卷，所輯如字觸六卷，同書四卷，尺牘新鈔三集各十二卷，均有可取，板刻亦多精好。字觸有感豐間伍氏刻本，收入粵雅堂叢書中，流傳最多，其後有桑氏編字觸補六卷，光緒辛卯年刊行，所補凡七百餘事。據字觸方爾止序中云：

「櫟園周先生通才博學，無所不能，嘗取謝石之法爲人斷疑，往往奇中，因攬摭古今字說之有據者，萃爲一編曰字觸，觸者隨意所觸，引而伸之，不必其字本義也。」原書雖分度、外、晰、幾、諧、說六部，重要的還是在於外之部，凡例中云：

「外之爲義，與觸無殊，因一字而離合，連數字爲引伸，全編大旨以此爲歸。」櫟園本善測字，因有此興趣故編字觸一書，可爲測字研究資料。趙甌卮餘餘叢考卷三十四測字一則中云：

「案，此術不知起於何時。後漢書，公孫述夢有人告之曰，八么子系十二爲期，述以爲公孫當貴之兆，遂稱帝。蔡茂傳，茂夢坐大殿上，有三禾，茂取之得其中穗，又失，郭賀曰，於字禾失爲秩，

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也。此後世測字之權輿，然未有專以此爲術者。近見王棠知新錄引宋謝石以拆字擗名，然此術實不自謝石始。」大抵論事物原始極不易，所引二事乃是占夢，不過以文字離合爲之，與拈一字爲占者不同，若文獻可徵，也只是可以說最早見於何時史傳，不能即斷爲其時始有。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卷十有記范時行一則，中有云：

「拆字之術古謂之相字，在宋則有謝石，見何蘧春渚紀聞，在明則有張乘槎，見鐘續霽雪錄，謝石事人多知之，至張乘槎則知其名者少矣。其法隨舉一字，就機之所觸而斷吉凶，今江湖間挾此技糊口者，先有一定之字，各就其字習成口訣，以應問者，此豈能有中哉。」查考測字的歷史，大約只能如此，與其往前鑽入牛角灣，還不如往後看他變遷之跡，假如能够看得出一點點來，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吧。我們第一便舉謝石爲例，據春渚紀聞卷二所記，看他的字是怎麼測法的：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譚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人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著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

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是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切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併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這裏記的很是活現，實際或未必如此，但大概情形總可以知道了。張乘槎釋來遠樓事太簡單，今日略去，改舉范時行爲例，右台仙館筆記云：

「乾隆間蘇人有范時行者頗善此術，所言不煩而悉有意義，每日以得錢六百爲率，錢足則謝客寂坐，不君平賈卜之風。一營兵拈某字問終生休咎，范曰，凡圍碁之子愈著愈多，象碁之子愈著愈少，今所拈是碁字非碁字，從木不從石，則是象碁子非圍碁子也，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問，問日後何如耳。范曰，觀爾裝束是行伍中人，乃象碁中所謂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過河後則縱橫皆可行，以是言之，爾宜出外方可得志，然卒過河亦止行一步，縱爾外出亦不能大得志也。」餘二事不具錄，曲因結論之曰，「諸如此類甚多，余幼時聞故老傳說，今不能悉記，姑書此三事，庶范時行之名異時或與謝石張乘槎並傳也。」第三個例可以舉出吾鄉的陶二峯來，在孫彥清寄龕丙志卷四中有一則云：

「越陶二峯咸同間以拆字名，積資成小康，且享高年，蓋精其藝談言多奇中，人皆信之，因之隨

事實勸戒，多所感化，理宜獲福報也。偶與友人論宋謝石事，憶得所見數則書之，他日可備傳方伎者藍本。

有無賴欲搆陷人，就拈得翠字，陶曰，君從軍得翎頂乎？曰，何由知之。陶曰，卒頭著羽，易見也。無賴爲輩然，請究其說，則書卒字，畫其中成辛字曰，看似辛苦立業，又並書兩人字曰，畢竟滿腹小人計畫。又書羽字，加番字曰，自謂羽毛豐滿，若不翻然悔悟，又書兩卒字，一加石一加瓦曰，恐石也碎瓦也。無賴遂戢其謀。

有欲訟其兄者，拈得未字。曰，此事得勿有余姓若朱姓者主之乎，因書兩未字，一加入一加撇曰，余看似人實非人，朱則不成人也。其人實有縣吏朱某役余某唆之，遂大服。乃拭未上畫加木下曰，明明一本之親，如何自斧其根，以下陵上。又書天字，引筆自下而上作直貫之曰，縱有一枝刀筆衝得天破，又先書人字，加兩畫成天字曰，須知天字蓋得人字周周正正，平放眼前，倘天理人心認不清楚，又書未字加口字曰，恐將來惡味有說不盡也。其人亦惕然而止。

有甲乙各擬與人合資營運。甲拈得摺字，如書右旁曰，君於此既所素習，又書左旁作兩字，一加巴一加屋曰，頗有把握。又書羽字，加兩筆曰，但能落筆停勻，是好朋友，又書拍字曰，必然合拍。

又書白加巾曰，果然財帛分明，又書才加爻，又書白字手字各一曰，則投無不利，不難白手成家。乙

拈得多字，書兩字，一加句一加果曰，自嫌不够，勾引他人，強人合夥，必無結果。又並書兩夕字曰，硬拉攏來，看似朋友，畢竟心中一半不交付君。又書夕加口曰，恐有名無實，徒多口舌爾。後甲果得利，乙竟以折閱成訟。所以神驗者，由字旁原繫卦象，雖就字立說，其吉凶則仍以日辰與易理消息而得之。

余素不信術數，甲子小試前偶爲同學強邀，就拈得施字。陶曰，君前此殆久屈矣，因書廿曰，芹字猶未全也，繼就加斤曰，然不日成事矣，且高占芹頭，名次當不居人下。又書兩也字，一加之曰，有池可養化龍魚，一加土曰，有地可栽栖鳳竹。又書一施字一芳字曰，勉之哉，倘能德施於民，可以流芳百世。是年僥倖果以第一入縣學，然末二語則因循至今，徒呼負負，轉以無能貽陶君失言之誚矣。此一則有七百餘字，今全錄之，因爲足以見近代測字的情形，同治甲子距今已八十年，其施術次第與口吻似無多變革，孫君此文頗有史料的價值。陶二峯測字店後來尙存在，光緒癸巳春間余曾從章運土一往看，主者仍稱陶二峯，年彷彿四十許，當是二峯之孫輩。是歲值大當年，新年供祖像有古銅大五事，即燭台香爐插瓶，需人看守以防竊盜，運土來任此役，及十八日了後乃抽空往測字，因與偕往。所拈何字及如何拆法已不記憶，唯聞主者語中有昏天黑地，陰陽搭戲云云，末則厲聲曰，勿可著鬼似的那麼著，著鬼者俗語謂鬼附體也。測字畢，視運土惶恐不堪，垂頭喪氣而出。當時不知道是怎

麼一回事，頗以爲怪，及後若干年聞運土出妻，納村中寡婦，家運日傾，乃悟其時蓋正在計畫此事，爲術者所訶斥，唯未能遂戢其謀，爲可惜耳。測字而加以訓責，似爲陶二峯家傳之方式，其如何決定應罵與否頗爲微妙，孫君雖歸之於易理，恐未必然，大抵是由於經驗，察言觀色，定其人爲何如人，所謀爲何如事，殆可得其七八矣。越中有看相爲業者頗有名，嘗語其友人曰，吾輩看相根據相書者十之三，懸揣者亦十之三，其他則出於多年之經驗，有如老朝奉看當頭，看得多也就看得準，一眼看定，還出價去，也總十不離九了。讀書人捧牢書本，只知道說那一套正宗的空話，對於眼前的人情物理全不了解，誤了多少大事，連測字看相的江湖術士還不如，此種慚愧我輩不可不知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東郭生記。

關於送竈

翻閱曆書，看出今天已是舊曆癸未十二月二十三日，便想起祭灶的事來。案明馮應京月令廣義云：

「燕俗，鬪灶神餞於木，以紙印之，曰灶馬，士民競鬻，以臘月二十四日焚之，爲送灶上天。別具小糖餅奉灶君，具黑豆寸草爲秣馬具，合家少長羅拜，祝曰，辛甘臭辣，灶君莫言。至次年元旦，又具如前，爲迎灶。」劉侗帝京景物略云：

「二十四日以糖劑餅黍糕棗栗胡桃炒豆祀灶君，以糟草秣灶君馬。謂灶君翌日朝天去，白家聞一歲事，祝曰，好多說，不好少說。記稱灶老婦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婦女見之。祀餘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曰，啖灶餘則食肥膩時口圈黑也。」日下舊聞考案語乃云：

「京師居民祀灶猶仍舊俗，禁婦女主祭，家無男子，或迎鄰里代焉。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戶則用二十四日，如劉侗所稱焉。」敦崇燕京歲時記云：

「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黃羊，近聞內廷尙用之，民間不見用也。民間祭灶惟用南糖關東糖糖餅及

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馬也。祭畢之後，將神像揭下，與千張元寶等一併焚之，至除夕接神時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極多，俗謂之小年下。」震鈞天咫偶聞，讓廉京都風俗志均云二十三日送灶，唯志又云，祭時男子先拜，婦女次之，則似女不祭灶之禁已不實行矣。

南省的送灶風俗，顧祿清嘉錄所記最爲詳明，可作爲代表，其文云：

「俗呼臘月二十四夜爲念四夜，是夜送灶，謂之送灶界。比戶以膠牙餈祀之，俗稱糖元寶，又以米粉裹豆沙餡爲餌，名曰謝灶團。祭時婦女不得預。先期僧尼分貽檀越灶經，至是填寫姓氏，焚化禳災，箒燈載灶馬，穿竹筍作楨，爲灶神之轎，昇神上天，焚送門外，火光如晝，撥灰中箒盤未燼者還納灶中，謂之接元寶。稻草寸斷，和青豆爲神秣馬具，撒屋頂，俗呼馬料豆，以其餘食之眼亮。」這裏最特別的有神轎，與北京不同，所謂箒燈即是善富，同書云：

「廚下燈檠，鄉人削竹成之，俗名燈掛。買必以雙，相傳燈盤底之凹者爲雌，凸者爲雄。居人既買新者，則以舊燈糊紅紙，供送灶之用，謂之善富。」武林新年雜詠中有善富燈一題，小序云：

「以竹爲之，舊避燈盞盞字音，錫名燃釜，後又爲吉號曰善富。買必取雙，俗以環柄微裂者爲雌，善富，否者爲公善富。臘月送灶司，則取舊燈載印馬，穿細薪作楨，舉火望燎曰，灶司也。轎上天矣。」

「越中亦用竹燈檠爲轎，名曰各富，雖名義未詳，但可知燃釜之解釋殆不可憑。各富狀如小兒所坐高

椅，高約六七寸，背半圓形即上文所云環柄，以便掛於壁間，故有燈掛之名。中間有燈盤，以竹連節如杯蓋處劈取其半，橫穿斜置，以受燈盞之油滴，盡用瓦製者，置繫上，與錫瓦燈臺相同。小時候尙見菜油燈，唯已不用竹燈繫，故各富須於年末買新者用之，亦不聞有雌雄之說，但拾篝盤餘燼納灶中，此俗尙存，至日期乃爲二十三日，又男女以次禮拜，均與吳中殊異。俗傳二十三日平民送灶，墮貧則用二十四日，墮貧者越中賤民，民國後雖無此禁，仍不與齊民伍，但亦不知究竟真是二十四日否也。厲秀芳真州竹枝詞引云：

「二十三日送灶，衛籍與民籍分兩日，俗所謂軍三民四也。」無名氏韻軒鶴雜著卷下有「書茶膏阿五事」一篇，記阿五在元妙觀前所談，其一則云：

「一日者余偶至觀，兒環而集者數十百人，寂寂如聽號令。膏忽大言曰，有人戲嘲其友曰，聞君家以臘月廿五祀灶，有之乎？友曰，有之，先祖本用廿七，先父用廿六，及僕始用廿五，兒輩已用廿四，孫輩將用廿三矣。聞者絕倒。余心驚之，蓋因俗有官三民四，烏龜廿五之說也。」雜著筆談各二卷，總名皆大歡喜，道光元年刊行，蓋與顧鏡卿之清嘉錄差不多正是同時代也。

送灶所供食物，據記錄似均係糖果素食，越中則用特鷄，雖然八月初三灶司生日以蔬食作供，又每月朔望設祭亦多不用葷，不知於祖餞時何以如此盛設，豈亦是不好少說之意耶。祭畢，僕人摘取雞

舌，併馬料豆同撒廚坐之上，謂來年可無口舌。顧張思士風錄卷一祀灶下引白虎通云，祭灶以雞，又東坡縱筆云，明日東家懸祭灶，隻雞斗酒定燔吾。似古時用雞極爲普通，又范石湖祭灶云，豬頭爛肉雙魚鮓，則更益豎益矣。灶石像多用木刻，印，五彩著色，大家則用紅紙銷金，如新年雜詠註所云者，灶君之外尙列多人，蓋其眷屬也。通俗編引五經通義謂灶神姓蘇，名吉利，或云姓張，名單，字子郭，其婦姓王，名搏嬾，字卿忌。酉陽雜俎謂神名隗，一字壤子，有六女，皆名察洽。此種調查不知從何處得來，但姑妄認之，亦尙有趣，若必信其姓張而不姓蘇，大有與之聯宗之意，則未免近於村學究，自可不必耳。

關於灶的形式，最早的自然只有明器可考，如羅氏明器圖錄，濱田氏古明器圖說所載，都是漢代的作品，大抵是長方形，上有二釜，一頭生火，對面出烟，看這情形似乎別無可以供奉灶君的地方。現今在北京所看見的灶雖多是一兩面靠牆，可是也無神座，至多牆上可以貼神馬，羅列祭具的地位却還是沒有。越中的灶較爲複雜，恰好在汪輝祖善俗書中有一節說的很得要領，可以借抄。這是汪氏任湖南寧遠知縣時所作，其第四十二則曰用鼎鍋不如設灶，有小引云，寧俗家不設灶，一切飲食皆懸鼎鍋以炊，飯熟另鼎煮菜，兄弟多者妾婦則授以鼎鍋，聽其別炊。文中勸人廢鼎用灶，記造灶之法云：

「余家於越，炊爨以柴以阜，寧遠亦然，是越灶之法寧邑可通也。越中居人皆有灶舍，其灶約高

二尺五六寸，寬二尺餘，長六尺八尺不等。灶面著牆處，牆中留一小孔，以泄洗碗洗灶之水。設灶口三，安鍋三口，小鍋徑寬一尺四寸，中鍋徑寬一尺六寸或一尺八寸，大鍋徑寬二尺或二尺二寸。於兩罐相隔處旁留一孔，安砂鍋一曰湯罐，三鍋灶可安兩湯罐，中人之家大概只用兩鍋灶。尺四之鍋容米三升，如止食十餘人，則尺六尺八一鍋已足。鍋用木蓋，約高二尺，上狹下廣。入米於鍋，米上餘水二三指，水乾則飯熟矣。以薄竹編架，橫置水面，肉湯菜飲之類，皆可蒸於架上，一架不足，則碗上再添一架，下架蒸生物，上架溫熟物，飯熟之後稍延片時，揭蓋則生者熟，熟者溫，飯與菜俱可吃，而湯罐之水可供洗滌之用，便莫甚焉。鍋之外置石板一條，上砌磚塊，曰灶梁，約高二尺餘，寬一尺餘，著牆處可奉灶神，餘直碗盤等物。梁下爲灶門，灶門之外攔以石條，曰灰牀，飯熟則出灰於牀，將滿則遷之他處。灶神之後牆上盤磚爲突，高於屋簷尺許，虛其中以出烟，曰烟燧，燧之半留一磚，可以啓閉，積烟成煤，則啓磚而掃去之，以防火患，法亦慎密。」這裏說奉灶神處似可稍爲補充，云靠牆爲烟突，就烟突與灶梁上邊平面成直角處作小舍，爲灶王殿，高尺許，削磚爲柱，半瓦作屋簷而已。舍前平面約與人齊，即用作供几，又一段稍低，則置燭臺香爐，右側向鍋處中虛，如汪君言可置盤碗，左則石板上懸，引煙入突，下即灰牀。李_子庭鄉言解願卷四庖廚十事之一爲煤爐，小引云：「_一鄉用柴灶，京用煤灶。煤灶曰爐臺，柴灶曰鍋臺，距地不及二尺，烹飪者須屈身，故久於廚役

有致駝背者，今亦爲小高灶，然終不若煤爐之便捷也。」李氏實坻縣人，所言足以代表北方情狀，主張鼎烹，與汪氏之大鍋飯菜異。大抵二者各有所宜，大灶唯大家庭合用，越中小戶單門亦只以風爐扛灶供烹飪，不悉用雙眼灶也。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在北京所寫。

雨的感想

今年夏秋之間北京的雨下的不太多，雖然在田地裏並不旱乾，城市中也不怎麼苦雨，這是很好的事。北京一年間的雨量本來很少，可是下得很有點特別，他把全年份的三分之二強在六七月中間落了，而七月的雨又幾乎要佔這三個月份總數的一半。照這個情形說來，夏秋的苦雨是很難免的。在民國十三年和一十七年，院子裏的雨水上了埕沿，進到西書房裏去，證實了我的苦雨黨的名稱，這都是在七月中下旬，那種雨勢與雷聲想起來也還是很討厭，因此對於北京的雨我沒有什麼好感，像今年的雨量不多，雖是小事，但在我看來自然是很可感謝的了。

不遑講到雨，也不是可以一口抹殺，以為一定是可嫌惡的。這須得分別言之，與其說時令，還不如說要看地方而定。在有些地方，雨並不可嫌惡，即使不必說是可喜。囫圇的說一句南方，恐怕不能得要領，我想不如具體的說明，在到處有河流，滿街是石板路的地方，雨是不覺得討厭的，那裏即使會漲大水，成水災，也總不至於使人有苦雨之感。我的故鄉在浙東的紹興，便是這樣的一個好例。在城裏，每條路差不多有一條小河平行着，其結果是街道上橋很多，交通便利大小船隻，民間飲食洗濯依賴河水，大家才有自用井，蓄雨水為飲料。河岸大抵高四五尺，下雨雖多儘可容納，只有上游水發

，而閘門淤塞，下流不通，成爲水災，但也是田野鄉村多受其害，城裏河水是不至於上岸的。因此住在城裏的人遇見長雨，也總不必擔心水會灌進屋子裏來，因爲雨水都流入河裏，河固然不會得滿，而水能一直流去，不至停住在院子或街上者，則又全是石板路的關係。我們不會聽說有下水溝渠的名稱，但是石板路的構造彷彿是包含有下水計畫在內的，大概石板底下都用石條架着，無論多少雨水全由石縫一下，一總到河裏去。人家裏邊的通路以及院子即所謂明堂也無不是石板，室內才用大方磚砌地，俗名曰地平。在老家裏有一個長方的院子，承受南北兩面樓房的雨水，即便下到四十八小時以上，也不見他停留一寸半寸的水，現在想起來覺得很是特別。秋季長雨的時候，睡在一間小樓上或是書房內，整夜的聽雨聲不絕，固然是一種喧囂，却也可以說是一種蕭寂，或者感覺好玩也無不可，總之不會得使人憂慮的。吾家濂溪先生有一首夜雨書窗的詩云：

秋風掃暑盡，半夜雨淋漓。

繞屋是芭蕉，一枕萬響圍。

恰似釣魚船，篷底睡覺時。

這詩裏所寫的不是浙東的事，但是情景大抵近似，總之說是南方的夜雨是可以的吧。在這裏便很有一種情趣，覺得在書室聽雨如睡釣魚船中，倒是很好玩似的。下雨無論久暫，道路不會泥濘，院落不會

積水，用不着什麼憂慮，所有的唯一的憂慮只是怕漏。大雨急雨從瓦縫中倒灌而入，長雨則瓦都濕透了，可以浸潤緣入，若屋頂破損，更不必說，所以雨中搬動面盆水桶，羅列滿地，承接屋漏，是常見的事。民間故事說不怕老虎只怕漏，生出偷兒和老虎猴子的糾紛來，日本也有虎狼古屋漏的傳說，可見此怕漏的心理分布得很是廣遠也。

下雨與交通不便是很相關的，但在上邊所說的地方也並不一定如此。一般交通既然多用船隻，下雨時照樣的可以行駛，不過篷窗不能推開，坐船的人看不到山水村莊的景色，或者未免氣悶，但是閉窗坐聽急雨打篷，如周濂溪所說，也未始不是有趣味的事。再說舟子，他無論遇見如何的雨和雪，總只是一蓑一笠，站在後艙他的櫓，這不要說什麼詩味畫趣，却是看去總毫不難看，只覺得辛勞質樸，沒有車夫的那種拖泥帶水之感。還有一層，雨中水行同平常一樣的平穩，不會像陸行的多危險，因為河水固然一時不能驟增，即使增漲了，如俗語所云，水漲船高，別無什麼害處，其唯一可能的影響乃是橋門低了，大船難以通行，若是一人兩槳的小船，還是往來自如。水行的危險蓋在於遇風，春夏間往往於晴明的午後陡起風暴，中小船隻在河港闊大處，又值舟子缺少經驗，易於失事，若是雨則一點都不要緊也。坐船以外的交通方法還有步行。雨中步行，在一般人想來總很是困難的吧，至少也不大愉快。在鋪着石板路的地方，這情形略有不同。因為是石板路的緣故，既不積水，亦不泥濘，行

路困難已經幾乎沒有，餘下的事只須防濕便好，這有雨具就可濟事了。從前的人出門必帶釘鞋雨傘，即是爲此，只要有雨具，又有脚力，在雨中要走多少里都可隨意，反正地面都是石板，城坊無須說了，就是鄉村間其通行大道至少有一塊石板寬的路可走，除非走入小路岔道，並沒有泥濘難行的地方。本來防濕的方法最好是不怕濕，赤脚穿草鞋，無往不便利平安，可是上策總難實行，常人還只好穿上釘鞋，撐了雨傘，然後安心的走到雨中去。我有過好多回這樣的在大雨中間行走，到大街裏去買吃的東西，往返就要花兩小時的工夫，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困難。最討厭的還是夏天的陣雨，出去時大雨如注，石板上一片流水，很高的釘鞋齒踏在上邊，有如低板橋一般，倒也頗有意思，可是不久雲收雨散，石板上的水經太陽一晒，隨即乾涸，我們走回來時把釘鞋踏在石板路上嘎嘎嘎的響，自己也覺得怪寒愴的，街頭的野孩子見了又要起鬨，說是旱地烏龜來了。這是夏日雨中出門的人常有的經驗，或者可以說是關於釘鞋雨傘的一件頂不愉快的事情吧。

以上是我對於雨的感受，因了今年北京夏天不大下雨而引起來的。但是我所說的地方的情形也還是民國初年的事，現今一定很有變更，至少路上石板未必保存得住，大抵已改成蹩腳的馬路了吧。那麼雨中步行的事便有點不行了，假如河中還可以行船，屋下水溝沒有閉塞，在篷底窗下可以平安的聽雨，那就已經是很可喜幸的了。民國甲申，八月處暑節。

醫 師 禮 讚

宋朝的范仲淹有一句話，表示他的志願，說不爲良相則爲良醫。這句話很是普通，知道的人很多，但是我覺得很喜歡，也極可佩服。史記曾云，國亂則思良相，這本來是極重要的，如今把他同良醫連在一起來說，我覺得有意思的就在這裏。政治與醫學，二者之間蓋有相通之處，據我想來，醫生未必須學政治家的做法，或者大政治家須得有醫師的精神這才真能偉大吧。我喜歡繙閱世界醫學史，裏邊多有使我們感激奮發的事。我常想醫療或是生物的本能，如犬猫之自舐其創是也，但其發展爲活人之術，無論是用法術或方劑，總之是人類文化之一特色，雖然與庖刀同是發明，而意義迥殊，中國稱蚩尤作五兵，而神農嘗藥辨性，爲人皇，可以見矣。醫學史上所謂便多是這些仁人之用心，不過大小稍有不同，我想假如人類要找一點足以自誇的文明證據，大約只可求之於這方面吧。據史家伊略脫斯密士在世界之初中說，創始耕種灌溉的人成爲最初的王，在他死後便被尊崇爲最初的神，還附有五千年前的埃及石刻畫，表示古聖王在開掘溝渠，這也說的很有意思。案神農氏在中國正是極好的例，他教民稼穡，又發明醫藥，農固應爲神，良醫又與良相並重，可知醫之尊，良相云者即是諱言王耳。由此觀之，政治的原始的準則是仁政，政治家也須即是仁人，無論其爲巫，爲農或爲醫，都是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所談則只是關於醫的一方面，所以別的事情也就暫且不提了。

講到醫師的偉大精神，第一想起來的是古來所謂希坡克拉德斯之誓願。希氏生於希臘，稱醫藥之父，生當中國周代，與聶政同時，有集六十篇傳於世，基督前三世紀初所編成，距屈原懷沙之年蓋亦不遠也。誓願為集中之一篇，分為兩部分。其一是尊師。他當視教他的人有如父母，與之共生活，如有必要當供給之，當視其子如己子，如願學醫者當教誨之，沒有報酬或契約。其二是醫生的本分。他當盡心力為病家處方療養，不為損害之事，不予人以毒藥，即使有人請求，亦不參與商榷，不與婦女墮胎。凡所見聞關於人生的事，在行醫時或其他時所知，而不當在外張揚者，嚴守秘密。如誓願中說及，總之他當保守他的生活與技術之聖潔。這並不是宗教的宣誓，其意義只是世俗的，而其精神却至偉大，此誓願與文句未必真是希氏所定，但顯然承受他的精神，傳至後世一直為醫師行業的教訓。官吏就職也有宣誓的儀式，我們聽得很多，與這個相比便顯得是遊戲，只是跳加官而已。其次，近代醫學上消毒的成功即是仁術之一證明。我會讚歎說，巴斯德從啤酒的研究知道了黴菌的傳染，這影響於人類福利者有多麼大，單就外科傷科產科來說，因了消毒的施行，一年中要救助多少人命，以功德論，恐怕十九世紀的帝王將相中沒有人可以及得他來。這應用在內科上，接種的療法大為發達，從前只有牛痘一法可防天花，現在則向來所恐懼的傳染病大抵可以預防，黴菌學者的功勞的確不小。還有生

理學的研究與病理學一同進步，造出好些藥餌如維他命與阿耳蒙，與其說藥石無靈稱為補劑，去病亦轉為養生，這種新的方劑有益於身體，新的觀念也於人心上同樣的有益。老學菴筆記有一則記事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單居食松麩，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贖，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唯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贖矣。」養生之道通於治國，殆是道家的學說，這寡明瞭的說出，而歸結於謹之一字，在中國尤為與政治的病根適合。這種思想不算新了，却是合於道理的，補固是開源，謹亦是節流，原是殊途而同歸也。

醫師即政治家一樣，所要的資格即條件是學問與經驗，見識與道德，這末一件列在最後却是最要。俗語云，醫生有割股之心，率直的說得好，睜固可不必割，但根本上是利他的事，所以這種心也不可無，不過此未免近於佛教的，而不是儒道的說法耳。也有醫師其道德却近於科學的。嘗見有西國醫生，遇老嫗生癩求割治，無力付給施療癩癩的每天一角五分的飯錢，方欲辭去，醫生苦留不得，乃為付付七天的飯錢一元另五分，住院治訖始縱之去。他何為必欲割此風馬牛之癩癩，豈將自記陰功乎，殆因看着可割之癩而不令割去，殊覺得不好過，故必欲割之而後快，古人或稱為技癩，實則謂其本

於技術的道德亦可也。診察疾病，以學問經驗合而斷之，至於如何處分，則須有見識爲主，或須立即開刀，即不能以現今倦怠，延至後日，養癰貽患，又或須先加靜養，亦不能急功近利，妄下刀圭，擅苗助長，此既需有識力，而利他的宗旨爲之權衡，乃尤爲重要。其實一切人類文化悉當如是，今乃獨見之於醫術，其原因固亦由於醫師之用心，在他方面雖與宗旨違失，禍及生民，所在多有，却沒有病人死在面前，證明藥石之誤下，故人多不覺，主者乃得漏網耳。單就這一點看來，醫師之可尊過於一般士大夫，蓋已顯然可知矣。

我這裏禮讚醫師，所讚的醫師當然以良醫爲限，那是沒有問題的。所謂良醫有兩個意思，其一是能醫好病的醫生。醫生的本領原來是在於醫病，但未必全都能醫好，這也是無可如何，最怕的是反而醫出病來，那就總不能算是良醫了。這樣的醫生却是古已有之，如笑得好有一則云：

「一醫家遷居，辭鄰舍曰，向忝鄰末，目今遷居，無物可爲別敬，每位奉藥一服。鄰人辭以無病，醫人曰，你只吃了我的藥，自然有病了。」其次的良醫是良善的醫生。醫師能醫得好病，那是很好的了，假如他要大拷竹杠，也就不見得可以禮讚，這種醫生在笑林裏不見提及，所以現在無例可引。爲什麼不見於笑話裏的呢。這個理由誰知道，大概是因爲不覺得可笑，大家只是有點怕他罷了。還有一層，我所謂醫指的是現代受過科學訓練的醫生，別的不算在內，這也須得附帶的說明一句。

男人與女人

男人與女人是一部游記的名稱。德國有名的性學者希耳失菲耳特博士於一九三一年旅行東方，作學術講演，回國後把考察所得記錄下來，結果就是這部游記。我所有的是格林的英譯本，一九三五年出版，那時著者已經逃往美洲做難民去了，因為在兩年前柏林的研究所被一班如癩如痴的青年所毀，書籍資料焚燒淨盡。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京報上載有焚性書的紀事，說德國的學生將所有圖書盡搬到柏林大學，定於五月十日焚燒，並高歌歡呼，歌的起句是日耳曼之婦女兮今已予以保護兮。青年一時的迷妄本是可以原恕的，如路加福音上所記的耶穌的話，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所可惜的是學術上的損失，我因此想到，希博士這次旅行的收穫自然也在內，如游記中所說日本友人所贈的枕繪本，爪哇土王所贈的彫像，當亦已被焚毀了吧。——且說這部游記共分爲四部分，即遠東，南洋，印度，近東，是也。第一分中所記是關於日本與中國的事情，其中自第十二至二十九各節都說的是中國，今抄述幾段出來，我覺得都很有意義，不愧爲他山之石，值得我們深切的注意。十七節記述在京與當時的衛生部長劉博士的談話，有一段云：

「部長問，對於登記妓女，尊意如何，你或當知道，我們向無什麼締制的辦法。我答說，沒有多大用處。齊淫制度非政府的締制所可打倒，我從經驗上知道，你也只能制止牠的一小部分，而且登記並不就能够防止花柳病。從別方面說，你標示出一羣人來，最不公平的侮辱她們，因為賣淫的女人大大抵是不幸的境遇之犧牲者，也是使用她們的卑鄙或是如中國人所常有的爲了幾塊銀圓賣了她們的父母之犧牲者也。部長又問，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遏止齊淫呢，我答說，什麼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廣遠的，更深入於社會學的與性學的方面之若干改革。」二十五節說到多妻制度，有一個簡單的統計云：

「據計算說，現在中國人中，有百分之約三十只有一個妻子，百分之約五十，包括許多苦力在內，有兩個妻子，百分之十至有三個以至六個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個以上，其中有的多至三十個妻子，或者更多。關於張宗昌將軍，據說他有八十個妻妾，在他戰敗移居日本之前，他只留下一個，其餘的都給錢遣散了。我在香港，有人指一個乞丐告訴我，他在正妻之外還養着兩房正妾云。」關於雅片也時常說及，二十八節云：

「雅片在中國每年的使用量，以人口攤派，每人有三十一公厘（案約合一錢弱）之多，每人每日用量自半公厘以至三十公厘。德國每年使用量以人口計爲每人十分之一公厘，美國所用雅片頗多，其

位置在中國之次，使用量亦只是二公厘又十分之三公厘。」第四分九十八節中敘述埃及人服用大麻烟的情形，說到第一次歐戰後麻醉品服用的增加，有一節云：

「凡鴉片，嗎啡，科加因等麻醉藥品，供全世界人口作醫療之用，每年總數只需六千公斤即已充足，但是現今中國一處使用四千五百萬公斤，印度一千萬公斤，合衆國四百萬公斤，埃及小亞細亞以及歐洲共五百萬公斤，云云。」二十四節中說中國旅館的吵鬧，他的經驗很有意思，裏邊又與賭博有關係，可以抄譯在這裏：

「中國旅館在整夜裏像是一個蜜蜂徘徊的蜂房。差不多從各個房間裏發出打麻將的人們的高聲的談話，咳嗽，狂笑。一百三十幾張的骨牌碰在一起，嘩喇嘩喇的響，反復不已。索要茶水，怪聲報告房間號數。書寓的姑娘以及他種妓女，叫來，遣走，另換別人，一個客人時常叫上十幾回，隨後才留下一個住宿。女人們唱歌，彈琵琶。房門猛關，砰訇作響。按鈴呼喚，茶房奔走，就是廊下的那些僕役也那麼興高采烈，不懂中國情形的人見了，一定會得猜疑有什麼旅館革命將要勃發了吧。」

我接二連三的派進房間裏的一個僕役出去，到鄰近各房去求情，請略爲安靜一點，說有一位老紳士身體欠安，想要睡一會兒。那些中國人那時很客氣的道歉，暫時不作聲，隨後低聲說話，再過三分鐘之後，談笑得比以前更是響亮了。我拿棉花塞了耳朵，只好降服了，醒到天明，那時候這一切非人

間的聲響才暫時停止了。」著者對於中國是很有同情的，但是遇見這種情形也似乎看下去，不免有許多不快之感。他結論說中國人的耳神經一定是與西洋人構造不同。老紳士的這種幽默的話聽了很是可悲，他在本書中屢次表明他的意見，關於性學考察的結果，個體的差異常比種族的差異更爲有力，因此是不很願意來着重於人種與色的分別的，這一回大約很爲麻將客所苦，不得已乃去耳朵上設法，這實在是大可同情的事。不過我們希望這吵鬧，以及嫖賭烟種種惡行，只是從習慣上來，不是出於何種構造的不同，庶幾我們還有將來可以救拔的希望耳。第十四節講到中國與他國殊異之點，其一云：

「其次不同是，在中國之以人力代馬力。一頭牛馬或者一架機器都要比一個人更爲貴重，所以無論走到那裏都可以看見中國人在背着或拉着不可信的重荷。就是上海那樣一個鉅大的商業中心，載重汽車還是少見的東西。我會見一座極大的壓馬路的汽軻，由兩打的中國男人和女人拉了走動着。

由此可見人在中國是多麼不值錢。所以這是不足爲奇的，不知道有多少千數的人在三十至四十歲之間都死於肺結核症。一直並沒有什麼醫藥的處理，有一刀正在熱鬧地方勞作的中間，忽然吐起狂血來，於是他們的生命就完結了。」著者決不是有心要毀謗中國，如上邊說過他還是很同情於中國的，其原因一大半是由於同病相憐，因此見了這些不堪的情形，深有愛莫能助之感，發此憤慨，蓋不足怪，這與幸災樂禍的說法是大不相同的。還有一層，婦女問題複雜難解決，有些地方與社會問題有關連

，在性學者看去這自然也很是關心的。但是這樣一來，使我們讀者更加惶悚，重大疑難的問題一個個來提出在面前，結果有點弄得無可如何，豈不是讀書自找苦吃，真是何苦來呢。幸而此一十八節文章中並非全是說的喪氣的話，有地方也頗有光明，如十四節中竭力非難外國的霸道，後邊批評中國云：

「在中國的現代青年拏去與別國的相比，有許多方面都比較的少受傳統的障礙。第一，他們沒有宗教上的成見。在歐洲方面似乎不大知道，中國的至少四百兆的人民向來沒有宗教，也一點的沒有什麼不好。他們堅守着從前孔夫子以及別的先哲所定下來的習慣法，但並不對了他們（案即孔夫子及別的一班人）禱告，只是專心於保存面子。他們看重在此地與此時的實在，並不在於幻想的時與地之外。」著者原是外國人，對於中國只憑了十星期的觀察，所下的判斷自然未必能全正確，這裏又是重譯出來的，差誤恐亦難免，但是總起來看，這所說的不能說是不對，也可以增加我們不少的勇氣。誠然如著者所說：中國沒有宗教上的種種成見，又沒有像印度的那種階級，的確有許多好處，有利於改革運動，可是具體的說，也還很不能樂觀。別的不談，只就上邊所有幾件事看去，便覺得如不肯說沒法子，也總要說這麼辦，——但是，怎麼辦總已經比沒法子進了一步了，我們姑且即以此為樂觀之根據可乎。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在北京風雨中記。

女人的文章

這裏說女人的文章，並不是拿來與男人對比，評論高下，只是對於女人的詩詞而言，因看閑書牽連想到，略說幾句話而已。向來閩秀多做詩詞，寫文章的很少，偶或有之，當甚見珍重。沈善寶名媛詩話卷五云：

「餘杭陳煒卿爾士，字靜友，給諫錢俄吉室，有聽松樓遺稿，內載授經偶筆，序述記贊跋論家書諸著作，議論恢宏，立言忠厚，詩猶餘事耳。余見歷來閩媛通經者甚鮮，矧能闡發經旨，洋洋灑灑數萬言，婉解曲喻，授古誡今，嘉惠後學不少，洵爲一代女宗。」又王汝玉梵麓山房筆記卷五云：

「余嘗得四吳徐葉昭女史克職思齋古文一冊，有自序一首。其文言爲女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持論平允，能見其大，非尋常閩閣翰墨，惜世鮮知者，他日遇湖人，當詳詢之。」案葉齋所藏，有聽松遺稿四卷，陳爾士著，什一偶存五種，徐葉昭編刊，第三爲職思齋學文稿一卷，爲所自著。此外又可以加上，月蘗軒傳述略一卷，袁鏡蓉著，晒書堂閩中文存一卷，王照圓著。這幾位女士都能寫文章，但是由我個人的偏見說來，却是後面的兩家更爲可取，雖然不會有人怎麼的表揚。這話說起來有點

長了。簡單的說，我的偏見是以前就有的，不過那是以古代爲根據，正確一點是以明以前爲限，現在却來應用在清代，其實便是用於現今我想也是一樣可以的，尺度雖舊，分寸則不錯也。

周壽昌編宮闈文選二十六卷，前十卷爲文，自漢迄明，所收頗廣，翻閱一過，不少佳篇，但鄙意以爲可取者則亦不多見。說也奇怪，就文章來說，我覺得這幾個人最好，就是漢明帝馬后，唐武后，以及宋李清照。我們對於文章的要求，不問是女人或男人所寫，同樣的期待他有見識與性情，思想與風趣，至於藝術自然也是必要的條件。馬后是伏波將軍的小女兒，其却封外戚詔及報章帝詔，質樸剛勁，真有將家風範，在漢詔中亦是上等作品。武后請父在爲母終三年服表，爲古今女性爭取地位，因有倫理關係，後世秀才們亦不敢非難，但其桀驁之氣固自顯在，至云禽獸之情猶知其母，輒令人想孔文舉之言，亦正與相稱。此他詔勅，除有些官樣文章之外，亦有可觀者，茲不具舉。李易安的文章最好的大家知道是金石錄後序及自序，可以不必再多說明。總結起來說，我對於文章只取其有見識，有思想，表示出真性情來，寫的有風趣，那就是好的，反過來說，無論談經說史如何堂皇，而意思都已過，說理小事非不合法，而文字只是一套，凡此均是陳言，亦即等於贗鼎，雖或工巧，所不取也。照這個標準看去，上邊所說四家文章也就可以分別論列，不過這只是個人私見，未必一定全對，若吠聲之嫌則庶幾或免耳。

聽松樓遺稿卷三家書二十七通，質樸真摯，最可以見著者之為人，而論者乃多恭維授經偶筆，晒書堂閣中文存中有遺稿跋一篇，自述有弗如者六，其第五云：

「顏黃門云，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余於子女有慈無威，不能勤加誘導，俾以有成。今讀授經偶筆及尺素各篇，思想勤繇，時時以課讀溫經形於楮墨，雖古伏生女之授書，宋文宣之傳禮，不是過焉。余所弗如者五矣。」其實家書中說課讀，亦只是理書作論等事而已，偶筆一卷，作筆記觀本無不可，若當作說經，便多勉強處，反為不佳。名媛詩話中抄錄四則，實甚平平，如收在普通交集中，當必無人注目，今乃特被重視，雖是尊重女子，實却近於不敬矣。職思齋學文稿文三十五篇，文筆簡潔老到，不易多得，唯以思想論却不能佩服，因為不論好壞總之都是人家的，再苛刻的說一句，文章亦是八家派，不能算是自己的也。自序中云：

「頗好二氏之書，間有所作，莊列之唾餘，乾竺之機鋒，時時闌入。年過二十，始知其非，非程朱不觀，以為又以載道，文字徒工無益也。」可見著者本來也是很有才情的女子，乃為世俗習氣所拘，轉入衛道陣營，自言曾為文辨駁金谿餘姚，進到牛角灣去，殊為可惜。卷首文十篇，論女道婦道以至妾道婢道，甚為奇特，不獨王汝玉見之稱贊，即鄙人亦反復誦讀，數為難得可貴。何也，王汝玉所云持論平允，即因其絕對遵循男性中心的傳統，為男子代言，進而至於指示婢妾之大道，此在鄙人則

以爲不近情理，所以爲難也。「瑤仙閒話記」中述客瑤仙之言曰，閨門之樂，惟納妾爲最，子知之乎。論其源委，顯然出於周南諸詩，本亦不足爲奇，唯如此徹底主張，極是希有，昔俞理初著「妬非女人惡德論」，李越縵笑爲周姥之言，同時乃有徐克莊女士立說，閨門之樂納妾爲最，此正是周公之教也，著者殆可謂女中俞理初矣。據德國性學者計算，在民國二十年頃中國人中有百分之三十只有一個妻子，百分之約五；有兩個妻子，百分之十；娶有三個以至六個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個以上，有的多至三十個妻子或者更多。照這個情形看來，中國男子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多妻的，那麼此種意見正佔勢力，視爲平允，蓋是當然，唯鄙人平日是佩服俞理初的，自然未能同意，又覺得論到文章，思想頗爲重要，既與情理相違，便無足取，若其不愧爲好的史料，則是別一回事，固毫無疑問者也。

末後簡單的一談袁王二家的文集。袁鏡蓉號月蕖，吳梅梁傑室，著有傳述略及詩草各一卷。王照圃字婉侔，郝蘭皋懿行室，所著閩中文存外，和鳴集中有詩若干首，列女傳補注，列仙傳校注等，葩經小記不存，其說多采入詩閩中，今悉編在郝氏遺書之內。月蕖軒詩似亦不弱，但是我只取其散文，共計二十二首，其中十五爲傳，皆質實可取，此外自述，風水論，重修祠堂記，老當年祭祀簿序以及收租簿序，率就家庭，墳墓，祭祀各題目，率直真切的寫去，不曉得這目的是應用或載道，這文字是俗還是雅，而自成一篇文章，亦真亦善，却亦未嘗無美，平常作文，其態度與結果不正當如是耶。我

的稱贊或者亦難免有稍偏處，大體却是不謬，總之爲了自己所要說的事情與意思而寫，把人家的義理與聲調暫擱在一旁，這樣寫下來的東西我想一定總有可取的。雖然比擬或者稍有不倫，上邊說過的馬后武后可以說也是這一路，若是將王照圓與李清照相比，那恐怕就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了吧。閩中文存中所收文只有十一篇，篇幅均不長，其自作序跋五首爲佳，亦不足以見其才，此殆當於他書中求之，似以詩問爲最宜。茲舉其與婦女生活有相關者，如詩問國風卷下，七月流火首章下云：

「余問，微行，傳云牆下徑。瑞玉曰，野中亦有小徑。余問，遵小徑，以女步遲取近耶。曰，女子避人爾。」又詩說卷上云：

「瑞玉問，女心傷悲，臨作何解。余曰，恐是懷春之意，管子亦云春女悲。瑞玉曰，非也，所以傷悲乃爲女子有行，遠父母故耳。蓋瑞玉性孝，故所言如此。余曰，此匡鼎說詩也。」這幾他們也是在談詩經，可是這是說詩而不是講經，與別人有一個絕大的不同，而詩經的真意也只是這樣才可逐漸明瞭。陸氏木屋香館刻本爾雅義疏卷末有陳碩甫跋，敘道光中館汪孟慈家時事云：

「先生挾所著爾雅疏稿徑來館中，以自道其治學之難，漏下四鼓者四十年，常與老妻焚香對坐，參徵異同得失，論不合，輒反目不止。」案李易安金石錄後序中云：

「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舌勝負爲飲茶先

後，中則舉，否則大笑，或全茶覆懷中，不得而起。」此二者情景均近似，風趣正復相同，前面會以李王相比較，得此可以加一證據矣。無論男婦，無論做學問寫文章，唯情與理二者總不可缺少，這是唯一的根柢，也即是我這裏所陳述的私見的依據。老生常談，亦自覺其陳舊，但此外亦無甚新話可說，老實鋪敘，較爲省力，旣不打誑話，也就可以供補白，然則目的豈不已達矣乎。民國甲申九月初分節。

女人的禁忌

小時候在家裏常見牆壁上貼有紅紙條，上面恭楷寫着一行字云，姜太公神位在此，百無禁忌。還有曆本，那時稱為時憲書的，在書面上也總有題字云，夜觀無忌，或者有人再加上一句日看有喜，那不過是去湊成一個對子，別無什麼用意的。由此看來，可以知道中國的禁忌是多得，雖然爲什麼夜間看不得曆本，這個理由我至今還不明白。禁忌中間最重要的是關於死，人間最大的凶事，這意思極容易理解。對於死的畏怖避忌，大抵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種種風俗儀式雖儘多奇形怪狀，根本並無多少不同，若要列舉，固是更僕難盡，亦屬無此必要。我覺得比較有點特別的，是信奉神佛的老太太們所奉行的暗房制度。凡是新近有人死亡的房間名爲暗房，在滿一個月的期間內，吃素唸佛的老太太都是不肯進去的，進暗房有什麼不好，我未曾領教，推想起來大抵是觸了穢，不能走近神前去的緣故吧。期間定爲一個月，唯理的說法是長短適中，但是宗教上的意義或者還是在於月之圓缺一周，除舊復新，也是自然的一個段落。又其區域完全以房間計算，最重要的是那條門檻，往往有老太太往喪家中唁，站在房門口，把頭伸進去對人家說話，只要腳不跨進門檻裏就行了。這是就普通人家而言，

可以如此劃分界限，若在公共地方，有如城隍廟，說不定會有乞丐倒斃於廊下，那時候是怎麼算法，可是不會知道。平常通稱暗房，為得要說的清楚，這就該正名為白暗房，因為此外還有紅暗房在也。

紅暗房是什麼呢。這就是新近有過生產的產房，以及新婚的新房。因為性質是屬於喜事方面的，故稱之曰紅，但其為暗房則與白的全是一樣，或者在老太婆們要看得更為嚴重亦未可知。這是儀式方面的事，在神話的亦即是神學的方面是怎麼說，有如何的根據呢。老太婆沒有什麼學問，雖是在唸經，唸的都是些高王經心經之類，裏邊不會講到這種問題，可是所聽的寶卷很多，寶卷即是傳，所以這根據乃是出於傳而非出於經的。最好的例是劉香寶卷，是那暗淡的中國女人佛教人生觀的教本，卷上記劉香女的老師真空尼的說法，具說女人在禮教以及宗教下所受一切痛苦，有云：

「男女之別，竟差五百劫之分，男為七寶金身，女為五漏之體。嫁了丈夫，一世被他拘管，百般苦樂由他做主。既成夫婦，必有生育之苦，難免血水觸犯三光之罪。」其韻語部分中有這樣的幾行，說的頗為具體，如云：

生男育女穢天地，血裙穢洗犯河神。又云：

生產時，血穢汗，河邊洗淨，

水煎茶，供佛神，罪孽非輕。

對日光，晒血裙，罪見天神。

三個月，血孩兒，穢觸神明。

老太婆們是沒有學問的，她們所依據的賢傳自然也就不大高明，所說的話未免淺薄，有點近於形而下的，未必真能說得出這些禁忌的本意。原來總是有形而上的意義的，簡單的說一句，可以稱爲對於生殖機能之敬畏吧。我們借王右軍蘭亭序的話來感嘆一下，死生亦大矣。不但是死的問題，關於生的一切現象，想起來都有點兒神祕，至於生殖，雖然現代的學問給予我們許多說明，自單細胞生物起頭，由蚯蚓蛙雞狗以至人類，性知識可以明白了，不過說到底即以爲自然如此，亦就仍不免含有神祕的意味。古代的人，生於現代而知識同於古代人的，即所謂野蠻各民族，各地的老太婆們及其徒衆，驚異自不必說，凡神祕的東西總是可尊而又可怕，上邊說敬畏便是這個意思。我們中國大概是宗教情緒比較的薄，所感覺的只是近理的對於神明的觸犯，這有如舊約創世紀中所記，耶和華上帝對女人夏娃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受苦楚，因爲她聽了蛇的話偷吃蘋果，違犯了上帝的命令。這裏耶和華是人形化的神明，因了不高興而行罰，是人情所能懂的，並無什麼神祕的意思，如利未記所說便不相同了。第十二章記耶和華叫摩西曉諭以色列人云：

「若有婦人懷孕生男孩，她就不潔淨七天，像在月經汙穢的日子不潔淨一樣。婦人在產血不潔之

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潔淨的日子未滿，不可摸聖物，也不可進入聖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潔淨兩個七天，像汗穢的時候一樣，要在產血不潔之中家居六十六天。」又第十五章云：

「女人行經必汗穢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潔淨到晚上。女人在汗穢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為不潔淨，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潔淨。凡摸她床的必不潔淨到晚上，並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她所坐甚麼物件的必不潔淨到晚上，並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件上，若有別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潔淨到晚上。」這裏可以注意的有兩點，其一是汗穢的傳染性，其二是汗穢的毒害之能動性。第一點大家都知道，無須解釋，第二點却頗特別，如本章下文所云：

「你們要這樣使以色列人與他們的汗穢隔絕，免得他們玷汙我的帳幕，就因自己的汗穢死亡。」這裏明說他們汗穢的人並不因為玷汙耶和華的帳幕而被罰，乃將因了自己的汗穢而滅亡，這汗穢自具有其破壞力，但因什麼機緣而自然爆發起來。在現代人看來，這彷彿與電氣最相像，大家知道電力是偉大的一件東西，却有極大危險性，須用種種方法和他隔絕才保得安全。生命力與電，這個比較來得恰好，此外要另找一個例子倒還不大容易。汗穢自然有許多是由嫌惡而來的，但是關於生命力特別是關係女人的問題，都是屬於敬畏的一面，所謂不淨實是指一種威力，一不小心就會得被壓倒，俗語云晦氣是也，這總是物理的，後來物質的意義增加上去，據我看來毫不重要。福慶居士所著燕郊集中有

一篇小文，題曰性與不淨，記一故事云：

「就有人講笑話。我家有一親戚，是一大官，他偶如廁，忽見有女先在，愕然是不必說，却因此傳以為笑。笑笑也不要緊，他却別有所恨。恨到有點出奇，其實並不。這是一種晦氣。蘇州人所謂勿識頭，要妨他將來福命的。」文章寫得很乾淨，可以當作好例，其他古今中外的資料雖尚不乏，只可且暫割愛矣。

寒齋有一冊西文書，是芬特萊醫生所著，名曰分娩閒話，這閒話二字係用南方通行的意思，未必有閒，只是講話而已。第二章題云禁制，內分行經，結婚，懷孕，分娩四項，繪圖列說的講得很有意義，想介紹一點出來，所以起手來寫這篇文章，不料說到這裏想要摘抄，又不知道怎麼選擇才好。各民族的奇異風俗原是不少，大概也是大同小異，上邊有希伯來人的幾條可以為例，不必再來贅述，反正就是對於生殖之神秘表示敬畏之意而已。倒是在弗來若博士的金枝節本中，第六十章說及隔離不潔淨的婦女的用意，可供我們參考，節譯其大意於下。使她不至於於人有害，如用電學的術語，其方法即是絕緣。這種辦法其實也為她自己，同時也為別人的安全。因為假如她違背了規定的辦法，她就得受害，例如蘇嚙女子在月經初來時給日光照着，她將乾枯成爲一副骷髏。總之那時女人似被看作具有一種強大的力，這力若不是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他會得毀滅她自己以及一切和她接觸的東西。爲

了一切有關的人物之安全，把這力拘束起來，這即是此類禁忌的目的。這個說法也可用以解釋對於神王與巫師的同類禁例。女人的所謂不潔淨與聖人的神聖，由原始民族想來，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分別。這都不過是同一神秘的力之不同的表現，正如凡力一樣，在本身非善非惡，但只看如何應用，乃成爲有益或有害身。這樣看來，最初的意思是並無惡意的，雖然在受者不免感到困難，後來文化漸進，那些聖人們設法擺脫拘束，充分的保留舊有的神聖，去掉了不便利的禁忌，但是婦女則無此幸運，一直被禁忌着下來，而時移世變，神祕既視爲不潔淨，敬畏也遂轉成嫌惡了。這是世界女性共同的不幸，初不限於一地，中國只是其分子而已。中國的情形本來比較別的民族都要好一點，因爲宗教勢力比較薄弱，其對於女人的輕視大概從禮教出來，只以理論或經驗爲本，和出於宗教信仰者自有不同。例如禮緯云，夫爲妻綱，此是理論而以男性主權爲本，若在現代社會非夫婦共同勞作不能維持家庭生活，則理論漸難以實行。又論語云，唯女子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以經驗爲本者也，如不遜與怨的情形不存在，此語自然作爲無効，即或不然，此亦只是一種抱怨之詞，被說爲難養於女子小人亦實無什麼大損害也。宗教上的汙穢觀大抵受佛教影響爲多，却不甚澈底，又落下成爲民間迷信，如無婦女自己爲之支持，本來勢力自可漸衰，此則在於民間教育普及，知識提高，而一般青年男女之努力尤爲重要。鄙人昔日曾爲戲言，在清朝中國男子皆剃頭成爲半邊和尚，女人裏兩腳爲棕

子形，他們固亦有戀愛，但如以此形像演出西廂牡丹亭，則觀者當忍俊不禁，其不轉化爲喜劇的幾希。現在大家看美國式電影，走狐舞步，形式一新矣，或已適宜於戀愛劇上出現，若是請來到我們所說的陣地上來幫忙，恐預備未充足，尙未能勝任愉快耳。民國甲申年末，於北京東郭書塾。

蚯
蚓

忽然想到，草木蟲魚的題目很有意思，拋棄了有點可惜，想來續寫，這時候第一想起的就是蚯蚓，或者如俗語所云是曲蟻。小時候每到秋天，在空曠的院落中，常聽見一種單調的鳴聲，彷彿似促織，而更爲低微平緩，含有寂寞悲哀之意，民間稱之曰曲蟻歎窠，倒也似乎定得頗爲確當。案崔豹古今注云：

「蚯蚓一名蜃蟻，一名曲蟻，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爲歌女，或謂鳴砌。」由此可見蚯蚓歌吟之說古時已有，雖然事實上並不如此，鄉間有俗諺其原語不盡記憶，大意云，螻蛄叫了一世，却被曲蟻得了名聲，正謂此也。

蚯蚓只是下等的蟲豸，但很有光榮，見於經書。在書房裏念四書，念到孟子滕文公下，論陳仲子處有云：

「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這樣他只少可以有被出題目做八股的機會，那時代聖賢立言的人們便要用了很好的聲調與字面，大加以贊歎，這與蟻同是難得的名譽

。後來大戴禮勸學篇中云：

「蚓無爪牙之利，筋脈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又楊泉物理論云：

「檢身止欲，莫過於蚓，此志士所不及也。」此二者均即根據孟子所說，而後者又把邵武士人在孟子正義中所云但上食其槁壤之土，下飲其黃泉之水的事，看作理想的極廉的生活，可謂極端的佩服矣。但是現在由我們看來，蚯蚓固然仍是而且或者更是可以佩服的東西，他却並非陳仲子一流，實在乃是禹稷的一隊夥裏的，因為他是人類——農業社會的人類的恩人，不單是獨善其身的廉士志士已也。這種事實在中國書上不會寫着，雖然上食槁壤，這一句話也已說到，但是一直沒有看出其重要的意義，所以只好往外國的書裏去找。英國的懷德在色耳彭的自然史中，於一七七七年寫給巴林頓第三十五信中曾說及蚯蚓的重大的工作，牠掘地鑽孔，把泥土弄鬆，使得雨水能沁入，樹根能伸長，又將稻草樹葉拖入土中，其最重要者則是從地下拋上無數的土塊來，此即所謂曲蟻糞，是植物的好肥料。他總結說：

「土地假如沒有蚯蚓，則即將成爲冷，硬，缺少發酵，因此也將不毛了。」達爾文從學生時代就研究蚯蚓，他收集在一年中一方碼的地面內拋上來的蚯蚓糞，計算在各田地的一定面積內的蚯蚓穴數，又估計他們拖下多少樹葉到洞裏去。這樣辛勤的研究了大半生，於一八八一年乃發表他的大著「由

蚯蚓而起的植物性壤土之造成，」證明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肥土都是由這小蟲的努力而做成的。他說：

「我們看見一大片滿生草皮的平地，那時應當記住，這地面平滑所以覺得很美，此乃大半由於蚯蚓把原有的不平處所都慢慢的弄平了。想起來也覺得奇怪，這平地的表面的全部都從蚯蚓的身子裏通過，而且每隔不多幾年，也將再被通過。耕犁是人類發明中最為古老也最有價值之一，但是在人類尚未存在的很早以前，這地乃實在已被蚯蚓都定期的耕過了。世上尚有何種動物，像這低級的小蟲似的在地球的歷史上，担任着如此重要的職務者，這恐怕是個疑問吧。」

蚯蚓的工作大概有三部分，即是打洞，碎土，掩埋。關於打洞，我們根據湯木孫的一篇自然之耕地，抄譯一部分於下：

「蚯蚓打洞到地底下深淺不一，大抵二英尺之譜。洞中多很光滑，鋪着草葉。末了大都是一間稍大的房子，用葉子鋪得更為舒服一點。在白天裏洞門口常有一堆細石子，一塊土或樹葉，用以阻止蜈蚣等的侵入者，防禦鳥類的啄毀，保存穴內的潤濕，又可抵當大雨點。」

在鬆的泥土打洞的時候，蚯蚓用他身子尖的部分去鑽。但泥土如是堅實，他就改用吞泥法打洞了。他的腸胃充滿了泥土，回到地面上把牠遺棄，成為蚯蚓糞，如在草原與打球場上所常見似的。

蚯蚓吞嚥泥土，不單是為打洞，他們也吞土為的是土裏所有的腐爛的植物成分，這可以供他們做

食物。在洞穴已經做好之後，拋出在地上的蚯蚓糞那便是爲了植物食料而吞的土了，假如糞出得很多，就可推知這樹葉比較少的用爲食物，如糞的數目很少，大抵可以說蚯蚓得到了好許多葉子。在洞穴裏可以找到好些吃過一半的葉子，有一回我們得到九十一片之多。

在平時白大裏蚯蚓總是在洞裏休息，把門關上了。在夜間他才活動起來了，在地上尋找樹葉和滋養物，又或尋找配偶。打算出門去的時候，蚯蚓便頭朝上的出來，在拋出蚯蚓糞的時候，自然是尾巴在上邊，他能够在路上較寬的地方或是洞底裝打一個轉身的。」

碎土的事情很是簡單，吞下的土連細石子都在胃裏磨碎，成爲細膩的粉，這是在蚯蚓糞可以看得出來的。掩埋可以分作兩點。其一是把草葉樹子拖到土裏去，吃了一部分以外多腐爛了，成爲植物性壤土，使得土地肥厚起來，大有益於五穀和草木。其二是從底下拋出糞土來把地面逐漸掩埋了。地平並未改變，可是底下的東西搬到了上邊來。這是很好的耕田。據說在非洲西海岸的一處地方，每一方里面積每一年裏有六萬二千二百三十三噸的土搬到地面上來，又在二十七年中，二英尺深地面的泥土將夥粒不遺的全翻轉至地上云。達爾文計算在英國平常耕地每一畝中平均有蚯蚓五萬三千條，但如古舊休閒的地段其數目當增至五十萬。此一畝五萬三千的蚯蚓在一年中將把十噸的泥土悉自腸胃通過，再搬至地面上。在十五年此土將遮蓋地面厚至三寸，如六十年即積一英尺矣。這樣說起來，蚯蚓之

爲物雖微小，其工作實不可不謂偉大。古人云，民以食爲天，蚯蚓之功在稼穡，謂其可以與禹稷或后稷相比，不亦宜歟。

末後還想說幾句話，不算什麼闢謠，亦只是聊替蚯蚓表明真相而已。太平御覽九四七引郭景純蚯蚓讚云：

「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淫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雌。」又引劉敞叔異苑，云宋元嘉初有王雙者，遇一女與爲偶，後乃見是一青色白領蚯蚓，於時咸謂雙暫同阜螽矣。案由此可知晉宋時民間相信蚯蚓無雌，與阜螽交配，這種傳說後來似乎不大流行了，可是他總有一種特性，也容易被人誤解，這便是雌雄同體這件事。懷德的觀察錄中昆蟲部分有一節關於蚯蚓的，可以抄引過來當資料，其文云：

「蚯蚓夜間出來躺在草地上，雖然把身子伸得很遠，却並不離開洞穴，仍將尾巴末端留在洞內，所以略有警報就能急速的退回地下去。這樣伸着身子的時候，凡是够得着的什麼食物也就滿足了，如草葉、稻草、樹葉，這些碎片他們常拖到洞穴裏去。就是在交配時，他的下半身也決不離開洞穴，所以除了住得相近互相够得着的以外，沒有兩個可以得有這種交際，不過因爲他們都是雌雄同體的，所以不難遇見一個配偶，甚是雌雄異體則此事便很是困難了。」案雌雄同體與自爲雌雄本非一事，而古

人多混而同之。山海經一南山經中云：

「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妒。」郝蘭皋疏轉引異物志云：靈貓一體，自爲陰陽。又三北山經云，帶山有鳥名曰鷓鴣，是自爲牝牡，亦是一例。而王崇慶在釋義中乃

許云：

「鳥獸自爲牝牡，皆自然之性，豈特鷓鴣也哉。」此處唯理派的解釋固然很有意思，却是誤解了經文，蓋所謂自者非謂四類而是何體也。郭景純類讚云：

「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妒忌。」說的很是明白。但是郭君雖博識，這裏未免小有謬誤，因爲自爲牝牡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只有笑話中說說罷了，粗鄙的話現在也無須傳述。山海經裏的鳥獸我們不知道，單只就蚯蚓來說，牠的性生活已由動物學者調查清楚，知道他還是二蟲相交，異體受精的，瑞德女醫師所著性是什麼，書中第二章論動物間性，舉水螅、蚯蚓、蛙、鷄、狗五者爲例，我們可以借用講蚯蚓的一小部分來做說明。據說蚯蚓全身約共有百五十一節，在十三節有卵巢一對，在十及十一節有辜丸各兩對，均在十四節分別開口，最奇特的是在九至十一節的下面左右各有二口，下爲小囊，又其三二至三七節背上顏色特殊，在產卵時分泌液質作爲繭壳。凡二蟲相遇，首尾相反，各以其九至十三節一部分下面相就，輸出精子入於對方的四小囊中，乃各

分散，及卵子成熟時，背上特殊部分即分泌物質成筒形，蚯蚓乃縮身後退，筒身擦過十三四節，卵子與囊中精子均黏心其上，遂以併合成胎，蚓首縮入筒之前端，此端即封閉，及首退出後端，亦隨以封固而成繭矣。以上所述因力求簡要，說的很有欠明白的地方，但大抵可以明瞭蚯蚓生殖的情形，可知雌雄同體與自爲牝牡原來並不是一件事。蚯蚓的名譽和我們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必替牠爭辯，不過爲求真實起見，不得不說明一番，目的不是寫什麼科學小品，而結果搬了些這一類的材料過來，雖不得已，亦是很抱歉的事也。民國甲申九月二十四日所寫，積草木蟲魚之一。

螢火

近年多看中國舊書，因為外國書買不到，綫裝書雖也很貴，却還能入手，又卷帙輕便，躺著看時拿了不吃力，字大悅目，也較為容易懂。可是看得久了多了，不免會發生厭倦，第一是覺得單調，千年前後的人所說的話沒有多大不同，有時候或者後人比前人還要胡塗點也不一定，因此第二便覺得氣悶。從前看過的書，後來還想拿出來看，反復讀了不厭的實在很少，大概只有詩經，其中也以國風為主，陶淵明集和顏氏家訓而已。在這些時候，從書架上去找出塵土滿面的外國書來消遣，也是常有的事。

前幾天忽然想到關於螢火說幾句閒話，可是最先記起來總是腐草化為螢以及丹鳥羞白鳥的典故，這雖然出在正經書裏，也頗是新奇，却是靠不住，至少是不能通行的了。案禮記月令云：

「季夏之月，腐草為螢。」逸周書時訓解云：

「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腐草不化為螢，穀實鮮落。」

這裏說得更嚴重，彷彿是事關化育，倘若至期腐草不變成螢火，便要五穀不登，大鬧饑荒了。爾雅

，螢火即炤。郭璞注，夜飛，腹下有火。這裏並沒有說到化生，但是後來的人總不能忘記月令的話，那最顯雅疏，陸佃新義及埤雅，羅願爾雅翼，都是如此，邵晉涵正義不必說了，就是王引之廣雅疏證也難免這樣。本草綱目引陶弘景曰：

「此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時如蛹，腹下已有光，數日變而能飛。」李時珍則詳說之曰：

「螢有三種。一種小而宵飛，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也。呂氏月令所謂腐草化為螢者也。一種長如蛆蠅，尾後有光，無翼不飛，乃竹根所化也。一名蠲，俗名螢蛆。明堂月令所謂腐草化為蠲者是也，其名宵行。茅竹之根夜視有光，復感濕熱之氣，遂變化成形爾。一種水螢，居水中。唐李子卿水螢賦所謂彼何爲而化草，此何爲而居泉，是也。」錢步曾百廿蟲吟中螢項下自註云：

「螢有金銀二種。銀色者早生，其體纖小，其飛遲滯，恒集於庭際花草間，乃宵行所化。金色者入夏季方有，其體豐腴，其飛迅疾，其光閃爍不定，恒集於水際茭蒲及田塍豐草間，相傳爲牛糞所化。蓋牛食草出糞，草有化未淨者，受雨露之沾濡，變而爲螢，即月令腐草爲螢之意也。余嘗見牛糞壅積處飛螢叢集，此其驗矣。」又汪曰楨湖雅卷六螢下云：

「按，有化生，初似蛹，名蠲，亦名螢蛆，俗呼火百脚，後乃生翼能飛爲螢。有卵生，今年放螢於屋內，明年夏必出細螢。」案以上諸說均主化生，唯郝懿行爾雅疏反對本草陶李二家之說，云：

「今驗螢火有二種，一種飛者，形小頭赤，一種無翼，形似大蛆，灰黑色，而腹下火光大於飛者，乃詩所謂宵行，爾雅之即炤亦當兼此二種，但說者止見飛螢耳。又說茅竹之根夜皆有光，復感濕熱之氣，遂化成形，亦不必然。蓋螢本卵生，今年放螢火於屋內，明年夏細螢點點生光矣。」寥寥百十字，却說得確實明白，所云螢之二種實即是雌雄兩性，至斷定卵生尤為有識，汪謝城引用其說，乃又模稜兩可，以為卵生之外別有化生，未免可笑。唯郝君亦有格致未精之處，如下文云：

「夏小正，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白鳥謂蚊蚋。月令疏引皇侃說，丹良是螢火也。」羅端良在宋時却早有異議提出，爾雅翼卷二十七螢下云：

「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此言螢食蚊蚋。又今人言，赴燈之蛾以螢為雌，故誤赴火而死。然螢小物耳，乃以蛾為雄，以蚊為糧，皆未可輕信。」

從中國舊書裏得來的關於螢火的知識就是這些，雖然也還不錯，可是披沙揀金，殊不容易，而且到底也不怎麼精確，要想知道得更多一點，只好到外國書中去找尋了。專門書本是沒有，就是引用了來也總是不適合，所以這裏所說也無非只是普通的，談生物而有文學的趣味的幾冊小書而已。英國懷德以色列的自然史著名於世，在這裏邊却未嘗講到螢火，但是蟲豸觀察雜記中有一則云：

「觀察兩個從野間捉來放在後園的螢火，看出這些小生物在十一二點鐘之間熄滅他們的燈光，以

後通夜間不再發亮。雄的螢火爲蠟燭光所引，飛進房間裏來。」這雖是短短的一兩句話，却很有意思，都是出於實驗，沒有一點兒虛假。懷德生於千七百二十年，即清康熙五十九年，我查考疑年錄，發見他比戴東原大三歲，比袁子才却還要小四歲，論時代不算怎麼早，可是這樣有趣味的記錄在中國的乾嘉諸老輩的著作中却是很不容易找到，所以這不能不說是很可珍重的了。其次法國的法勃耳，在他的大著昆蟲記中有一篇談螢火的文章，告訴我們好些新奇的事情。最奇怪的是關於螢火的吃食，據他說，螢火雖然不吃蚊子，所吃的東西却比蚊子還要奇特，因爲這乃是櫻桃大小的帶殼的蝸牛。若是蝸牛走着路，那最好，即使停留着，將身子縮到殼裏去，腳部總有一點兒露出，螢火便上前去用他嘴邊的小鉗子輕輕的舐上幾下。這鉗子其細如髮，上邊有一道槽，用顯微鏡才看得出，從這裏流出毒藥來，注射進蝸牛身裏去，其效力與麻醉藥相等。法勃耳曾試驗過，他把被螢火舐過四五下的蝸牛拿來檢查，顯已人事不知，用針刺他也無知覺，可是並未死亡，經過昏睡兩日夜之後，蝸牛便即恢復健康，行動如常了。由此可知螢火所用的乃是全身麻醉的藥，正如果蠶之類用毒針麻倒桑蟲蚨蟻，存起來供幼蟲食用，現在不過是現麻現吃，似乎與水滸裏的下迷子比較倒更相近。螢火的身體很小，要想吃蚊子便已不大可能，如羅端良所懷疑的，現在却來吃蝸牛，可以說是大奇事。法勃耳在螢火一文中

云：

「螢火並不吃，如嚴密的解釋這字的意義。他只是飲，他喝那薄粥，這是他用了一種方法，令人想起那蛆蟲來，將那蝸牛製造成功的。正如麻蒼蠅的幼蟲一樣，他也能夠先消化而後享用，他在將吃之前把那食物化成液體。」昆蟲記中有幾篇講金蒼蠅麻蒼蠅的文章，從實驗上說明蛆蟲食肉的情形，他們吐出一種消化藥，大概與高級動物的胃液相同，塗在肉上，不久肉即銷融成爲流質。螢火所用的也就是這種方法，他不能咬了來吃，却可以當作粥喝，據說在好幾個螢火暢飲一頓之後，蝸牛只是一個空殼，什麼都沒有餘剩了。丹鳥羞白鳥，我們知道牠不合理，事實上却是螢火吃蝸牛，這自然界的怪異又是誰所料得到的呢。

法勃耳生於一八二三年，即清道光三年，與李少荃是同年的，所以還是近時人，其所發見的事知道的不很多，但即使人家都知道了螢火吃蝸牛，也不見得會使他怎麼有名，本來螢火之所以爲螢火的乃別有在，即是在尾巴上點着燈火。中國名稱除螢火之外還有即炤，輝夜，景天，夜光，宵燭等，都與火光有關。希臘語曰蘭普利斯，意云亮尾巴，拉丁文學名沿稱爲蘭辟利恩，英法則名之爲發光蟲。據昆蟲記所說，在螢火腹中的卵也已有光，從皮外看得出來，及至孵化爲幼蟲，不問雌雄尾上都點着小燈，這在那蘭皋也已經知道了。雌螢火蛻化生翼，即是形小頭赤者，燈光並不加多，雌者却不蛻化，還是那大姐的狀態，可是亮光加上兩節，所以腹下火光大於飛者了。這是一種什麼物質，法勃耳

說也並不是鱗，與空氣接觸而發光，腹部有孔可開閉以爲調節。法勃耳敘述夜中捕捉幼螢，長僅五公釐，即中趾一分半，當初看見在草葉上有亮光，但如誤觸樹枝少有聲響，光即熄滅，遂不可復見。迨及長成，便不如此，他曾在螢火籠旁放槍，了無聞知，繼以噴水或噴烟，亦無甚影響，間有一二熄燈者，不久立即復燃，光明如舊。夜半以前是否熄燈，文中未曾說及，但懷德前既實驗過，想亦當是確實的事。螢火的光據法勃耳說：

「其光色白，安靜，柔軟，覺得彷彿是從滿月落下來的一點火花。可是這雖然鮮明，照明力却頗微弱。假如拿了一個螢火在一行文字上面移動，黑暗中可以看得出一個個的字母，或者整個的字，假如這並不太長，可是這狹小的地面以外，什麼也都看不見了。這樣的燈光會得使讀者失掉耐性的。」

看到這裏，我們又想起中國書裏的一件故事來。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五引續晉陽秋云：

「胤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這囊螢照讀成爲讀書人的美談，流傳很遠，大抵從唐朝以後一直傳誦下來，不過與上邊昆蟲記的話比較來看，很有點可笑。說是數十螢火，燭光能有幾何，即使可用，白天花了工夫去捉，却來晚上用功，豈非徒勞，而且風雨時有，也是無法。格致鏡原卷九十六引成應元事統云：

「車胤好學，常聚螢光讀書，時值風雨，胤歎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窗，

比常整數倍，讀書訖即去，其來如風雨至。」這裏總算替車君彌縫了一點過來，可是已經近於志異，不能以常情實事論了。這些故事都未嘗不妙，却只是宜於消閒，若是真想知道一點事情的時候，便濟不得事。近若干年來多讀線裝舊書，有時自己疑心是否已經有點中了毒，像吸大烟的一樣，但是畢竟還是常感覺到不滿意，可見真想做個國粹主義者實在是大不容易也。三十三年十一月二日所寫，續草木蟲魚之二。

記杜逢辰君的事

此文題目很是平凡，文章也不會寫得怎麼有趣味，一定將使讀者感覺失望，但是我自己却覺得頗得意義，近十年中時時想到要寫，總未成功，直至現在才勉強寫出，這在我是很滿足的事了。杜逢辰君，字輝庭，山東人，前國立北京大學學生，民國十四年入學，二十一年以肺病卒於故里。杜君在大學預科是日文班，所以那兩年中是我直接的學生，及預科畢業，正是張大元帥登台，改組京師大學，沒有東方文學系了，所以他改入了法科。十七年冬北大恢復，我們回去再開始辦預科日文班，我又爲他系學生教日文，講夏目氏的小說我是貓，杜君一直參加，而且繼續了有兩年之久，雖然他的學籍仍是在經濟系。我記得那時他常來借書看，有森鷗外的高瀨舟，志賀直哉的壽壽等，我又有一部高島素之譯的資本論，共五冊，買來了看不懂，也就送給了他，大約於他亦無甚用處，因爲他的興趣還是在於文學方面。杜君的氣色本來不大好，其發病則大概在十九年秋後，駱駝草第二十四期上有一篇小文曰無題，署名偶影，即是杜君所作，末署一九三〇年十月八日病中，於北大，可以爲證。又查舊日記民國二十年分，三月十九日項下記云，下午至北大上課，以徒然草贈予杜君，又借予源氏物語一部，

託李廣田君轉交。其時蓋已因病不上課堂，故託其同鄉李君來借書也。至十一月則有下記數項：

十七日，下午北大梁君等三人來訪，云杜逢辰君自殺未遂，俾汽車至紅十字療養院，勸說良久無效，六時回家。

十八日，下午往看杜君病，值睡眠，其姪云略安定，即回。

十九日，上午往看杜君。

二十一日，上午李廣田君電話，云杜君已遷往平大附屬醫院。

二十二日，上午孟雲嶠君來訪。

杜君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進療養院的。在無題中他曾說，「我是常在病中，自然不能多走路，連書也不能隨意地讀。」前後相隔不過一年，這時却已是臥床不起了。在那篇文章又有一節云：

「這尤其是在夜裏失眠時，心和腦往往是交互影響的。心越跳動，腦裏宇宙的次序就越紊亂，甚至暴動起來似的騷擾。因此，心也跳動得更加厲害，必至心腦交瘁，黎明時這才昏昏沈沈地墮入不自然的睡眠裏去。這真是痛苦不過的事。我是爲了自己的痛苦才了解旁人的痛苦的呀。每當受苦時，不免要詛咒了：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病中苦痛之一斑，在一年後這情形自然更壞了，其計畫自殺的原因據梁君說即全在於此。當時所用的不知係何種刀類，只因久病無力，所

以負傷不重，即可治愈，但是他拒絕飲食藥物，同鄉友人無法可施，末了乃趕來找我勸。他們說，杜君平日佩服周先生，所以只有請你去，可以勸得過來。我其實也覺得毫無把握，不過不能不去一走，即使明知無效，望病也是要去的。勸阻人家不要自殺，這題目十分難，簡直無從着筆，不曉得怎麼說才好。到了北海養蜂夾道的醫院裏，見到躺在床上，頸子包着綳帶的病人，我說了些話，自己也都忘記了，總之說着時就覺得是空虛無用的，心裏一面批評着說，不行，不行。果然這都是無用，如日記上所云勸說無效。我說幾句之後，他便說，你說的很是，不過這些我都已經想過了。末了他說，周先生平常怎麼說，我都願意聽從，這回不能從命，並且他又說，我實在不能再受痛苦，請你可憐見放我去了罷。我見他態度很堅決，情形與平時不一樣，杜君說話聲音本來很低，又是近視，眼鏡後面的目光總向着下，這回聲音轉高，除去了眼鏡，眼睛張大，炯炯有光，彷彿是換了一個人的樣子。假如這回不是受了委託來勸解來的，我看這情形恐怕會得默然，如世尊默然表示同意似的，一握手而引退了吧。現在不能這樣，只得枝梧了好久，不再說理由，勸他好好將息，退了出來。第二天去看，聽那看病的姪兒說稍為安定，又據孟君說後來也吃點東西了，大家漸漸放心。日記上不會記着，後來聽說杜君家屬從山東來了，接他回家去，用鴉片劑暫以減少苦痛，但是不久也就去世，這大約是二十一年的事了。

杜君的事情本來已是完結了，但是在那以後不知是從那一位，大概是李廣田君罷，聽到了一段話。據說在我去勸說無效之後，杜君就改變了態度，肯吃藥喝粥了，所以我以為是無效，其實却是發生了效力。杜君對友人說，周先生勸我的話，我自己都已經想過了，所以沒有用處，但是後來周先生說的一節話，却是我所沒有想到的，所以給他說服了。這一節是什麼話，我自己不記得了，經李君轉述大意如此：周先生說，你個人痛苦，欲求脫離，這是可以諒解的，但是現在你身子不是個人的了，假如父母妻子他們不願你離去，你還須體諒他們的意思，雖然這於你個人是一個痛苦，暫為他們而留住。老實說，這一番話本極平常，在當時智窮力竭無可奈何時，姑且應用一試，不意打動杜君自己的不忍之心，乃轉過念來，願以個人的痛苦去抵銷家屬的悲哀，在我實在是不及料的。我想起幾句成語，日常的悲劇，平凡的偉大，杜君的事正當得起這名稱。杜君的友人很感謝我能够勸他回心轉意，不再求死，但我實是很惶恐，學得很有點對不起杜君，因為聽信我的幾句話使他多受了許多的苦痛。我平常最怕說不負責的話，假如自己估量不能做的事，即使聽去十分漂亮，也不敢輕易主張叫人家去做。這回因為受託勸解，搜索枯腸湊上這一節去，却意外的發生效力，得到嚴重的結果，對於杜君我感覺負着一種責任。但是考索思慮，過了十年之後，我却得到了耐解，因為覺得我不會欺騙杜君，因為我勸他那麼做，在他的場合固是難能可貴，在別人也並不是沒有。一個人過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嘗

過，這以後如不是老成轉爲少年，重復想納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漸傾於爲人的，爲兒孫作馬牛的是最下的一等，事實上却不能不認他也是這一部類，其上者則爲學問爲藝文爲政治，他們隨時能把生命放得下，本來也樂得安息，但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犧牲一己以利他人，這該當稱爲聖賢事業了。杜君以青年而能有此精神，很可令人佩服，而我則因有勸說的關係，很感到一種鞭策，太史公所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或得如似說所云寫且夫二字，有做起講之意，不至全然打誑語欺人，則自己覺得幸甚矣。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四日，記於北京。

附 記

近日整理故紙堆，偶然找出一張紙來，長一尺八寸，寬約六寸，寫字四行，其文曰：

「民國二十年一月三十日晨，夢中得一詩曰，偃息禪堂中，沐浴禪堂外，動止雖有殊，心閒故無礙。族人或云余前身爲一老僧，其信然耶。三月七日下午書此，時杜逢辰君養病北海之濱，便持贈之，聊以慰其寂寞。作人於北平苦茶庵。」下未鈐印，不知何以未曾送去，至今亦已不復記憶，但因此可以知道杜君在當時已進療養院矣。老僧之說本出遊戲，亦有傳訛，兒時聞祖母說，余誕生之夕，有同高祖之叔父夜歸，見一白鬚老人先入門，跡之不見，遂有此說，後乃衍爲比丘耳。轉生之說在鄙人小信豈遂領受，但覺得此語亦復有致，蓋可免於頭世人之譏也。十一月三十日。

明治文學之追憶

今年秋天我寫過一篇我的雜學，約有二萬五千言，略述我涉獵中外圖書所受到的幾方面的影響。其中有四節是關於日本的，文中曾云：

「我的雜覽從日本方面得來的也並不少。這大抵是關於日本的事情，至少也以日本為背景，這就是說很有點地方的色彩，與西洋的只是學問關係的稍有不同。」概括的說，大概從西洋來的屬於知的方面，從日本來的屬於情的方面為多，對於我却是一樣的有益處。這四節中所說及的有鄉土研究，民藝，江戶風物與浮世繪，川柳，落語與滑稽本，俗曲，玩具等這幾項，各項都說的很簡略，而明治文學這一項却未列入，只在第十八節中附帶說及云：

「明治大正時代的日本文學，曾讀過些小說與隨筆，至今還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歡，有時也拿出來看，如以雜誌名代表派別，大抵有保登登歧須，昴，三田文學，新思潮，白樺諸種，其中作家多可佩服，今亦不復列舉，因生存者尚多，暫且謹慎。」這裏所說的理由只是一小部分，重要的乃是在於現今的自覺，對於文學覺得不大懂得。翻閱舊文章，看見民國十四年的元旦試筆中曾經說過，「以前我

還以為我有著自己的園地，去年便覺得有點可疑，現在則明明白白的知道並沒有這麼一片園地了。」在整整的二十年前，已經明瞭的說了，把文學家的招牌收藏起來，關於文學的話以後便不敢多說，這回的故意省略也就是爲此。但是仔細一想，文壇脫退固是好事，把過去的事抹煞不提，缺了一部分也不是辦法，所以如今且來補說一點，作爲我的雜學的一節吧。

我與日本文學的最初的接觸，說起來還與東京朝日新聞有關。我於前清光緒丙午即明治三十九年到東京，那時夏目瀨石已經發表了哥兒，繼續寫着我是貓，不久辭去大學教授，入朝日新聞社，開始揭載小說虞美人草。我與先兄住在本鄉湯島的下宿內，看他陸續買了單行本我是貓的上冊，漾虛集及鶉籠等書來，平常所看的是所謂學生報的讀賣新聞，這時也改定了朝日，天天讀虞美人草，還切拔了捲起留着。後來虞美人草印成單行本，我才一讀，可是我所喜歡的還是我是貓與哥兒，三四郎，門，以及草枕，四篇中的小品。保登登岐須的寫生文我所喜歡的有坂本文泉子，其寫兒時生活的夢一般我愛讀多年，今年才把他譯成了漢文，此外有鈴木三重吉與長塚節，鈴木的千鳥與長塚的太十和他的狗等都在保登登岐須發表，而其長篇小鳥的窠與土又都登載在朝日上面，我只譯過鈴木的幾篇金魚等小篇，長塚的可惜未及着手。這些人都與夏目有關的，這裏便連帶的說及。

夏目以外我所佩服的文人還有森鷗外。與他有關係的雜誌是扉，後來有三田文學。森氏著作甚多

，我所喜的也只是他的短篇，收在分身與走馬燈，涓滴，高瀨舟，以及山房札記各集中。昴的同人中有石川啄木與謝野夫妻，詩與歌都有名，不過那是韻文，於我的影響很少，木下杢太郎我也很佩服，但是他寫戲曲與美術評論，爲我所不大懂的，唯其後之歌一冊却寶藏至今。三田文學中的森氏作品似以長篇爲多，不很記得了，其中有水井荷風，他的隨筆論文我甚是喜歡，雖然其大部分多是後來所作。戶川秋骨也是慶應大學的教師，大概也在其內，但是初期三田文學中彷彿少見他的文章，我所讀的都是單行本，所以這裏的關係也有點說不清楚了。

戶川是英文學者，我所喜歡的却是他的隨筆，雖然他的英文學的論文也是同樣的有意思。他的文章的特色我曾說是詼諧與諷刺，一部分自然無妨說是出於英文學中的幽默，一部分又似日本文學裏的俳味，自有一種特殊的氣韻，與全受西洋風的論文不同。在這幽默中幽實^{ウツクシ}在多是文化批評，比一般文人論客所說往往要更爲公正而且深刻。這是我對於戶川最爲佩服的地方，我在以前佩服內田魯菴的論文也是同一理由，因爲他們的思想都是唯理的，而博識與妙文則居其次焉。唯理思想有時候不爲世間所珍重，唯在漸近老年的人自引起共感，若少年血氣方盛，不見贊同，固亦無妨也。其次還有這樣的兩位，他們本來或者並不是一路，但在我覺得同樣的愛重，所以唐突的拉在一起來說，這便是水井荷風與谷崎潤一郎。永井的小說如祝盃等大都登在中央公論上，谷崎的如刺青等是在新思潮上發表的，

當時也讀過，不過這裏要說的乃是他們的隨筆散文，並不是小說。老實說，我是不大愛小說的，或者因為是不懂所以不愛，也未可知。我讀小說大抵是當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說的，隨筆風的小說，我倒頗覺得有意思，其有結構有波瀾的，彷彿是依照着美國板的小說作法而做出來的東西，反有點不耐煩看，似乎是安排下好的西洋景來等我們去做呆鳥，看了歡喜得出神。廢名在私信中有過這樣的幾句話，我想也有點道理：

「我從前寫小說，現在則不喜歡寫小說，因為小說一方面也要真實，——真實乃親切，一方面又要結構，結構便近於一個騙局，在這些上面費了心思，文章乃更難得親切了。」我對於一般小說不怎麼喜歡，但如永井晚近所作的濕東綺譚，谷崎的武州公秘話，所寫的方面不同，我讀過都感覺有興趣，不過他們又還寫有散文隨筆，那麼我所喜歡的自然還是在這一邊了。永井的日和下駄——這書名翻譯不好，只好且用原文，大概還是最初登在三田文學上，後來單行，是我的愛讀書之一，文章與意思固然都極好，我的對於明治的東京的留戀或者也是一種原因，使我特別愛好這一冊小書。此外的荷風隨筆，冬之蠅，面影，以及從前的雜稿都會收集，惜已有散失，下谷義話是鷗外式的新體傳記，至今還在翻看。谷崎的隨筆大概多是近幾年中所寫，我所喜的是青春物語以後的，如攝陽隨筆，倚松菴隨筆，鷗隴雜纂等均是，文章讀本雖然似乎是通俗的書，我讀了也很佩服。這兩位作家的輩分與事業

不是一樣，我却是一樣的看重，關於文章我們外國人不好多嘴，在思想上總有一種超俗的地方，這是我覺得最爲可喜的。講到末了還有一位島崎藤村先生。他在日本新文學上的位置是極其重要的，拿別人來和他作比較，例如夏目與森這兩位，一是大學教授，一是軍醫總監，文學活動時期只以明治大正爲限，藤村則一生只是弄文學，從二十六歲時發表新詩集起，後來做小說，至七十二歲逝世，還在寫東方之門未曾完了，前後將五十年，自明治以至昭和，一直爲文壇的重鎮。他的詩與小說以前也會讀過好些，但是近來却愛看雜文，所記得的還是以感想隨筆爲多，在這裏我也最覺得能看出老哲人的面影，是很愉快的事。我不能正當的稱揚其詩與小說的功績，只在講到隨筆的地方說及他，便是爲了這個緣故。藤村隨筆裏的思想並不能看出有什麼超俗的地方，却是那麼和平敦厚，而又清澈明淨，脫離庸俗而不顯出新異，正如古人所說，讀了令人忘倦。大抵超俗的文章容易有時間性，因爲有刺激性，難得很持久，有如飲酒及茶，若是上邊所說的那種作品則如飲泉水，又或是糖與鹽，乃是滋養性的也。這類文章我平常最所欽慕，勉強稱之曰沖淡，自己不能寫，只想多找來讀，却是也不易多得，淺陋所見，唯在兼好法師與芭蕉，現代則藤村集中，乃能得之耳。

關於白樺派的諸君，今且從略，其理由則是在明治以後，不在此文所說範圍之內，其次亦因我與諸君多會相識，故暫且謹慎也。鄙人本非文人，豈敢對於外國文學妄有論列，唯因雜覽日本著作，

頗受裨益，乃憑主觀稍加紀錄，以誌不忘，見識謬誤自不能免，但如陶淵明言，願識者見而恕之而已。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廣陽雜記

十多年前聽亡友餅齋說劉繼莊，極致傾倒之意，云昔曾自號掇獻，以誌景仰，因求得其所著廣陽雜記讀之，果極有意思。書凡五卷，功順堂叢書本，卷首有王崑繩撰墓表甚佳，勝於全謝山所作傳，蓋了解較深也。墓表稱繼莊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爲詞章之學，又云，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氣魂頗與顧亭林相似，但據我看來，思想明通，氣象闊大處，迥非顧君所能企及。還有一點特別的，繼莊以北人而終老吳中，與亭林正相反，古詩云，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二君所爲均有志士苦心存於其中，至今令後人思之亦不禁感奮。傳中亦云，又其栖栖於吳頭楚尾間，茫不爲粉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所以也不能說是不了解，但既稱繼莊之才極矣，又謂其恢張過於彭躬菴，而對於繼莊之許可金聖歎一事乃大歎詫，豈非還是與顧亭林罵李卓吾一樣，對於恢張之才仍是十分隔膜也。劉繼莊的感情是很明瞭的，如卷一二中記洪承疇爲其母及師所不齒之事，至再至三，又記金陵遺老逃而之禪別成心疾的仙人李拗機，卷二三中屢記賜姓遺事，及倒戈而終施行遷海策的黃澄施琅輩，及與楊于兩談賜姓成就人材，楊謂闈向以文勝，今多武勇之士

，舉林興珠爲例，繼莊乃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筇而起。此言甚可思，但此並不是繼莊的唯一的長處，我覺得可佩服的此外還是其氣度之大，見識之深，至少一樣的值得稱揚，這裏文抄公的工作也不是可以太看輕的。首先我們看他自述爲學的方法，卷二云：

「余於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見，奮筆書曰，眼光要放在極大處，身體要安在極小處。迄今十年，乃不克踐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又卷四云：

「陳青來執贄於予，問爲學之方，予言爲學先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闊，爲第一義，次則於古今興廢沿革禮樂兵農之故一一淹貫，心知其事，庶不愧於讀書，若夫尋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爲者也。」卷二談岫屢禹碑文字不可考釋，結語云：

「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爲人所欺耳，六經諸史暨三藏十二部諸家之書皆然，不止一岫屢碑已也。」卷三云：

「圖麟述其前日見里巷鄰家有喪，往來雜遝，而已獨立門前，蕭然無事，援筆書云，世俗之禮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論不畏，然後移其勢孤，勢孤然後能中立。予聞其語，亟令圖老書於便面，以贈伯筠。」這幾節的話都說得極好，但只是理論而已，到底他自己如何運用，我們可以很簡要的抄出幾則來。卷二有兩則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爲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爲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老以爲敗壞人心，莫此爲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爲治也。圖麟大駭，余爲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髯歎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爲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卷四云：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會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懵如也。今又□衡山，於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大抵明季自李卓吾發難以來，思想漸見解放，大家肯根據物理人情加以考察，在文學方面公安袁氏兄弟說過類似的話，至金聖歎而大放厥詞，禮莊所說本來也沿着這一條道路，却因爲是學者或經世家的立場，所以更爲精深，即在現今也是很有意義的，蓋恐同意的人也還不能很多也。此外有談瑣事者，如卷二云：

「涵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於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於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於世。繼莊曰，宇宙之中萬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爲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記白糖原始亦是常事，我仿佛曾經見過不止一次，說的與看的人都是這樣的過去完事，這裏却引起那一段感想，而其見識和態度又是那麼的遠大厚重，顯示出對於知識之期待與信賴，此即在並世亦是不易得的事。又卷一云：

「大兄云，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無別，至老年鄉音漸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一云。予謂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爲北產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輕也。」我以前查考朱舜水遺事，曾見日本原公道著先哲叢談卷三中有一則云：

「舜水歸化歷年所，能和語，然及其病革也，遂復鄉語，則待人不能了解。」當時讀之愴然有感

，今見此文，可用作箋疏，而稱其有至理，劉君之情乃尤可感矣。雜記原本或是隨時札記，亦有從日記錄出者，如記叙各地風物小文似均是其中的一部分，寥寥數十字或百許字，文情俱勝，在古文游記中亦絕不多見。卷四中談水經注，有云：

「酈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於四瀆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跡故蹟，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這裏稱贊水經注鋪寫景物話，正好借了來稱贊他，雖然這也只是如文中所說的一點餘力而已。如卷二云：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烟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卷三云：

「七里瀧山水幽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茅亭，其西臺即宋謝皋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爲營兵牧馬地矣，悲哉。」卷四云：

「贛州道士湫在江之西南，山極奇峭，有闌若臨江，樹木叢茂，大石數十丈踞江邊。舟過其下，仰望之，復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畫裏，佳絕。」又云：

「漢口三元菴後有亭曰快軒。軒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闊，渺然無際。西望漢陽諸山，蒼翠欲滴。江南風景秀麗，然輸此平遠矣。」

「漢水之西南，距大別之麓，皆湖渚，菱蘆菱芡，瀾漫蒼莽。江口築堤，走龜山之首，約里許，自西達東，石甃平整，循堤而東，南望湖渚，有江南風景。」

「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蕩兩槳，左右相交，力均勢等，最捷而穩。且其值甚寡，一人不過小錢二文，值銀不及一釐，即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過渡，信哉。」末了我輩再來引一段做結束，卷三云：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歎服其語，以為發前人未發。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難，聽者正自不易也。」這一節話我們剛好拏來作雜記的總評，紫庭所說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正是劉繼莊所自有的，只可惜在雜記中零星的透露出來，沒有整個的著作留下，可以使我們更多知道一點。王崑繩在墓表中說，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這意見我是極為贊同的，雖然在滿清時根本便不會得志，大概他的用心只在於養成後起的

人而已吧。這裏就是那十九首的悲哀，乾隆以來大家已是死心塌地的頌聖，若全謝山能知繼莊行踪之異，也算是不易得的了。清季風氣一轉，俞理初蔣子瀟龔定庵戴子高輩出，繼莊的學問始再見重於世，友人間稱揚此書者亦不少。餅齋治文字音韻之學，對繼莊這一方面的絕詣固極心折，但其所最爲傾倒者當亦在於思想明通氣象闊大這一點上，則與鄙人蓋相同也。我得廣陽雜記，閱讀數過，蓄意抄錄介紹，數年來終不果，至今始能草草寫成此文，距餅齋謝世則已五閱春秋矣。三十三年，除夕。

楊大瓢日記

楊大瓢日記一冊，凡七十八葉，每半葉八行，行二十字，係大瓢手筆，從楊氏後人借得，因倩人錄得副本。書面題楊子日記，有印二，朱文曰赤泉後裔，白文曰鐵函齋，卷末白文印曰漢太尉伯起公五十二世孫。所記爲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年間事，大瓢時年五十八歲，事多瑣屑，但亦有可資考證者，略舉數事於後。

一二兩月大瓢在福州，居福建巡撫李質君幕中，及李病歿，乃護喪回江蘇，於四月初抵蘇州。在此期間，記有下列各項，其一是關於柳邊紀略者：

正月初九日，校柳邊紀略。

初十日，校柳邊紀略竟。

十二日，屬朱誠哉鈔出塞詩，附柳邊紀略後。

其次是與林同人的往還，却亦與柳邊紀略有關係。

二月二十二日，過荔水莊尋林同人，同人已醫，扶杖出見，時年已七十有一矣。

二十三日，赴藍公漪之招，與林同人痛談甚樂。

二十四日，跋玉板十三行帖，同定武蘭亭叙贈林同人。過裝潢家梁允靜觀故家殘帖，擇其數種，中有三雅齋蘭亭，并贈同人。許伯調招同同人藍公漪林洙雲陳廷漢飲紫藤花菴，出敗帖觀之，又與同人縱談邊塞，以柳邊紀略示之。

三月初二日，林同人歸我柳邊紀略。

案柳邊紀略著作年月不詳，但根據上文，可知其五卷本的形式至此時方確定，五篇序文中寫明丁亥夏五月的林序更是明顯，在這年的夏天補作了寄去的。葉調生吹網錄卷四說，楊書成於丁亥年，見林侗序，這却未免有點誤會，那紀略本文恐怕早已寫成，因為第一篇序是費密，查費此度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所以成書總當在這年之前。林同人喜金石文字，和大瓢很談得來，但是說已瞽，怎麼看得見蘭亭叙，我想或者只是眼光昏暗罷了，未必真是瞎吧，不然叫盲人評法帖，殆近於笑話矣。

大瓢回到蘇州後訪問親友，有一兩項頗有意思，因為這些人我們多少有點知道的：

四月初十日，視亡友顧小謝注淡洋之孤，各餽銀物有差。

二十一日，亡友顧小謝婦趙以其遺腹子全來，拜楊子爲父，而趙則認太君爲母，爲全製衣冠而遣之。

五月二十三日，（在揚州，）過費紫蘅，同訪石濤道士。石濤者，宗室靖江王之後也，一字清湘，有書畫名。

顧小謝的名氏一般或未必知道，寒齋恰好有他評選的唐律銷夏錄，所以見了面善。書凡五卷，乾隆壬午何文煥重刊本很是精妙，但是原本也不弱，據序說成於丙子，當是康熙三十五年，距丁亥亦才十一二年前耳。原本署名顧以安，何刻本乃云顧安，不知何據。至於石濤上人，大家都知道，可以不必多贅了。

大瓢於六月初二日到南京，至二十日午後乃乘肩輿，率子姪跨驢行，宿於秣陵關。在南京與方望溪往來頗密，日記上記得很多：

六月初三日，拜方靈皋，不值。

初六日，方靈皋來。

初七日，赴方靈皋飯。

初八日，作方靈皋十七帖廟堂碑蘭亭叙跋。

初十日，書方靈皋三帖跋，又批閱其近文三篇。

十一日，札方靈皋，歸其文稿法帖。

十二日，張安谷方靈皋來，靈皋贈我秋石二餅。

十五日，方靈皋蔡鉉升張安谷來，久之不去，不得已飯之。

十八日，夜方靈皋來。

案是年方望溪年四十歲，已成進士，對於大瓢却似頗有敬意，豈因學書故耶，唯以近稿屬批閱，則其虛心亦可佩服矣。大瓢爲方望溪所作題跋三首今悉收在鐵函齋書跋中，唯望溪文集不會少留有痕跡，蓋以與義理文章都無關係，故無可留，此亦不足怪也。秋石之贈，則又足以證明交情之不淺，案秋石係取童男女溺煉成之物，本草綱目卷五十二人部，李時珍曰：

「方士以人中白設法煨煉，治爲秋石。服者多是淫欲之人，藉此放肆，虛陽妄作，真水愈涸，安得不渴耶，惟丹田虛冷者服之可耳。」楊子長者，享壽七十一，方君又是大賢，投贈之意不知何在，後人蠡測殊莫能明，我所覺得有意思者，日記尺牘，寥寥數語，往往無意中留下絕好的資材，令讀者欣賞不盡也。

七月二十八日，戴田有來。

八月初三日，戴田有札至。

初七日，札戴田有，致潛書。

二十二日，潘稼堂來。

二十三日，示稼堂柳邊紀略。

九月初五日，潘稼堂札致安城府君補臂圖詩，及楊子柳邊紀略序。

十五日，札潘次耕，致柳邊紀略。

此外潘次耕的來訪通訊紀事還有五六次，不具舉，柳邊紀略的潘序作於此時，可以知道。戴南山於康熙五十年爲趙申喬所告發下獄，爲清代大文字獄之一，五十二年被殺，年六十一，在丁亥當是五十五歲。此一年間所記交游中尙有好些名人，如查聲山，周燕客，方扶南，王伏草，汪武曹，何杞瞻，繆武子，蔣湘帆，林吉人等，因多只簡單的往來，今悉從略。

日記中記有家庭裏的幾件大事，也很重要。道光間筠石山房刊大瓢偶筆例言中云，大瓢所著別有家庭紀述一卷，具載家庭瑣事，無關書學，故未編入。據所云具載瑣事，其書當大有價值，惜今不傳，即葉調生傳節子留心大瓢著作者亦均未見，此日記中所存一二資料因此亦可珍矣。其一是關於大瓢弟楚萍之卒者：

六月二十八日，楚萍病革，未時歿。

二十九日，未時殮楚萍。戌時其後妻屬亦死。

七月初一日，遣使至故鄉報喪。未時殮馬氏。是日收養珩，璜，瑜。

案楚萍名實，據費此度紀略序如此寫，葉傳各家作實似誤，力耕堂詩稿卷二有送二弟出山海關省覲詩，計其時楚萍二十四歲，爲康熙二十年辛酉。費序中記其事云：

「楚萍在襁褓中離親側二十年，顏面皆不得知，既至跪父母前，自道其乳時小名曰，兒某也，伏地不能起。母驚而下土坑，執其手，上下其面目曰，汝即某兒，乃今成人耶。於是母子抱持，絕復甦，自起作炊，以刀割肉，淚下鬢鬢，徐問浙中消息，內外親屬，歡極而痛，痛極而歡，語中夜不止，骨肉之情蓋若真若夢者累日。」至丁亥楚萍年五十，乃卒，遺子三人，唯據日記云：

八月初九日，楚萍幼子瑜殤。

十月初一日，楚萍第二子璜殤。

楚萍三子蓋唯存長子珩而已。其二是關於大瓢母范孺人之卒，亦在是年之冬，記云：

十一月二十七日，太君藥不下，守至夜半亥時歿。

十二月初四日，作范孺人家傳。

初八日，作范孺人墓記。

十二日，屬瑩木書范孺人墓記於磚。

十八日，卯時祭，發引，更餘至團山。

十九日，雨中登山，開壽壙，頗溫燠，巳時葬。

案鷓波漁話卷二楊大瓢之父遣戍事一文，末有雙行小註云：

「大瓢父墓在我郡團山，見稿中范孺人傳，其地近白馬澗，距城十餘里，近年有人得其墓志拓本，文爲姜西溟撰，字已漫漶過半，疑其摹久不保矣。」今據日記可考知其作傳年月，又范孺人墓記只書於磚上，不會刻石，自然更不可考了。末了還有幾項記事，可以舉出來看：

正月十八日，夜閱左傳事緯，夢齎耕。

七月初八日，是日齎耕疾。

十五日，祀先，夜祭無主孤魂於朱家園，齎耕意也，凡七年於茲矣。

十月十二日，第三孫滿月，屬齎耕爲之雜髮。

十九日，夜遣齎耕侍太君。

二十二日，夜太君遣齎耕歸。

二十四日，是日顧夫人娶繼子婦，召齎耕挑方巾，夜二鼓冒雨還。

十一月十六日，召祝希饒爲太君及齎耕寫照。

案上文所記乃是關於大瓢夫人的事，筠石山房本大瓢偶筆中有不著撰人姓名的楊大瓢傳，末有一節云：

「娶朱氏，小字鮪耕，賓故自號耕夫。求昏前夕朱夢虎躍入庭負之而去，詰旦告親，媒灼適至，詢知屬虎，遂許字。後賓旅游將歸，朱必夢虎，期皆先知，因自號夢虎道者。亦善書，嘗剪廟堂碑臨之。」今鐵函齋書跋中有夢虎道者廟堂碑題跋一則，云夢虎道者見而愛之，手剪爲條，粘之書本，臨摹且三年矣，此跋大概作於丙戌年冬，然則剪碑事亦當在康熙四十一二年之際也。民國甲申十月十五日，記於十藥草堂。

寄 龕 四 志

數年前寫過一篇小文談右台仙館筆記，引藝風堂文續集卷二中俞曲園先生行狀云，「古來小說，燕丹子傳奇體也，西京雜記小說體也，至太平廣記，以博采爲宗旨，合兩體爲一帙，後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筆記，以晉人之清談，寫宋人之名理，勸善懲惡，使人觀感於不自知，前之者閎微草堂五種，後之者寄龕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華者所可比也。」後邊加以案語云，「繆君不愧爲目錄學專家，又是書目答問的著者，故所說甚得要領，以紀曉嵐孫彥清三家筆記與曲園相比，亦有識見，但其實銖兩不能悉稱，蓋紀孫二君皆不免用心太過，即是希望有功於世道，坐此落入惡趣，成爲宣傳之書，唯以文筆尙簡潔，聊可一讀，差不至令人噁棄耳。」寄龕全集見於叢書目錄拾遺卷十，甲乙丙丁四志各四卷，即在其中，光緒年間所刻，市上多有，不爲世人所重，藝風老人獨注意及之，覺得可佩服，鄙人則以鄉曲之見，收集山會兩邑人著作，於無意中得來者也。據薛炳所撰家傳，孫德祖字彥清，會稽縣人，同治丁卯舉人，光緒庚辰任長興縣學教諭，戊申卒於家，年六十九，蓋生於道光二十年庚子，即西曆千八百四十年。洪楊亂後居於小皋部，薛傳云，與皋中諸子聯詩社相唱和，一時文

醮之盛，爲泊陽言社所未有，世所稱皋社是也。皋社設在秦氏娛園，社中同人除主人秦樹銛秋伊外，有孫垓子久，李慈銘愛伯，王詒壽眉叔，馬廉良幼眉，陶方琦子珍，曹壽銘文孺，沈寶森曉湖，以及孫德祖彥清，諸人詩文集恰巧都多少收羅到了，不過這裏不想研究皋社詩人，所以不必細表，所要說的只是孫君的著作而已。寄龕全集的內容，據寒齋所有者是寄龕文存四卷，詩質十二卷，詞問六卷，甲乙丙丁志十六卷，長興縣學文牘二卷，學齋庸訓一卷，若溪課藝一卷。詩是不大懂得，文則並不想談，剩下來的所以只有那寄龕四志了。昔者陸放翁作老學菴筆記，至今甚見珍重，後來越人却不善著書，未曾留下什麼好的筆記，寒齋所有清朝著作十五種中可取才及二三，平步青的霞外攬屑乃是容齋之流，其覬斗蒞樂府本事一卷六十則，可以算是傳奇體之佳者，小說體則只得以此四志充數矣。孫君文筆頗佳，係清道橋許仲卿刻板，未必精好，而字體多擬古，亦不盡從說文，却亦復可喜，其缺點在於好言報應輪迴，記落雷或橋壞傷人，必歸諸冥罰或前生事以至劫數，嫌其有道士氣，此爲讀書人之大病，紀曉嵐之短處亦正相同。但是四志有一特色，即附帶說及的民俗資料頗不少，普通文人著作一心在於載道翼教，對於社會間瑣屑事情都覺得不值紀錄，孫君却時時談及紹興民間的風俗名物，雖多極簡略，亦是難得而可貴也。今抄出數則，大抵可以分爲兩類，一是關係鬼事的，二是關於俗語的。

丙志卷二云：

「俗傳婦女以不良死者，其鬼所至常有脂粉氣。」甲志卷四云：

「續新齊諧云，溺鬼必帶羊臊氣，信然，然以為帶羊臊者不能祟人，必五年後無此氣乃能為祟，則非也。余故居半塘橋，宅後園有大池，與鄰茹氏共之，茹氏凡溺三人，一婢之死先余生數年，其後一米舖學徒，一傭媪，則余皆目擊，惟時皆聞水有羊羶，不出三日果溺人，平時未嘗有也。」丁志卷一云：

「余鄰村大臯部有王氏子二人死於溺，是同堂兄弟，兄已浴矣，弟強之再浴，拍浮間兄見中流有物，如豕涉波，洄而趁之，為所持，不勝，呼弟為助，遂並沒。其時別有幼弟與偕，懼而逸得免，述所睹如此。」甲志卷一云：

「鳳姑者以鬻鴉片烟為業，居昌安門外之芝鳳橋，與余故居樂安堂隔一水，迤南不及半里，一夕火作，一家七人同盡，余年已十餘，望見之。業此者越人謂之開烟盤，大率置聯榻，多設烟具，以便游手無籍之徒，燈火青熒，往往達旦。焚後比鄰連夕聞叩關乞油聲，或開戶洒之，次日審視地上亦絕無油漬。相傳死於火者鬼常苦灼，得油則解。」又云：

「越人信鬼，病則以為祟於鬼，宜送客。送客以人，定一人捧米篩盛酒食，一人撚紙燃火導之大門外，焚楮錢已，送者即其處餒焉，謂之摸螺螄，則不解其所由來，又何所取義也。舉坪村人孫忠嘗

備於小舉部秦氏，爲之送客，與其侶摸螺螄，各盡一杯酒，再斟即不復得，以食飯，已而視壺中固未罄也，復飲則化爲漿，稠粘而酸，不可沾唇矣。舒丈芙嶠亦言，少時讀青山寺，司爨老人能視鬼，性好酒，每酤得酒，輒有鬼來竊飲，與之爭不勝，爲所嗅，酒故在而味淡於水。」案，送客又通稱送夜頭，摸螺螄之名或起於該語，鄉間有爬螺螄船，以竹器沿河沿兜之，可抄得螺屬甚多，送客者兩手端米篩，狀頗相似。乙志卷四云：

「越中病者將死，則必市經佛焚之，以黃紙包其灰，置逝者掌中，謂之三十六包，以爲入冥打點官司之用。或倉卒未及購致，有忍死以待者，設不及待而死，指伸不得握，得而焚與之乃握，所聞如是者比比，俗益神其事。」又卷二云：

「歸煞見顏氏家訓，越人謂之轉煞，讀去聲，尤篤信之。余家嘉德質庫友張某歿後，有所司帳目未得明白，於其轉煞夕姑置紙筆坐隅，居然啓檀磨墨濡筆，作數行字，然縈繞如蛇蚓，卒無一字可辨識。段柯古支諸臬云，鬼書不久即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污，無復字也。雖其跡不同，鬼之能書則較然可見，不知鬼無形質，何以能運用器物如此。」丁志卷一云：

「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曰，設五穀囊乎。公曰，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恐魂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見藝文類聚，引喪服要記。此殆顏氏家訓所

謂糧器，今越俗送葬猶用之。取陶器有蓋者，子婦率孫會男女凡有服者各於祖筵夾品物實其中，嚴蓋訖，各以綿線繞其外，或積之數十百層，既窆而納諸壙。」案，此種陶器出自特製，約可容一升，俗名盞打頭瓶，不知字當如何寫，范寅越諺中亦未收。丙志卷三記慈谿事，云鄰人有作夜牌頭者，注云，此稱越亦有之，蓋生人之役於冥者。寧波紹興語多相通，夜牌頭正是其一，唯越諺亦失載。又卷二云：

「越俗有所謂闕肚仙者，能攝逝者魂靈入腹中，與生人對語，小說家多有記其事者，或冤魂所附，或靈鬼憑之以求食，但與今異其名爾。余曾於親串見女巫爲之，語含糊不甚可辨，聞從問者口中消息鈞距之，蓋鼓氣僞爲者居多。慈谿謂之講肚仙。」

以上各節涉及鬼事，雖語焉不詳，但向來少見紀錄，而學老師著書志本在查勸懲，文字又務雅正，却記述及此，雖是零星資料，亦足珍矣。其次關於俗語者亦復不少，今略抄數則，甲志卷四云：

「道光中蕭山有王阿二者以妬姦殺女尼十一人，讞定磔之省城，至今蕭山人賭牌九者，得丁八一，輒目以王阿二起解。蓋此戲數牌之點數，以多寡爲勝負，又分文武。三點爲丁，八點有二六三五兩牌，皆武也，以丁侶八，除十成數祇餘一點，莫少於是。他牌雖同爲一點，有文牌者，如重四之八爲人牌，重二爲長一，重么爲地牌，重三爲長三，么三爲和牌，么五爲短六，么六爲短七，皆屬文，可

侶他牌成一點，皆足以勝之，極言其無幸免也。」案，骨牌名稱除計點者外，民間尚有俗名，如重一爲板棧，么五爲拳頭，或曰銅鎚，么六爲划楫，重五爲梅花，皆取象形，唯五六稱爲鬍子，則義不可曉。么二稱釘子，二四轉訛或稱臭女婿，蓋因其爲武牌，唯與么二配成至尊，若侶他牌則遇同點數之文牌無不敗者，世輕之爲臭，平常亦稱爲二四。乙志卷二云：

「宋書樂志載晉咸康中散騎侍郎顧臻表云，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足以蹈天，頭以行地，云云。今越中亦有此戲，謂之豎蜻蜓。龍舟競渡，或於小艇子上爲之，艇狹而長，畫鱗爲龍形，兩舷各施畫楫十餘，激水如飛，一人倒植鸞首，屹然如建鐵柱，謂之豎老龍頭，可以經數時之久。」又卷四云：

「貨郎擔越中謂之袋絡擔，是貨雜碎布帛及絲線之屬，其初蓋以絡索擔囊囊街且齒，故云。小皋部鄰沈媪有二子，曰袋絡阿八袋絡阿九，並以其業名。」丙志卷四云：

「越俗患頑童之好狎畜狗若狸奴或爲所爪齧也，曰騎猫狗者娶婦日必雨，患其好張蓋而蔽之也，曰非暑若雨及屋下張蓋者軀體不復長，皆投其所忌，繆爲之說以懼之，然尋常鞭撻所不能止者，無勿帖然不敢犯。」上邊所記未見於他書，均頗有意思，揀擇出來，也是民俗研究的好材料。中國古來是那裏一派學風，文人學者力守正宗，唯於不經意中稍或出軌，有所記述，及今視之甚可珍異，前人之

績業祇止於此，我們應知欣感，豈得再有所責求耶。自己反省雖途徑能知，而缺少努力，且離鄉村已久，留滯都會中，見聞日隘，不能有所成就，偶讀茹三樵越言釋，范嘯風越諺，平景孫玉雨淙釋諺諸書，但有感歎，今抄四志亦復如是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東郭生記。

笑贊

十幾年前我編過一冊笑話選，專就近代有撰人姓氏的笑話書中選取，計有三種，一爲笑府，馮夢龍撰，二爲笑倒，小引署咄咄夫題於半菴，案半菴笑政一卷收在檀几叢書餘集中，署陳皋謨字獻可，當是其真姓名，三爲笑得好，石天基撰。此外還有笑贊一卷，題清都散客述，清都散客又著有芳茹園樂府，即明趙南星，故此書亦特別有意思，惜傳本木板漫漶，不能據錄。星雲堂書店曾有刊本，張壽林校錄，字句多缺，讀之悶損，其後中華書局將樂府笑贊合刊，名曰清都散客二種，有盧前吳梅序跋，而文中殘缺如故。似此書至今尙多流傳，而皆是板壞後所印，故缺文無法校補，每一繙閱，常感覺可惜。近時偶爾見到一部，印似較早，雖亦漫漶而尙多可辨識，因借校一過，樂府中只有兩個字缺其半邊，笑贊則推官條中缺一字，南風詩贊中缺一行十三字而已。盧跋稱原書爲明活字本，世罕流傳，其實乃不然。寒齋所有一本，字甚多殘缺，而紙墨均新，其第四十四葉且係近時補刊，看來至早是光宣年物，如此外五十來板係明活字，恐不能排着保存下來。還有可笑的是，補刊的一葉中縫有四字曰笑贊題詞，書面貼簽亦如是寫，可知主其事者並非內行，但見第一葉有題詞，以爲即是書名，疑是詞

堂管事人之類所爲，唯印刷所用尙非是有光紙，故推定定係民國前之物，原板或係明末所刊，至於字跡可辨的一本大概亦是百年內所印，未必能很早也。

清都散客二種的序跋中，盧冀野的小引寫得算最好，其文云：

「清都散客者，高邑趙南星之別署。南星字夢白，號儕鶴，萬曆二年舉進士，除汝寧判官，尋遷戶部主事，調吏部考功，歷文選員外郎，以疏陳四大害觸時忌乞歸。萬曆中再起爲考功郎中，主京察，要路私人貶斥殆盡，遂被嚴旨落職。光宗立，起爲太常少卿，繼遷左都御史。天啓初任吏部尙書，終以進賢嫉惡，忤魏忠賢，削籍戍代州，天啓七年卒。南星籍東林，與鄒元標顧憲成世稱三君。所作有笑贊，芳茹園樂府。尤侗云，高邑趙儕鶴冢宰一代正人也，予於梁宗伯處見其所作填歌曲，乃雜取村謠俚諺，耍弄打諢，以洩其骯髒不平之氣。所謂雜取村謠里諺者，樂府如是，笑贊亦如是，此其所以不重於士大夫而轉流播於里巷歟。爰合二種，刊以行世。甲戌正月，盧前引。」笑贊跋中又云：

「笑贊之作，非所以供諧謔之資，而贊者故刺之謂也。所錄共七十二則，原書爲明活字本，都五十二葉，葉十六行，行十四字，世罕流傳。見者往往亦以短書少之，不知其言外之義，抑可惜已。」案著者作笑贊的原意，在題詞中本已說明白，其文云：

「書傳之所紀，目前之所見，不乏可笑者，世所傳笑談乃其影子耳，時或憶及，爲之解頤，此孤

居無悶之一助也。然亦可以談名理，可以通世故，染翰舒文者能知其解，其爲機鋒之助良非淺鮮。漫錄七十二則，各爲之贊，名笑贊云。「嬉笑怒罵本是相連，所不同者怒罵大有欲打之意，嬉笑則情跡少輕又或陋劣，鄙夷不屑耳，其或有情的嘲弄，由於機智迸出，有如操刀之必割，詩所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當然可以不算在內。若是把笑話只看作諧謔之資，不知其有諷刺之意，那是道地的學道家看法，壓根兒就沒法同他說得通了。我在苦茶庵笑話選中曾經簡單的說明笑話的用處，略云：

「其一，說理論事，空言無補，舉例以明，和以調笑，則自然解頤，心悅意服，古人多有取之者，比於寓言。其二，羣居會飲，說鬼談天，談諧小話亦其一種，可以破悶，可以解憂，至今能說笑話者猶得與彈琵琶唱小曲者同例，免於罰酒焉。其三，當作文學看，這是故事之一類，是滑稽小說的萌芽，也或是其枝葉，研究與賞鑒者均可於此取資，唯中國滑稽小說不知爲何不發達，笑話遂有孤苦伶仃之感耳。其四，與歌謠故事諺語相同，笑話是人民所感的表示，凡生活情形，風土習慣，性情好惡，皆自然流露，而尤爲直截徹透，此正是民俗學中第三類的好資料也。」又在別的一篇小文裏說過：

「秋風漸涼，王母壽已過，我年例常患枯草熱，也就復發，不能做什麼事，只好拏幾種小話選本消遣。日本的小話譯成中國語當云笑話，笑話當然是消閑的最好材料，實際也不盡然，特別是外國的，因爲風俗人情的差異，想要領解往往須用相當的氣力。可是笑話的好處就在這裏，這點勞力我們豈

能可惜。我想笑話的作用固然在於使人笑，但一笑之後還該有什麼餘留，那麼這對於風俗人情之理解或反省大約就是吧。笑話，寓言與俗諺，是同樣的好資料，不問本國或外國，其意味原無不同。這裏所謂對於風俗人情之理解即是上文的其四，而其反省則是其一，也就是盧君所說的言外之意。這一類的笑話古人著書有利用的，其例頗多。幼時讀聖賢書，見孟子述宋人揠苗助長芒芒然歸情狀，不禁失笑，孔夫子說月攘一鷄，至今傳誦，若韓非子所記種種宋人故事，簡直是後來呆女婿的流亞了。古來賢哲常用這種手法，見於聖經賢傳中，趙夢白東林賢者，繼作笑贊，正是當然，而且即此更可以見得他明朗通達，與平常道學家不同。他說明古今不少可笑可氣的事，世間所傳笑談乃其影子，他指影給我們看，正要我們自己去找那形出來，這或者是別人，或者就是讀者自己也說不定。笑贊第四十三則云：

「唐朝山人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人數不過三，伏羲，神農，周公，孔子，（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其人曰，老先生是一個。乃屈五指曰，不敢。」

贊曰，殷安自負是大聖人，而唐朝至今無知之者，想是不會裝聖人，若會裝時，即非聖人，亦成個名儒。」又第五十一則云：

「那人趙世傑半夜睡醒，語其妻曰，我夢中與他家婦女交接，不知婦女亦有此夢否。其妻曰，男

子婦人有甚差別。世傑遂將其妻打了一頓。至今留下俗語云，趙世傑半夜起來打差別。

贊曰，道學家守不妄語爲良知，此人夫妻半夜論心，似非妄語，然在夫則可，在妻則不可，何也。此事若問李卓吾，定有奇解。」這裏面的人有名有姓，已是真形了，但此類事甚多，所以又可以轉借過來作影子，至於贊語甚爲透徹，此等本領已非馮子猶所及，唯有金聖歎李卓吾才能如此，趙君也已說及，此是他的大不可及處。一般小心小膽的人，守住既得的道德上的權利，一點不敢動，聽見金李諸人的話便大感不安，起來嚷嚷，此正是趙世傑之打差別，其不爲清都散客之所笑者幾希矣。

芳茹園樂府中所收的是散套與小令，我們本來可以不談了，但是其中也有與笑贊相關的地方。笑贊第十二則云：

「遼東一武職素不識字，被論，使人念劾本，至所當革任回衛者也，痛哭曰，革任回衛也罷了，這者也兩個字怎麼當的起。

贊曰，至公至明，乃可以劾人，不然，者也二字斷送了多少好人，真是難當也。」樂府中有慰張鞏昌罷官一首，有二語云，容易的所當者也，斷送的歸去來兮，就用這個典故。本來這是散曲，不好拏了什麼義法去範圍，可是正經朋友往往不能了解，覺得剛正與談諧難以並存，便有種種的議論。吳墨安題記云：

「夢白正人，遊戲聲歌，本無妨礙，而集中多市井譁浪之言，如銀紐絲，一口氣，山坡羊，喜連聲，劈破玉諸曲，再讀一過，疑是偽託。」又盧翼野跋尾云：

「世傳劉輝以詞誣六一，堂上簾錢，遂成罪語，日月之明故無傷也。儕鶴填詞，見西堂百末詞跋。案此小集瑕瑜參半，譁浪之言或更摻入。當其遁跡，不平之氣溢於辭表，絕惡佯狂，唯疑可案，既歸林泉，偶有吟詠，好事傳之，豈容盡信，披沙揀金，是在讀者。願繼散詞，厥維小曲，茲集所傳，小曲爲多，風氣使然，雖賢者未能免耳。」二跋對於作者備致愛護，其意固可感，而語則甚爲紕繆，必如海瑞霍韜乃爲正人，此非不佞之所能領教也。以文字罪人，最是中國史上污點之一，劉輝之誣六一，舒翼之劾東坡，世所共棄，豈可陽違陰奉，斤斤以此裁量人。昔梁簡文帝誠子當陽公書有云，「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吾深歎服此言，以爲文人的理想應當如此，今見趙夢白，乃知此處有一人在，大可喜也。吳君所說劈破玉乃是卷末一章，今錄於後：

「俏冤家，我咬你個牙厮對。平空裏撞着你，引的我魂飛，無顛無倒，如痴如醉。往常時心似鐵，到而今着了迷，舍死忘生只爲你。」這是很好的情歌，無論他是在什麼時代所作，都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又有一首題爲折桂令後帶急三鎗，小註云與諸弟同馮生酒集，其詞云：

「一丟丟些小亭中，花似唇香，竹愛人情。喜煞潘安，吟窮杜甫，醉壞劉伶。謠詞兒氣氣聲聲，

新酒兒淡淡濃濃。怪友狂了，瓦鉢磁鍾。見放着平地神仙，又何須白日飛昇。

咱們咱們胡海混，就地兒圓着圈。咱們流杯，咱們喫個流杯會，咱們撒會村。笑特特喜壞了咱們，咱們咱們打個滾。」這真是近於天籟的好文章，想見作者的性情與氣象，海闊天空，天真爛漫，自有其偉大處。閱微草堂筆記卷二記高邑趙忠毅東方未明之硯，背有銘曰，殘月熒熒，太白皎皎，雞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擊大奄，事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貶。忠義之氣如見，亦可佩服，但實只是一種類型，不及讀此兩冊短書，從富有人情處更能看見其所特有的平凡之偉大也。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二十日。

大乘的啓蒙書

錢振鏗著名山小言卷七中有一則云：

「文章有爲我兼愛之不同。爲我者只取我自家明白，雖無第二人解，亦何傷哉，老子古簡，莊生詭誕，皆是也。兼愛者必使我一人之心共喻於天下，語不盡不止，孟子詳明，墨子重複，是也。論語多弟子所記，故語意亦簡，孔子誨人不倦，其語必不止此。或怪孔明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陳壽以爲亮所言盡衆人凡士云云，要之皆文之近於兼愛者也。詩亦有之，王孟閒適，意取含蓄，樂天諷諭，不妨盡言。」這一節話說得很好，也可以應用於學問方面，據我的意見還可改稱爲小乘的與大乘的，意思比較更爲顯明。大家知道佛教裏有這一種區分，小乘的人志在自度，證得阿羅漢果，就算完事，大乘的乃是覺有情的菩薩，衆生無邊誓願度，必須度盡衆生自己才入涅槃。弄學問的人精進不懈，自修勝業，到得鐵杵磨針，功行已滿，豁然貫通，便是證了聲聞緣覺地位，可以站得住了，假如就此躲在齋齋裏，那就是小乘的自了漢，有如富翁在家安坐納福，即使未嘗爲富不仁，總之也是無益於世的東西。理想的學者乃是在他自己修成勝業之後，再來幫助別人，古人所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就是這個意思，以法施人，在布施度中正是很重要的一種方法。近代中國學者之中也會有過這樣的人，他們不但竭盡心力著成專書，預備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還要分出好些工夫來，寫啓蒙用的入門書，例如說文釋例等書的著者王筠著有文字蒙求、正字略與教童子法，說文通訓定聲的著者朱駿聲著有六書假借經徵與尚書古注便讀，此皆是大乘菩薩之用心，至可佩服者也。前清以八股文取士，士子在家讀經書習文字，只當作敲門之磚，考取後則專令做官，以多碰頭少說話爲原則，在此時代似乎學問是難望發達的了，可是事實上倒也還並不盡然。極少數的人高尙其志，不求聞達，以治學爲事的也不是沒有，此其一。秀才舉人不能冉上進，或以教職知縣用，不很得意，拂袖歸去，重理舊業，遂成專門之學，此其二。又或官高望重，無可再陞，轉而讀書，炳燭之明，亦可得一二十年，賓客衆多，資料易集，其成績往往有可觀者，此其三。在八股猖獗之世，整理國故的事業居然有相當成就，此在言近三百年來文化者無不予以承認，雖然別的方面成績就都沒有這樣的好。民國成立以後，已經經過了三十多年，科舉制度代以學校，學問藝文應該大有進步了吧，然而不然。不，也不能說不發達，大概是學風改變了，據我看來似乎並不一定向着好的方面轉。從前是先弄幾年的經書文字，拏來弋官，做了官自然就與學問遠離了，但如上文所說，也有一部分人從八股與官那邊退回來的，即使是從中年或老年再弄起頭，他却是切實的做下去，至於年壽盡爲止。後來則是把弄學問放在前頭，先進十

五六年的學校，再在研究院提出論文，隨後放到社會裏去，大半還是做官，與民國以前沒有什麼兩樣，可是這樣一去之後大抵不再回來的了。以經書文字做敲門磚，本來很是可笑，現在也還是敲門磚，不過是用各科學問與博士論文，這其間大概也說不出有什麼高下，所不同的是以前以時文作磚，後來還或有機會回來做學問，現今則以學問作磚，放下之後便難得再拾起來了吧。本來只要學問能够發達，就是暫作敲門磚也無甚妨礙，可是比較起來不大上算，因為昔人後半生弄學問時間頗長，今人移在青年時代這幾年裏，不大充分，還有一層很重要的事，中年晚年所做的是自己的事業，少有名利的關係，完成勝業固是好事，能够於人有益也是很好的，若是青年寫博士研究論文，自然不能這麼超然，其態度便難免是小乘的，實在也是莫怪的事。民國以來整理國故的成績不能說不好，但其大部分恐怕多是博士論文的性質，要新奇可喜的主張或發見大抵不難，若是大部著作如說文釋例的既不易得，至於文字蒙求似的啓蒙小書，那是更難得有人肯做了。爲什麼呢，寫這種小冊可以說完全是利人的事，如寫專門論著，只要所有知識的十分七八安排得好，便可成功，顯得富麗堂皇，寫啓蒙書只有二分就夠了，可是你還得準備十足的知識在那裏，選擇布置，更須多費氣力，人家見了却並不看重，既是事倍功半，而且無名少利，不是對於後輩真心關切的人，誰肯來幹這些猥事呢。據鄙人的私見說來，這些新的研究自然也都是很好的，但在現今國故整理尙未成功，古典不會疏解明白，國學常識還未普及

，只靠幾位博士先生互相傳觀他們的新主張與發見，那還是不大够的，此外對於一般後輩的啓蒙工作也實不可少，原典的校訂註解，入門與工具書的編纂，都是極緊要的事，從前的事也就不算了，以後總不能再是這樣懈怠下去了。但是，這事期待誰來做呢？我想這也並不太難。大乘的佛教豈不即是從小乘出來的麼，這只在態度的一轉變間罷了，正如主張爲我的人假如想到「已亦在人中」，或者感到「吾與爾猶彼也」，那麼就會得把爲我兼愛一以貫之，證了阿羅漢果，再去修菩薩行，不但不是難事，且亦恰是正道也。

說到這裏，差不多我所說的話已經完了，我的希望只是有人在學問方面做點兼愛的工作，於編排自己的大著作之外，再費點工夫替後輩寫些適用的小書，雖未免稍爲損己，却是大大的利人，功德無量也。這些是什麼書呢，我也一時回答不來，還要請各部門的學者自己去斟酌，我所想到的覺得國學常識總是一必要的吧。這個名稱恐怕定得有點不大恰當，難免有人誤會以爲與國粹有關，其實並不如此，我的意思只是說本國文化學術的大要，青年學生所應當知道的，簡要的說一遍，算作常識的一部分，將來必要時會得有用，即使不然，本國的事情多知道一點也總是好的。其次國史常識我也覺得很重要，這有如自己以及家裏的過去的事情，好多都須得知道個概要。各種古典與各項學問能够多方面介紹給青年知道都是好的，要緊的事是設法引他入門，於他有益同時也要覺得有興味。世間常有

讀經的呼聲，鄙人未曾注意，亦思避免說話，現在談到這些問題，似乎不無牽連，因此也不得不有所說明。鄙人的意思是大概以知爲主，希望青年增進知識，修養情意，對於民族與人生多得理解，於持身涉世可以有功而已，若是宗教式的行事則非小信的鄙人所知矣。竊觀昔人論六經最好者莫過於清初的劉繼莊，在所著廣陽雜記卷二中有一則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墜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爲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爲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劉君此論極爲明通，可謂能深知聖人之用心，此事原難能可貴，但說出却亦平常，無非是本於人情耳。如依據此意，欲使聖人之經之教宣明於世，辦法亦殊簡單，即照所說的那樣，從唱歌看戲小說說書占卜祭祀各端下手，溯流尋源，切實的做去，即是民生問題得了端緒，更不必再抱住芻狗不放了。劉繼莊又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爲治也。他能這樣的了解，無怪其深許可金聖歎，聖歎還只是文人，以經書當文學看，與水滸西廂相並，繼莊則更是經世家，以戲文小說當經書看，此深與鄙見相合，覺得須有此見識乃能與之談經也。若如世俗之說，唯讀經乃可以

正人心，鄙人既不好辯，且尤畏禍，不想多說，但擬一問題甲曰，中國的老百姓大都心是好的，又問題乙曰，中國的老百姓十九不大識字。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我想總是一個「是」字，可是這裏有一個矛盾。如乙說，老百姓既不識字，即稍識字也總不會讀過經，那麼他們的心照例應該不正的，至少要比讀書識字的士大夫壞得多，然而又如甲說，老百姓的行爲也總未必不及士大夫，或者有人說還要勝過士大夫亦未可知。那麼可見必讀經而後人心乃正之說不見得是正確，無寧說是中國的人心本來就正，這從老百姓上邊可以證明，因其性天中本有經或與經相合的道理，故能與聖人心心相印，不待外力而自然發動，無不中節。如此說法雖似未免稍近理想，却能使我們對於自己民族增加自信，奮發前進，比自認是一羣豬獯須俟呼喝鞭策始能挨擠前行者要好得多，且無人以呼喝策者自居，此於世道人心乃更有裨益也。中國現今切要的事，還是如孔子遺訓所說，乃是庶，富，教這三段，教與養算來是一與二之比，後之儒者舍養而言教，是猶樛母對於嬰孩絕乳糜去襁褓，專以夏楚從事，如俞理初言，非酷則愚矣。鄙人亦知讀經如念佛，簡單易行，世所尊敬，爲自身計，提倡此道，最爲得策，但無論如何，即使並無欺世愚民種種心計，亦總之是小乘法，不足聽從。我們所期望者乃是舍己爲人的法施，此事固未可性急，急亦無用，但是語有之，十室之內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吾安知不且暮遇之也。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七日。

雜文的路

我不是文學者，但是文章我却時常寫的。這二者之間本來沒有必然的關係，寫不寫都是各人的自由，所以我在閒空時胡亂的寫幾篇，大約也無甚妨礙。我寫文章爲的是什麼呢。以前我會說過，看舊書以代替吸紙烟，歷有年所，那時書價還平，尚可敷衍，現在便有點看不起了，於是以寫文章代之，一篇小文大抵只費四五張稿紙，加上筆墨消耗，花錢不多，却可以作一二日的消遣，倒是頗合適的。所寫的文章裏邊並無什麼重要的意思，只是隨時想到的話，寫了出來，也不知道是什麼體制，依照古文辭類纂來分，應當歸到那一類裏才好，把剪好的幾篇文章拿來審查，只覺得性質夾雜得很，所以姑且稱之曰雜文。世間或者別有所謂雜文，定有一種特別的界說，我所說的乃是另外一類，蓋實在是說文體思想很夾雜的，如字的一種雜文章而已。

雜文在中國起於何時？這是喜歡考究事物原始的人要提出來的一個問題，却很難回答，雖然還沒有像研究男女私通始於何時那麼的難，至少在我也是說不上來，只能回答這總是古已有之的吧。自從讀書人把架上的書分定爲經史子集之後，文章顯然有了等級，我們對於經部未敢仰攀，史部則門徑自

別，只好在丙丁兩等去尋找，大概那雜家的一批人總該與雜文有點淵源，如雜說類中之論衡，雜學類中之顏氏家訓，我便看了很喜歡，覺得不妨我田引水的把他拉了過來，給雜文做門面。古今文集浩如烟海，從何處找得雜文，真有望洋興歎之感，依照桐城義法的分類，雖是井井有條，却也沒有這樣的項目，可知儒林文苑兩傳中人不寫這種文字的了。前幾年繙閱春在堂集，不意發見了雜文前後共有七編，合計四十三卷，裏邊固然有不少的好文章，我讀了至今佩服，但各樣體制均有，大體與一般文集無異，而獨自稱曰春在堂雜文，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曲園先生本是經師，不屑以文人自命，而又自具文藝的趣味，不甘爲義法理學所束縛，於是只有我自寫我文，不與古文爭地位，自序云，體格卑下，殆不可以入集，雖半是謙詞，亦具有自信，蓋知雜文自有其站得住的地方也。照這樣說來，雜文者非正式之古文，其特色在於文章不必正宗，意思不必正統，總以合於情理爲準，我在上文說過，文體思想很夾雜的是雜文，現在看來這解說大概也還是對的。

尤西堂良齋續說卷八云，「西京一僧院後有竹園甚盛，士大夫多游集其間，文潞公亦訪焉，大愛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數月無耗，僧屢往請，則曰，吾爲爾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踰半載，方送榜還，題曰竹軒。妙哉題名，只合如此，使他人爲之，則綠筠瀟碧爲此君上尊號者多矣。」我們現在也正是這樣，上下古今的談了一回之後，還是回過來說，雜文者，雜文也，雖然有點可笑

，道理却是不錯的。此刻大概不大人想寫收得到古文釋義裏去的文章，結果所能寫的也無非是些雜文，各人寫得固然自有巧妙不同，然而雜文的方向總是有的，或稱之曰道亦無不可，這裏所用的路字也就是這個意思。普通所謂道都是唯一的，但在這裏却很有不同，重要的是方向，而路則如希臘哲人所說並無御道，只是殊途而同歸，因為雜文的特性是雜，所以發揮這雜乃是他的正當的路。現在且分作兩點來說，即是文章與思想。中國過去思想上的毛病是定於一尊，一尊以外的固是倒霉，而這定為正宗的思想也自就萎縮，失去其固有的生命，成為泥塑木雕的偶像。現在的挽救方法便在於對症下藥，解除定於一尊的辦法，讓能够思索研究寫作的人自己去思想，思想雖雜而不亂，結果反能互相調和，使得更為豐富而且穩定。我想思想怕亂不怕雜，因為中國國民思想自有其軌道，在這範圍內的雜正是豐富，由雜多的分子組成起來，變化很不少，而其方向根本無二，比單調的統一更是有意思。唯有脫了軌的，譬如橫的或斜的路道，那麼這顯得要發生衝突，就是所謂亂，當然是不應當獎勵的。但是假如思想本是健全的話，遇見這種事情也並不怕，他會得調整成爲雜的分子，適宜的予以容納，只在思想定於一尊而早已萎縮了的國民中間，有如結核菌進了營養不良的身體裏邊，便將引起紛亂，以至有重大的結果來了。中國向來被稱爲異端，爲正宗的人士所排斥者，有兩類思想，一是楊墨，一是二氏。古時候有過孟韓二公竭力嚙嚙過，所以大家都知道這事，其實異端之是否真是那麼要不得，誰也

說不清，至少有些學者便都不大相信。焦理堂在論語通釋中說得很好，如云：

「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又云：

「唐宋以後，斥二氏爲異端，闢之不遺餘力，然於論語攻乎異端之文未之能解也。唯聖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貫之。又曰，焉不學，無常師。又曰，無可無不可。聖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致遠恐泥，即恐其執一害道也。惟其異，至於執一，執一由於不忠恕。楊子唯知爲我而不知兼愛，墨子唯知兼愛而不知爲我，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焦君的意思以爲異端只是一端之說，其毛病在於執一害道，聖人能够取其各有所當之各端而貫通之，便頭頭是道，猶如爲我兼愛之合成爲仁也。若是對於異端一一加以攻擊，即是學了他們的執一害道，變爲不恕不仁，反而有害。這個說法我想是很對的，我說思想宜雜，雜則不至於執一，有大同小異的，有相反相成的，只須有力量貫通，便是整個的了。楊墨之事固其一例，若二氏中之老子本是孔子之師，佛教來自外國，而大乘菩薩之誓願與禹稷精神極相近，法相與禪又爲宋儒用

作興奮劑，去構成性理的體系，其實也已消化了，所有攻擊不但全是意氣，而且顯示出不老實。假如我們現今的思想裏有一點楊墨分子，加上老莊申韓的分子，貫串起來就是儒家人生觀的基本，再加些佛教的大乘精神，這也是很好的，此外又有現代科學的知識，因了新教育而注入，本是當然的事，而且借他來攪拌一下，使全盤滋味停勻，更有很好的影響。講人文科學的人如有興趣來收入些希臘，亞刺伯，日本的成分，尤其有意思，此外別的自然也都很多。我自己是喜雜學的，所以這樣的想，思想雜可以對治執一的病，雜裏邊却自有其統一，與思想的亂全是兩回事。歸結起來說，寫雜文的要點第一思想宜雜，即不可執一，所說或極細小，而所見須大，反過來說時，假如思想不夠雜，則還不如寫正宗文章，幾庶事半功倍也。

預備五張稿紙寫文章，只寫了第一點時紙已用去十分之九，於是這第二點只好簡單的說幾句而已。雜文的文章的要點，正如在思想方面一樣，也宜於雜，這理由是很顯明的，本來無須多說。現在寫文章既不用八大家的古文，純粹方言不但寫不出，記錄下來也只好通用於一地方，結果自然只好用白話文來寫。所謂白話即是藍青官話，原是南腔北調的，以聽得懂寫得出為標準，並無一定形式，結果變成一種夾雜的語文，亦文亦白，不文不白，算是貶詞固可，說是褒詞亦無不可，他的真相本來就是如此。現今寫文章的人好歹只能利用這種文體，至少不可嫌他雜，最好還希望能夠發揮他的雜，其自

然的限度是以能用漢字寫成爲度。同樣的翻回去說一句，思想之雜亦自有其限度，此即是中國人的立場，過此則爲亂。

國語文的三類

書架上有一部宗月鋤遺著八種，寒夜無事，拏下來繙看。末了一種是歷代名人選例彙鈔二卷，分錄文詩選本例言，卷上有姚鼎古文辭類纂類例和會國藩求闕齋經史百家雜鈔例，臥讀一過，覺得很有意思。古文辭類纂是桐城派的聖書，四十多年前在南京學堂裏的時候，儀徵劉老師爲漢文總教習，叫學生製備這部書，用作圭臬，我們官費生買不起的也只好不買，從同學處却也借了來看過一下。不知怎的對於他的印象還不及古文觀止的好，文章反正差不多，未必辨得出什麼好壞，大抵這還是人的印象的反映，方望溪的刻薄的事後來才知道，當時對我們講義法的人總覺得是一派假道學，不能引起好感，假道學當然只是那時的猜疑，其實客氣總是真的。宗君在類例後面加上小註，也說明云：

「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云，類纂不錄唐順之廣右戰功序，而歸震川壽序錄至四首，未免可疑，出師表仍俗本加前字亦非。吳敏樹與人論文書云，今之稱桐城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自以古文法脈傳之劉海峯，而海峯固受業方望溪者，故其撰類纂一書，遂以方劉續震川，而以震川續八家，明以古今文統係之已也，云云。是其用心所在，人早有以親之矣。」這種辦法本來也並不是姚姬傳發明

的，推究上去當然是韓退之，而韓退之則又是學孟子的，讀過四書的人大概都能記得。明趙夢白著笑贊中有一則云：

「唐朝山人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人數不過五，伏羲神農周公孔子，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其人曰，老先生是一個。乃屈五指曰，不敢。贊曰，殷安自負是大聖人，而唐朝至今無知之者，想是不會裝聖人，若會裝時，即非聖人，亦成個名儒。」趙君是道地的賢人，而對於裝聖人名儒者如此說法，豈不痛哉。姚君也並不是沒有他自己的本領的人，而無端背上去抗了一個方望溪，又加上歸震川與韓退之，倒反弄得自己也爬走不動。比較起來，曾君的經史百家雜鈔要高明得多了。第一，他不裝聖人，要和別人爭什麼文統。第二，他不像別人那樣不敢選經文，書名既列有經史，所鈔每類以六經冠其端，尊經與否可不必論，總之他是懂得經史都是文章的。第三，分類也較合理。類纂分十三類，派裏的人遵奉不敢違，那是當然的，但是我們隔教固然莫名其妙，就是同行的文人也未必贊同。曾君便把他增減為十一類，用在古文上覺得適當，因為分得頗有條理，如刪去贈序類，歸併頌贊箴銘於詞賦之下，附碑誌於傳誌內，都很不錯，所增有敘記典志，意思在於看重史書，但又說明後世古文中不多見，此或出於經世家的意見，與一般論文者自稍有不同耳。

上邊說了些閒話，彷彿是想來議論古文選本的好歹，其實並不是如此，我所覺得有意思的乃是因

了古文的分類而想到我們的國語文的體製。我看雜鈔的十一類中，只有其一論著，其三序跋，其六書牘，其十一雜記，這四類的文章現在我們能夠寫，其餘的便有點困難，實在也是不大有此需要。例如其二詞賦，這就為才力所限，用國語文又難用韻，只好敬謝不敏，其四五詔令奏議，現已不用，其七八哀祭傳誌，雖尚有用處，也總不是人人來得，其九十敘記典志，屬於史事典章，更是專門之事了。歸結起來，我們用現代國語文寫文章，所能做的便只有上面所說的這幾類，比較都是不重要的，難怪看慣正宗的古文的先生們要看不起，說這不過是些小品罷了。這實在也是難怪的。即如論著一類，我雖說是現在可以寫，其實還很有疑問，據雜鈔例說明云：

「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後世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原，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皆是。」這樣說來，現在應當稱作學術論文，或建立理論，或考證發明，非思想家學者不能勝任，我們不是弄哲學政治的人，既然不願學做原道這一路的東西，又寫不出周秦諸子那種作品來，俗語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那麼仔細考索之後大約也就只好斷念，把這一類文章題目暫且擱起。這樣一來，餘下的只有三類了，篇幅不長，內容也不甚嚴正，普通正統文人的集子裏都是不大收的，無論怎麼看法總不免似乎是小品，所以我說是難怪。不過難怪云者乃是寬恕之詞，若是依照道理說來，其錯誤或不通之處還仍是顯然存在也。

所謂小品不知是如何定義。最平常的說法是照佛經原義，詳者爲大品經，略者爲小品。我們不去拉扯唐三藏所取來的大般若經，就只拏維摩詰經過來，與中國的經書相比，便覺得不但孔孟的文章都成了小小品，就是口若懸河的莊生也要愕然失色，決不敢自稱爲大品了。假如不是說量而是說質，以爲凡文不載所謂道，不遵命作時文者，都不合式，那是古已有之的辦法，對於正統正宗的文章乃是異端，不只在其品之大小而已。所以小品的名稱實在很不妥當，以小品罵人者固非，以小品自稱者也是不對，這裏我不能不怪林語堂君在上海辦半月刊時標榜小品文之稍欠斟酌也。我會說我們寫國語文，並無什麼別的大理由，只因寫文章必須求誠與達，所以用的必得是國語，而寫的也只是上邊的這幾類，蓋古文用起來不順手，不容易達出真意思，若是去寫新古各式的時文，又未免不能誠，這就根本上違反了寫文章的本意了。大家豈不願意做出洋洋洒洒的大文章來，不獨自己體面，也可使得人家愛看，可是作文小事，第一不可失信於自己，心口不一，即是妄語，所當切戒，故寫國語文者少寫大品的文章，有時固是實在不能，有時亦是不爲也。說到這裏，我的意思已經講明白了。我們現在用了國語文做工具，想要寫出自己的感想和意見來，其方法是直接對讀者說話，或依據前言加以發揮，或記事物，結果不出上邊說過的幾類，但這樣便是好的，是正當的方向，我們應當一直的走下去。有才力和興趣的人不妨去試試小說戲曲，這是新興的部門，大有發展的餘地，但是在只能寫散文的人，則還只

得走他的這一條道，路是寂寞，荒蕪，而且長，不過這是散文的去路，走下去我相信可走得通。至少要比過去的路程還更有意思，更有希望。

文學史的教訓

中國文學史不知道誰做的最好，朋友們所做的也有好幾冊，看過也都已忘記了，但是在電燈沒有時候，仰臥在床上，偶然想起這裏邊的幾點，和別國的情形來比較看，覺得頗有意思。最顯著的一件是，世界各民族文學發生大抵詩先於文，中國則似乎是例外。詩經是最古的詩歌總集，其中只有商頌五篇，即使不說是周^時宋人所作，也總是武丁以後，距今才三千年，可是尙書中有虞書夏書，至今各存有兩篇，堯典皋陶謨云是虞史伯夷所作，禹貢亦作於虞時，至於甘誓更有年代可稽，當在四千一百五十年前也。皋陶謨之末有舜與皋陶的歌三章，只是簡單的話而長言之，是歌謠在史上的表現，但其成績不好總是實在的。外國的事情假如以古希臘爲例，史詩一類發達最早，即以現存資料而論，成績也很好，訶美洛斯與赫西阿陀斯的四篇長詩，除印度以外可以稱爲世界無比的大作，雖然以時代而論不過只是在中國殷周之際。反復的想起來，中國的尙書仿佛即與史詩相當，不過因爲沒有神話，所以不寫神與英雄的事蹟，却都是關於政治的事，便只是史而非詩，其所以用散文寫的理由或者亦即在此。國風小雅這一部分在希臘也是缺少，及抒情詩人興起，則與中國漢魏以來的情形可以相比，沒有

多大的不同了。講到散文發達之跡，兩國又有很相像之點，這件事覺得很有意義，值得加以注意。希臘散文有兩個源流，即史與哲學，照中國的說法是史與子，再把六經分析來說，書與春秋是史，易禮也就是子了。赫洛陀多斯與鄒屈迭台斯正與馬班相當，梭格拉底與柏拉圖彷彿是孔孟的地位，此外諸子爭鳴，這情形也有點相似，可是奇怪的是中國總顯得老成，不要說太史公，便是左傳國語也已寫得那一手熟練的文章，對於人生又是那麼精通世故，這是希臘的史家之父所未能及的。柏拉圖的文筆固然極好，孟子莊子却也不錯，只是小品居多，未免不及，若是下一輩的亞理士多德這類人，我們實在沒有，東西學術之分歧恐怕即起於此，不得不承認而且感到慚愧。希臘愛智者中間後來又分出來一派所謂智者，以講學授徒爲業，這更促進散文的發達，因爲那時雅典施行一種民主政治，凡是公民都可參與，在市朝須能說話，關於政治之主張，法律之申辯，皆是必要，這種學塾的勢力大見發展，直至後來羅馬時代也還如此，雖然政治的意義漸減，其在文章與思想上的影響却是極大的。我所喜愛的古代文人之一，以希臘文寫作的敘利亞人路吉亞諾斯，便是這種的一位智者，他的好些名篇可以當作這派的代表作，雖然已是二千年前的東西，却還是像新印出來的，簡直是現代通行的隨筆，或是稱他爲雜文也好，因爲文章不很簡短，所以不大好諡之曰小品。中國散文大概因爲他起頭很早，在舜王爺的時候已經寫了不少，經驗多了的緣故吧，左丘明的文筆已是那麼漂亮，戰國策的那些簡直是智者的說

辯的那一路，想見蘇秦張儀之流也會經很下過工夫，不過這裏只留下頭懸梁錐刺股的故事，其教本與窗課等均已不得而知罷了。大約還是如上邊所說，因為態度太老成，思想太一統，以後文章儘管發達，總是向宮廷一路走去，賈太傅上書著論，司馬長卿作賦，目的在於想得官家的一顧，使我們並輩凡人看了覺得喜歡的實在不大有，恐怕直至現今這傳統的作法也還未會變更。漢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雖然也可以綺麗優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釋老，雖然不必歸心那一宗，如陶淵明顏之推等都是好的。古希臘使還不差，除了藥死梭格拉底之外，在思想文字方面總是健全的，這很給予讀古典文學的人以愉快與慰安。但是到了東羅馬時代，尤思帖亞奴斯帝令封閉各學塾，於是希臘文化遂以斷絕，時為中國梁武帝時，而中國則至唐朝韓退之出，也同樣的發生一種變動，史稱其文起八代之衰，實則正統的思想與正宗的文章合而定於一尊，至少散文上受其束縛直至於今未能解脫，其為害於中國者實深且遠矣。儒家是中國的國民思想，其道德政治的主張均以實踐為主，不務空談，其所謂道實只是人之道，人人得而有之，別無什麼神秘的地方，乃韓退之特別作原道，鄭而重之而說明之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其意若曰，於今傳之區區耳。案，此蓋效孟子之嘆，而不知孟子之本為東施之嘆，並不美觀也。孟子的文章我已經覺得有點兒

太鮮甜，有如生荔枝，多吃要發頭風，韓退之則尤其做作，搖頭頓足的作態，如云，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這完全是濫八股腔調，讀之欲嘔，八代的駢文裏何嘗有這樣的爛污泥。平心說來，其實韓退之的詩，如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我也未嘗不喜歡，其散文或有紕繆，何必吹求責備，但是不幸他成爲偶像，將這樣的思想文章作爲後人模範，這以後的十代裏盛行時文的古文，既無意思，亦缺情趣，只是琅琅的好念，如唱皮黃而已，追究起這個責任來，我們對於韓退之實在不能寬恕。羅馬皇帝封閉希臘學堂，以基督教爲正宗，希臘文學從此消沈了，中國散文則自韓退之被定爲道與文之正統以後，也就漸以墮落，這兩者情形很有點相像，所幸的是中國文學尙有復興之望，只要能够擺脫這個束縛，而希臘則長此中絕，即使近代有新文學興趣，也是基督教文化的產物，與以前迥不相同了。

我們說過中國沒有史詩而散文的史發達獨早，與別國的情形不同，這裏似乎頗有意義。沒有神話，或者也是理由之一，此外則我想或者漢文不很適合，亦未可知。詩經裏雖然有賦比興三體，而賦却只是直說，實在還是抒情，便是漢以後的賦也多說理敘景咏物，絕少有記事的。這些消極方面的怕不足做證據，我們可以從譯經中來找材料。印度的史詩是世界著名的，佛經中自然也富有這種分子，最

明顯的如佛所行讚經五卷，佛本行經七卷，漢文譯本用的都是偈體。本來經中短行譯成偈體，原是譯經成法，所以這裏也就沿用，亦未可知，但是假如普通韻文可以適用，這班經師既富信心，復具文才，不會不想利用以增加效力的。再找下去，可以遇見彈詞以及寶卷。彈詞有撰人名氏，現存的大抵都是清朝人所作，寶卷則不署名，我想時代還當更早，其中或者有明朝的作品吧。我們現在且不管他的時代如何，所要說明的只是此乃是一種韻文的故事，雖然夾敘夾唱，有一小部分是說白。其韻文部分的形式有七字成一句，三五字成一句者，有三三四字以三節成一句者，俗名攢十字，均有韻，此與偈語殊異，而詞句俚俗，又與高雅的漢文不同。嘗讀英國古時民間敘事小歌，名曰拔辣特，其句多落套趁韻，却又樸野有風趣，如敘閨中帳鈎云，東邊碰着了冬響，西邊碰着響冬了，彷彿相似。我們提起彈詞，第一聯想到的大抵是天雨花，文人學士一半將嗤笑之，以爲文詞粗俗，一半又或加以許可，則因其或有裨於風化也。實在這兩樣看法都是不對的，我覺得天雨花寫左維明的道學氣最爲可憎，而那種句調却也不無可取，有如老夫人移步出堂前，語固甜俗，但是如欲以韻語敘此一節，風騷詩詞各式既無可用，又不擬作偈，自只有此一法可以對付，亦即謂之最好的寫法可也。史詩或敘事詩的寫法蓋至此而始成功，唯用此形式乃可以漢文叶韻作敘事長篇，此由經驗而得，確實不虛，但或古人不及知，或雅人不願聞，則亦無可奈何，又如或新人欲改作，此事不無可能，只是根本恐不能出此範圍，不

然亦將走入新韻語之一路去耳。不佞非是喜言運命論者，但是因史詩一問題，覺得在語言文字上也有他的能力的限度，其次是國民興趣的厚薄問題，這裏不大好勉強，過度便難得成功。中國敘事詩、五言有孔雀東南飛，那是不能有二之作，七言則長恨歌連昌宮詞之類，只是拔辣特程度，這是讀古詩的公認之事實，要寫更長的長篇就只有彈詞寶卷體而已。寫新史詩的不知有無其人，是否將努力去找出新文體來，但過去的這些事情即使不說教訓也總是很好的參考也。

小說發達的情狀，中國希臘頗有點近似，但在戲曲方面則又截然不同，說來話長，今且不多談，但以關於詩文者為限。現在再就散文說幾句，以為結束。中國散文發達比希臘還早，這在世界文學史上是特殊的事，而且連綿四千年這傳統一直接連着，至少春秋以來的文脈還活着在國文裏，虞夏的文辭則還可以讀懂。希臘文化為基督教所壓倒了，可是他仍從羅馬間接的滲進西歐去，至文藝復興時又顯露出來，法國的蒙田與英國的培根都是這樣的把希臘的散文接種過去，至今成為這兩國文藝的特色之一。西洋文學的新潮流後來重復向着古國流過去，希臘想必也在從新寫獨幕劇與寫實小說，中國在這方面原來較差，自然更當努力，只有雜文在過去很有根柢，其發達特別容易點，雖然英法的隨筆文學至今還未有充分的介紹，可以知道現今散文之興盛其原因大半是內在的，有如草木的根在土裏，外邊只要有日光雨水的刺激，就自然生長起來了。這裏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們說散文發達由於本

來有根柢，這只是說明事實，並非以此自豪，以為是什麼國粹，實在倒是因此我們要十分警戒，不可使現代的新散文再陷入到舊的泥坑裏去，因為他的根長在過去裏邊，極是容易有這危險。我在上邊說過，左丘明那時候已經有那一手熟練的文章，這一面是很佩服的事情，一面也就是毛病，我們即使不像韓退之那麼專講搖頭擺尾的義法，也總容易犯文勝之弊，便是雅達有餘而誠不足，現今寫國語文的略不小心就會這樣的做出新的古文來，此乃是正宗文章的遺傳病，我們所當謹慎者一。其次則是正統思想的遺傳病，韓退之的直系可以不必說了，文學即宣傳之主張在實際上並不比文以載道好，結果都是定於一尊，不過這一尊或有時地之殊異罷了。假如我們根據基督教的宗旨，寫一篇大文攻擊拜物教的迷信，無論在宗教的立場上怎麼有理，我既然以文藝為目的，那麼這篇文章也就只是新原道，沒有著筆之價值。過於熱心的朋友們容易如此空費氣力，心裏不贊成韓退之，却無意的做了他的夥計，此為所當謹慎者之二。中國散文的歷史頗長，這是可喜的事，但因此也有些不利的地方，我們須得自己警惕，庶幾可免，此文學史所給與的教訓，最切要亦最可貴者也。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二日。

十堂筆談

一 小 引

陶淵明所作雜詩之六有句云，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這種經驗大抵各人都會有過，只是沒有人寫出來，而且說的這麼親切。其實這也本來是當然的，年歲有距離，意見也自然不能沒有若干的間隔。王筠教童子法中有一則云：

「桐城人傳其先輩語曰，學生二十歲不狂，沒出息，三十歲猶狂，沒出息。」這兩句話我很喜歡，古人說，狂者進取，少年時代不可無此精神，若如世間所稱的一味的少年老成，有似春行秋令，倒反不是正當的事。照同樣的道理說來壯年老年也各有他當然的實務，須得分頭去做，不要說陶公詩中的五十，就是六七十也罷，反正都還有事該做，沒有可以休息的日子，莊子曰，息我以死，所以唯年壽盡才有休息。但是，說老當益壯，已經到了相當的年紀，却從新納妾成家，固然是不成話，就是跟着青年跑，說時髦話，也可以不必。譬如走路，青年正在出發，壯年爬山過水已走了若干程，老年走

的更多了，這條路是無窮盡的，看看是終於不能走到，但還得走下去。他走了這一輩子，結果恐怕也還是一無所得，他所得的只有關於這路的知識，說沒有用也就沒有用，不過對於這條路上的行人未必全然無用，多少可以做參考，不要聽也別無妨礙。老年人根據自己的經歷，略略講給別人聽，固不能把前途說得怎麼好，有什麼黃金屋或顏如玉，也不至於像火焰山那麼的多魔難，只是就可以供旅行者的參考的地方，想得到時告知一點，這也可說是他們的義務。我們自己有過少年時代，記起來有不少可笑的事，在學堂的六年中總有過一兩回幾乎除了名，那時正是二十前後，照例不免有點狂，不過回想起當時犯過都爲了公，不是私人的名利問題，也還可以說得過去。當時也聽了不少的長者的教訓，也照例如陶公所云掩耳不喜，這其實是無怪，因爲那些教訓大抵就只是誨人詔耳，不聽倒是對的，在此刻還曆之年想起四十年前長老的話，覺得不大有什麼值得記憶，更不必說共鳴了。這樣看來，五十之年也是今昔很有不同，並不是一定到了什麼年齡便總是那麼的想的。一個人自以爲是，本來是難免的，總之不能說是對，現在讓我們希望，我們的意見或者可以比上一代的老輩稍好一點，並不是特別有什麼地方更是聰明了，只是有一種反省，自己從前也有過青年時期，未曾完全忘記，其次是現今因年歲閱歷的關係，有些意見很有改變了，這頗有可供後人參考的地方，但並沒有有一種約束力，叫人非如此不可。因爲根據這個態度說話，說的人雖然覺得他有說的義務，聽的人單祇有聽的權利，不聽

也是隨意，可以免去掩耳之煩，蓋唯有長者恬恬而談，強迫少年人坐而恭聽，那時才有掩耳之必要也。昔馮定遠著家戒二卷，卷首題詞中有云：

「少年性快，老年諄諄之言，非所樂聞，不至頭觸屏風而睡，亦已足矣，無如之何，筆之於書，或冀有時一讀，未必無益也。」馮君寫家戒，說的是這麼明達，我們對青年朋友說話，自然還該客氣，仔細想來，其實與平輩朋友說話也無什麼不同，大抵只是話題有點選擇而已，至於需要誠實坦白本是一樣，說的繁簡或須分別，但是那也祇是論理當如是，却亦不能一定做到也。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十堂自記。

二 漢 字

這個題目本來應該寫作國文國語，但是我的意思很偏重在表現這國文國語的漢字上面，所以這樣的寫了，因而裏面所說的話也就多少有點變動，不能與泛論中國國文國語相同。中國自己原來只有一種文字，上邊不必再加漢這一字的形容，大概自從三百年前滿洲文進來之後，這才二者對立起來，有如滿漢餽餽或滿漢壽材之類，漢文這名稱乃一般通行，至於漢字則是新名詞，却也很適用，所以在就沿用這名稱以表示中國特有的形聲文字。這種文字在藝術文學上有什麼美點，在教育上有什麼缺

點，這些問題暫且不談，因為說來話長，而且容易我田引水，談不出結論來，現今想說的只是爲中國前途着想，這漢字倒很是有用，我們有應當加以重視之必要。這如說是政治的看法，也非始不可，但在今日中國有好些事情，我覺得第一先應用政治的看法去看，他於中國本身於中國廣義的政治上有什么利益，決定其價值，從其他標準看出來的評價，即使更爲客觀更爲科學的，也須得放在其次。即如漢字，在外國人特別是在文化系統不同的異民族，感覺極難學，又或在學習誦讀寫作上，也均比較的不容易，這些或者都是事實也罷，但我們只問這漢字假如對於中國本身是合用的，在政治意味上於中國極有利益，那麼這就行了，上邊所說的諸種缺點都可暫且擱下不論，而且也可以暫不作缺點論。漢字在中國的益處是什麼呢，我從前寫過一篇文章論漢文學的前途，在附記裏說過這一節話：

「中國民族被稱爲一盤散沙，自他均無異辭，但民族間自有繫維存在，反不似歐洲人之易於分裂，此在平日視之或無甚足取，唯亂後思之，正大可珍重。我們翻史書，永樂定都北京，安之若故鄉，數百年燕雲舊俗了不爲梗，又看報章雜誌之記事照相，東至寧古塔，西至烏魯木齊，市街住宅種種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瑣末事項有出於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覽者不禁苦笑。反復一想，此是何物在時間空間中有如是維繫之力，思想文字言語禮俗，如此而已。漢字漢語，其來已遠，近時更有語體文，以漢字寫國語，義務教育未普及，只等特刊物自然流通的結果，現今青年以漢字寫文章者，

無論地理等等距離間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這一件小事實有很大的意義。舊派的人，嘆息話體文流行，古文漸衰微了，新派又覺得還不够白話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滿意，但據我看來，這在文章上正可適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國民思想感情的連絡與一致，我們固不必要褒揚新文學運動之發起人，唯其成績在民國政治上實在比較在文學上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認。」我在這裏再補充幾句，我們最大的希望與要求是中國的統一，這應從文化上建立基礎，文字言語的統一又為其必要條件，中國雖有好些方言系統，而綜合的有國語以總其成，以有極古的傳統的漢字紀錄之，上貫古今，旁及四方，思想禮俗無不通達，文化的統一賴以維持，此極是幸事也。假如沒有這漢字，却用任何拼音文字去寫，中國的普通國語文便無法可以讀懂，勢必須拼寫純粹方言，此在拼寫方面或可滿意，通行地域亦自有限定，其結果即是文字言語之分裂，一方言區域將成爲一小國，中國亦即無形的分裂了。現今的國語與文誠然未爲完善，漢字的使用亦有艱難之點，唯因其有維繫文化的統一之功用，政治上有極大意義，凡現在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應注意予以重視。這個責任首先落在知識階級尤其是青年的身上，大家應當意識的尊重漢字，重要之點約有三端。其一為學術的研究。在大學不必說了，就是在中學也當注意文字學，明瞭漢字形體的大概，不但可爲將來專攻的基本，對於文字構造感到趣味，亦有利於學習文章。其二是適合的書寫。古今雅俗，字體不一，各有所宜，用不得當，即可成爲

別字。須先學得一般通用寫法，以應實用，其俗字簡筆，約定俗成者，亦應知悉，再加以文字學上的若干古字，隨宜用入，以有書卷氣爲度，便不致誤。其三是正確的使用。一個個的漢字，都精細的考慮，照着要說的意思排列下去，有如工女穿珠，要粒粒都有着落，變成整串的東西。世俗敬惜字紙，希望文昌垂佑，蓋出於科舉時代之迷信，殊爲可笑，今特對於祖國文字致其珍重之意，則固是合理的事也。

三 國 文

現代的知識青年關於國文至少要養成這兩種能力，一能讀懂普通的古書，二能寫得出普通的國語文。說到古書，中國的情形與西洋各國頗有不同。西洋的文字是拼音的，三四百年前的書便寫得很不一樣，而且歷史都不遠，除希臘拉丁文外，簡單的說一句，到了十四五世紀有價值的書才出現，現在早已有了翻譯註釋本，所以一般讀者已無讀古書之必要，只有專門學者這才直接去從古文書中採取他的資源。中國則從周朝算起，亦已有三千年，雖然字體漸有改變，却是一直用漢字紀錄，如今說起書來，差不多都是古書，我們要知道一點本國的歷史，思想和文學，須得向這裏邊去尋求。這一大堆的資料，二三千年來多少人的心力所積聚，說雜亂得難利用，好壞都有，也是實在的事，但總之有

這一大堆活的資料，可用是極難得的，在世間未有其比，除了特殊的若干古典之外，只須少少查考，大抵現代人都能讀懂，至少也可通其大意。假如將來文化發達，整理國故的事業努力下去，那些特殊的古典有如尚書內之盤庚等篇，都有精美的翻譯對照本可看，其他古書都經過校訂考證注釋，一般入門及工具書也大略完備，讀者隨處得着幫助，利益自然更大，此刻現在可惜還未能如此，所以青年自己的努力最爲重要。上邊說普通的古書，其範圍也就只是一部分史書，儒家道家的幾種主要著作，文學書類，擇要閱讀而已，只要對於漢字知道愛重，文字方面有一點基本知識，再加上有想知道本國事情及其傳統的熱心，用心讀去，雖無明師亦易自通，並不是怎麼困難的事。至於寫文章，目的在於傳達自己的意思，自然不能使用古文，應當寫國語文，那是不成問題的。這個理由並不在於二者之是非而在於能否。我會說過，我們寫文章是想將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表達出來的，能夠將思想和感情多寫出一分，文章的力量即加增一分，寫出得愈多便愈好。文字乃是一種工具，看那種適用便是好的，本來古文或語體都可以用，這裏的問題是要看我們是否能用，那一種用的合適罷了。我們在書房裏念過十年以上經書的人，勉強寫古文也還來得，可是要想像上邊所說那樣寫出傳達意思的文章，覺得力有未逮，梁任公的論說與林琴南的小說翻譯，總要算是最好的了，我們是寫不成，但同時也不能感覺滿意，至少在現今有別的寫法可用的時候。那麼用白話文麼，這也未必盡然。說寫白話文，便當以白話爲標

準，而現在白話的標準却不一定，可以解作國語，也可以解作方言，不如說是國語，比較的有個準則，大抵可解釋為可用漢字表示的通用白話。他比起方言來或者有些弱點，但他有統一性，可以通行於全中國，正如漢字一樣，我們並非看輕方言與拼音字，實在只是較看重國語與漢字，因為後者對於中國統一工作上更為有用。倘若中國政治統一，文化發達，人人能讀能寫用漢字的國語文，此外更能使用拼音字的方言，那也是很好的事情，鄙人雖老且懶，自己未能再去練習，想寫什麼越語文學，但對於此現象也很高興，那是無可疑的。以上兩節說的都有點舊式亦未可知，但是，所以說的舊的原因如蒙讀者所諒解，則話雖不時新而意不無可取，至少也總是誠實耳。十三日。

四 外 國 語

我覺得現代青年對於外國語的興趣遠不及老前輩的那麼熱烈深厚，這是很可惜的事。所謂老前輩，當然不是鄙人這一輩的人，說的是前清同治光緒時代的人物，以年紀論，到了現在總該有八十上下了吧，他們雖然有大半世生在前朝，但其學術上的功績留在民國的却不少，如今且舉二人為例，有如蔡元培與羅振玉。他們的學業這裏也不必細敘，大家大抵都已知道，我只想說說他們與外國語的關係。據羅君集蓼編所說，光緒戊戌在上海設東文學社，以東文授諸科學，時中國學校無授東文者，入

學者兼，王國維氏即在其中，羅君時年已三十三矣。蔡君傳略中云，戊戌與友人合設一東文學社，學讀和文書，是時年亦三十三歲，及丁未赴柏林，始學習德語，則年四十二。這幾位老先生有了相當的年紀，却是辛辛苦苦的要學外國語，是什麼緣故呢。在那時候，知識階級中間有一種憂慮，怕中國要被外人瓜分，會得亡國滅種，想要找出一條救國的路來，這就是所謂新學，而要理解新學又非懂得外國語不可。這亡國的憂慮與救國的方法在現今的人看來以為何如，那是別一問題，當時却是誠實的相信的，做新學八股的自然也並不是沒有，但有些人總是切實的做去，在學習困難的時代努力去追求，這種精神是很可佩服的。時光荏苒的過去，離開戊戌已有四十六年之久了，外國語的需要加添，學習的機會亦很多，如在中學須習外國語二種，大學又至少加一種，成爲必修的功課，可是學習的興趣却反而減退了。這彷彿有如看報，在五十年前，關心國事的人都覺得非通時務不可，而其唯一方法在於看申報，在東南水鄉的人定得申報展轉送到，大概已在半個月二十天之後，親友好事者又爭相借看，往往一兩月前的報紙還是看得津津有味，到了近時，對於報紙的信仰也漸減退，固然還是人手一張，可是看報的意思已經與以前不同了。這是時勢變遷的關係，或者也是無可如何的事，但總之是可惜的，至少是關於外國語的問題，希望青年再加考慮，多分出一點力氣來從事學習。專靠從外國語去求得新學以救國，這個想法或者是太簡單太舊一點了也未可知，但是爲求知識起見必須多學外國語，這總

是無疑的，大家即使未能十分積極的去，在學校裏必修的這一部分既然有學習的機會，總須得竭力的學，一面完了學校的功課，一面也於自己大有利益。我曾經說過：「我的雜學原來不足為法，有老朋友會批評說這是橫通，但是我想勸現代的青年朋友，有機會多學點外國文，我相信這當是有益無損的。俗語云，開一頭門，多一路風。這本來是勸人謹慎的話，如今借了來說，學一種外國語有如多開一面門窗，可以放進風日，也可以眺望景色，別的不說，總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吧。」上邊的意思是說借了外國語的幫助多讀些書，知識見解益以增進，一般的利益很是不小，若是研究專門學問，外國語自然更是重要，這裏無須多說了。十四日。

五 國 史

國民常識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國史的知識。據學校裏的先生們說，現今學生的本國史的知識却是很缺乏，正是很不幸的事。本來在小學和初中高中，歷史教過三轉，總該記得一個大概了，但是結果似乎並不好，這是什麼緣故呢。或者因為學校太重考試之故吧，聽講的只為應考起見，勉強記憶，等到考過得了分數，便又整個的還給先生了，這也說不定。從前我們在書房裏只念四書五經，讀得爛熟，却是不能理解，史鑑隨意閱看，並不強迫，倒反多少記得，雖然那時所用的只有綱鑑易知錄，通鑑輯

覽這一類的陋書，却也能够使我們知道國史的概要。論語是勉強讀了的，所以到了中年以後，才來尋找論語正義，論語後案諸書，從新想理會他的意義。由此看來，這原因是很簡單的，當作功課做的時候難得發生興趣，課外又沒有資料與機會誘導人去接近史書，說是在學校讀書若干年，而史的知識非常缺乏，那是不足怪的。我們並不說史書是怎麼了不得的寶貝，所以非讀不可，實在只因國民對於本國的歷史須得知道一個概要，深覺得現在這種情形雖然是無怪的，却也是可慮的事，極有救正之必要。有人編成一種適用的簡要的通史，可以當參考書也可以做課外讀物，自然是最好的辦法，不過這件事急切難以希望實現，那麼目下的還是在於青年自己努力，找舊材料來姑且應用。沒有多大時間讀書，或是專心理工方面的人，去找一部比較詳明的，例如呂思勉先生編的本國史，用心看過一遍，大抵也就够了吧，若是文科系統的不必說了，就是別的人，只要有點時間或興趣讀書的，都應當在這方面多用力，獲得國史的知識愈多愈好。這件事似乎也不很難，史學固然是個專門，但如爲求常識而讀史書，却是別一條路，從看小說也可以走得通的。我曾說過，由西游記水滸傳等，漸至三國演義，轉到聊齋志異，這是從白話入文言的徑路。聊齋之後，經過了夜談隨錄一派，一變而轉入閱微草堂筆記，這樣，舊派文言小說的兩派都已經入門，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叢書裏邊去了。小說本來說是稗史，假如看到世說新語，宋瑣語，那已是正史的碎片，讀史的能力與興味亦已養成矣。本來讀古文也一樣

的可以養成讀史的能力，不過我不贊成這樣做，因為一染了史論的習氣，便入了邪道，對於古人往事隨意亂道，不但不能從史書得到什麼益處，反而心粗氣浮，誤事匪淺。假如先有了讀野史的興趣，再看正史，他還守着讀書的正當態度，不想去妄加判斷，只向書中去求得知識，其結果總是無弊的。這種知識，除通史之外還應注意於近代的一部分，據我的意思，宋元至清最爲重要，這一千年中不但內憂外患最多，深刻的顯露出中國的虛弱情形，就是文化思想，不論是好是壞，也是從兩宋起發生轉變，造成現在這狀態的，所以治史學的人或者覺得上古史有許多未開發的地方，值得研究，若是我們則情形不同，所應注重的倒反在於近代。古人以史爲鑑，就是說當作鏡子用，孔子說，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鏡子同樣的可以照美醜，但史鑑的意義漸偏重於鑑戒，這與巴枯寧的話相似，看歷史是教我們不要再這樣，也是很好的意思，不過說到勸戒便須先定善惡是非，又要走到史論一路去，不很妥當，我們的須得是別一種態度，連鑑戒這一層也都擱起，就只簡單的想要知道本國過去的這些事情。我們不先假定知道了有什麼用處，其理由只是有知道之必要，正如一個人有知道他的父親祖父的事情之必要一樣。祖父的長壽未必足爲榮，父親的死於肺病也未必是辱，不過在爲子孫者這不是沒有關係的事，他知道了於生活方針上很有參考的價值，那麼用處到底還是有的。我們看見國史上光榮的事固然很高興，有些掃興的大小事件，看了掃興原是當然，但是也不可不注意，而且或者應該反而多加注意

才是，這有如說到先人的病與死的地方，要知道其事雖在過去多年之前，同家族與同民族的都是一樣，在精神與體質上都有一種微妙的聯繫，最值得我們的深思與反省。奉勸青年讀國史，這意思是極平凡的，只有末了這一節算是個人私見，聊表獻芹之意，芹不足貴，但請承受這裏的一點誠意耳。二十日。

六 博 物

我們說看國史有如查閱先人的行狀和病時的脈案，那麼動植物也够到上說是遠年的老親，總之不是全沒有什麼關係的，只有礦物恐怕有點拉不上罷了。普通性教育的書，要使兒童理解兩性生殖的原理，大抵都是從動植物講起，漸漸的到了人類，不但可以講得明淨而有興趣，實在也是自然的順序。手頭有兩冊西文的小書，其一名曰性是什麼，他先從單細胞的動植說起，隨後一面講到苔類以及顯花植物之生殖，一面接着說過的阿米巴講到水螅，以後是蚯蚓，蛙，雞和狗，末了才是人類。其一名曰小孩是怎麼生的，從風媒花蟲媒花說到魚，雞和狗，以至於人類，文章更是淺明美麗，適於兒童的閱讀，曾見中國譯本，原本的醇雅不免稍有損失。這兩種書都是以博物的資料為性教育之用，再放大了來說，生物學的知識也未始不可以為整個的人生問題研究之參考資料。在好許多年前我會這樣說過，

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做人類的教訓的，只有記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比阿洛支，才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爲的標準。這話似乎說的太簡括一點，但是我至今還是這樣想，覺得知道動植生活的概要，對於了解人生有些問題比較容易，即使只是初中程度的博物知識，如能活用得宜，也就可以應用。分類的一部分看去似不甚重要，但是如論語上所說，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與讀詩有關，青年多認識種種動植物，養成對於自然之愛好，也是好事，於生活復有益，不但可以爲賞識藝文之助。生理生態我想更爲重要，從這裏看出來的生活現象與人類原是根本一致，要想考慮人生的事情便須得於此着手。我在談中國的思想問題中曾說過：

「飲食以求個體之生存，男女以求種族之生存，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進化論者所謂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過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單純的，只要達到生存的目的便不問手段，只要自己能够生存，便不惜危害別個的生存，人則不然，他與生物同樣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覺得單獨不能達到目的，須得與別個聯絡，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隨後又感到別人也與自己同樣的有好惡，設法圓滿的相處。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動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後者乃是人所獨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即此也。」中國國民的中心思想之最高點爲仁，即是此原始的生存道德所發達而成，如不從生物學的立脚地來看，不能了解其意義之深厚。我屢次找機會

勸誘青年朋友留意動物的生活，獲得生物學上的常識，主要的目的就在這裏。其次是希望利用這些知識，去糾正從前流傳下來的倫理化的自然觀。我們只要一翻開書本，自周朝以至清末，前後二千年間，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的，記着好許多怪話，如雀入大海爲蛤，腐草化爲螢，蚯蚓與阜螽爲偶等，又如羔羊跪乳，烏反哺，梟食母等，皆是。第一類只是奇怪罷了，第二類乃很荒謬，二者虛妄不實雖然相同，後者更要不得，歪曲事實，假借名教，尤爲惡性的也。略知動物生態的人，自能明瞭小羊不跪不便吃奶，烏無家庭，無從找尋老烏，梟只吞食小動物，不能啄食母肉，可以不至於上他的當。人禽有別，人類自有倫理，不必通行及於禽獸，此類虛飾無實之詞亟宜清除，以存真相，我們人類不必太爲異物操心，只須自己多多反省，勿過徇私欲，違反自然，多做出禽獸所不爲之事，如奴隸及賣淫制度等，斯已足矣。

七 醫 學

我們希望大家活用關於動植物的知識，還有關於人身生理的一部分未曾說及，現在便想來利用這些知識了。希臘哲人教人要知道你自己，這從那裏知道起呢，自己的這個身子，總是第一應該知道的吧。古人雖有求知之心，而少此機緣，雖然古來胡亂殺人，却沒有學術的解剖，前清道光時王清任想

要明瞭內臟的位置，還只得到叢塚裏去察看，真可以說是苦學了。自從西洋的醫士合信氏給我們譯出全體新論以來，這件事也就不很困難，及至學校開設，生理衛生列入中學課程裏邊，有先生按時講給大家聽，考問得不大記得還要扣分數，這樣的一來，就是想忘記也很有點難了吧。可是雖不忘記，却是不能活用，也是徒然，我們所慮的便是這一點。在學校書本子上得來了好些的新知識，好像是藥材店的許多小抽屜，都一隔隔的收起來，和歷來在家庭社會上得來的更多的舊知識，並排的存着，永不發生關係，隨時分別拿出來應用。所以學過生理學，知道骨骼臟腑構造的人，有時還仍舊相信舊書上所說的話，例如女人比男人要多或是少一根骨頭，古時某人是鎖子骨的，或靜坐煉氣，這氣可以從丹田往上行，向頂上直鑽出去。本來氣這說法在古希臘也是有的，沿至歐洲中世還是如此，因為解剖屍體時發見動脈是空的，以為這是氣的管子，自血液循環說成立，這氣的通路只限定於呼吸系統之內了。中國種種舊說在以前都是當然的，現今青年已經習得確實的新學說，總當來清算一下子，屏除虛妄，擇定一種比較正確的道理，以便有所遵循，勿再模稜兩可才是。再進一步來說，大家既然有了這些知識，關於醫學也該有一種了解，即使不想醫病，總當具有關於病與藥與菌的常識，對於醫學的尊重之意。我會這樣說過，醫療或是生物的本能，如大貓之自舐其創是也，但其發達為活人之術，無論是用法術或方劑，總之是人類文化之一特色，雖然與槌刃同是發明，而意義迥殊，中國稱蚩尤作五兵

，而神農嘗藥辨性，爲人皇，可以見矣。醫學史上所記便多是這些仁人之用心，不過大小稍有不同，我看了常不禁感嘆，覺得假如人類想要找一點足以自誇的文明證據，大約只可求之於這方面吧。我最佩服巴斯德於德法戰爭中間從啤酒裏研究出了微菌的傳染，這影響於人類福利者不知既極，外科傷科產科因了消毒的完成，內科因了預防抗毒的發達，一年中不知道要救助了多少人命，這個功德恐怕近世的帝王將相中沒有人能及。有西洋醫生說，人類的敵人只是微菌，須得大家聯合起來殲滅他才好。這話是很不錯的，所以我拿了來轉送給本國青年。在七百年前有張從正寫了醫書十五卷，名曰儒門事親，意思是說事親者當知醫，此書應當一讀。其實這豈只是事親，對於自己及家屬以至社會，醫與藥的常識也都是必要，學校裏沒有習得的機會，只好自己去找，本國和外國文的都可應用。中國古時醫學也會發達過，可以與希臘羅馬相比，可是到了近代便已中絕，即使舊說流傳，而無法與現今之生理病理以及微菌學相連接，鄙人不懂玄學，聽之茫然，故在醫學一方面，對於國粹了無留戀，所希望大家獲得者乃是現代醫學的知識，若是醫者意也一派的故事只是筆記的資料，我看了好些葉天士薛生白的傳說，覺得倒很有趣，却是都不相信也。二十四日。

八 佛 經

在這個時候，假如勸青年來唸佛經，不但人家要罵，就是說話的自己也覺得不大妥當。不過我這裏所說的是讀佛經，並不是唸佛誦經，當然沒有什麼問題，因為經固然是教中的聖典，同時也是一部書，我們把他當作書來看看，這也會於我們很有益的。舊約是猶太教基督教各派的聖書，我們無緣的人似乎可以不必看的了，可是也並不然。卷頭創世記裏說上帝創造天地，有云：

「上帝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這一節話如說他是事實，大概有科學常識的人未必承認，但是我們當作傳說看時，這却很有意思，文章也寫得不錯。中國講盤古的故事，彷彿是拿着斧鑿在開礦，還有女媧煉石補天的事，無論怎麼聽總只像童話，但因此也就令人捨不得，所以雖然摺紳先生難言之，却總是留傳着，有人愛聽，也有人不厭重複的說。佛經裏的故事也正是如此，他比舊約更少宗教氣味，比中國的講得更好，更多文學趣味，我勸人可以讀點佛經，就是爲這個緣故。中國文人著作，據私見說來，唐以前的其文章思想都有本色，其氣象多可喜，自宋以後便覺得不佳，雖然別有其他好處亦不能抹煞。總之我對於兩晉六朝人的作品很有點兒喜歡，只是這一段落三百年間著作不算多，那麼把佛經的一部分歸到裏邊去，可以熱鬧不少，也是合理的事。我曾讚揚這些譯文，多有文情俱勝者，鳩摩羅什爲最

著，那種駢散合用的文體當然是因新的需要而興起的，但是恰好的利用舊文字能力去表出新意思，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一種成就。至於經中所有的思想，當然是佛教精神，一眼看去這是外來的宗教，和我們沒甚關係，但是離開凡人所不易領解的甚深義諦，只看取大乘菩薩救世濟人的弘願景行，覺得其偉大處與儒家所說的堯禹稷的精神根本相同，讀了令人感激，其力量似乎比經書還要大些。六度集經中云：

「衆生擾擾，其苦無量，吾當爲地。爲旱作潤，爲濕作筏。飢食渴漿，寒衣熱涼。爲病作醫，爲冥作光。若有濁世顛到之時，吾當於中作佛，度彼衆生矣。」此處說理而能與美和合在一起，說得那麼好，真是難得。又有把意思寄託在故事裏的，雖是容易墮入勸戒的窠臼，却也是寫得質樸而美，只覺得可喜，即或重複類似，亦不生厭，有如讀唐以前的志怪，唐代的傳奇文只有少數可以相比。這一類書本來不少，不過長篇或是全體用偈時也不大相宜，大抵以百喻經一類的譬喻經，雜寶藏經，賢愚因緣經，六度集經等爲最適於翻讀，我也未能保證看了一定有什麼益處，總之比讀禪理初所謂愚儒的愚書要好得多。根據個人的經驗來說，在四十年前讀了菩薩投身餉餓虎經，至今還時時想起，不會忘記。從前雜覽的時候，曾讀柏拉圖記梭格拉底之死，忒洛亞的女人們的悲劇，以及近代人的有些著作，經過類似的感動有好些回，可是這一次總是特別的深而且久，却又是平靜的，不是興奮而是近於安

慰的一種影響。這是宗教文學的力量吧，雖然我是不懂宗教的。我記起投身餓虎經來的時候，往往連帶想到中山狼傳。這傳不著撰人名氏，我在程氏墨苑中見到，題宋謝枋得，又見八公游戲叢談中題唐姚合，恐怕都是假託，只是文章却寫得有意思。看了這篇文章不會得安慰，但也是很有用的，這與上邊的經正是兩面，我們連在一處想起來，有如服下一帖配搭好的藥，雖苦而或利於病也。二十九日。

九 風土志

中國舊書史部地理類中有雜記一門，性質很是特別，本是史的資料，却很多文藝的興味，雖是小冊居多，一直爲文人所愛讀，流傳比較的廣。我想這於現代青年也不是沒有益處的，頗想勸大家找一點當課外讀物去看也好。這一類書裏所記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蹟傳說，物產風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寫得好一點，自然更引人入勝，而且因爲說的是一地方的事，內容固易於有統一，更令讀者感覺對於鄉土之愛，這是讀大部的地理書時所沒有的。大約在三四十年前，中國曾經提唱過鄉土志，還編成幾種教本，要在中小學校講授，養成愛鄉心以爲愛國的基本，這個意思是很好的，只可惜同別的好些新意思一樣，不久就漸漸消滅，沒有留下一點兒成績。新的鄉土志將來讓我們希望再有一天

會得復興起來，從新編纂出好書來，現在暫且利用一部分舊書，姑且稱爲風土志零本，小學無可如何，請中學以上的青年隨意看看，也是好的。我的本意實在是想引誘他們，是的，我老實的說引誘，進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這冷僻的小路上稍爲增加幾個行人。專門弄史地的人不必說，我們不敢去勞駕，假如另外有人，對於中國人的過去與將來頗爲關心，便想請他把史學的興趣放到低的廣的方面來，從讀雜書的時候起離開了廊廟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漸與田夫野老相接觸，從事於國民生活之史的研究，雖是寂寞的學問，却於中國有重大的意義。這種研究須有切實的訓練，還是日後的話，我們現在只是說起頭的預備，有如起講寫下且夫二字，不過表示其有此意思而已。再說古來地理雜記，我覺得他好，就是材料好，意思好，或是文章好的，大約有這幾類，都可以看得。其一是記一地方的風物的。單就古代來說，晉之南方草木狀，唐之北戶錄與嶺表錄異，向來爲世所珍重。中國博物之學不發達，農醫二家門戶各別，士大夫知道一點自然物差不多就只靠這些，此外還有詩經楚辭爾雅的名物箋注而已。其二是關於前代的。因爲在變亂之後，舉目有山河之異，著者大都是逸民遺老，追懷昔年風景，自不禁感慨係之，其文章中既含有感情分子，追逐過去的夢影，鄙事俚語悉不忍含棄，又其人率有豪氣，大胆的抒寫，所以讀者自然爲之感動傾倒。宋之夢華夢梁二錄，明之如夢錄，陶菴夢憶，都是好例。其一是專講本地的。這本來可以同第一類併算，不過有這一點差別，前者所記多係異地

，彷彿用了驚異的眼來看，有點異域趣味，後者則是對於故鄉或是第二故鄉的留戀，重在懷舊而非知新。我們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來說吧。燕雲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記錄，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沒有什麼留存，所以我們的話也只好從明朝說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歡的一部書，即使後來有日下舊聞等，博雅精密可以超過，却總是參考的類書，沒有景物略的那種文藝價值。清末的書有天咫偶聞與燕京歲時記，也都是好的。民國以後出版的有枝巢子的舊京瑣記，我也覺得很好，只可惜寫得太少耳。近來有一部英文書，由式場博士譯成日文，題曰北京的市民，上下兩冊，承他送給我一部，雖是元來為西洋人而寫，敘述北京歲時風俗婚喪禮節，很有趣味，自繪插圖亦頗脫俗。我求得原本只有下冊，原名曰吳的閱歷，羅信耀著，可惜沒有漢文本，不然倒也是好書，比古書還更有趣些。我寫筆談總想不要太主觀，不知道能否做到，這回却是自己明白，不免有多少私見。古人曾說，有鄉下老吃芹菜覺得很美，想去獻給貴人，貴人放到口裏去只覺得辣椒的，我所做的有點相像也未可知。但是水芹菜現在吃的人很多，因此不妨引以自慰，我的芹菜將來也會有人要吃的吧。

十 夢

我如要來談夢，手邊倒也有些好材料，如張伯起的夢占類考，晒書堂本夢書，藹理斯的夢之世界

，拉克列夫的夢史等，可以够用。但是現在來講這些東西，有什麼用處呢。這裏所謂夢實在只是說的希望，雖然推究下去希望也就是一種夢。案佛書上說，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夢，二先見夢，三天人夢，四想夢。西洋十六世紀時學者也分夢爲三種，一自然的，即四大不和夢，二心意的，即先見夢，三神與鬼的，即天人及想夢。現代大抵只分兩類，一再現的，或云心意的，一表現的，或云感覺的。其實表現的夢裏即包括四大不和夢，如善見律云，眠時夢見山崩，或飛騰虛空，或見虎狼獅子賊逐，此是四大不和夢，虛而不實。先見夢據解說云，或晝日見，夜則夢見，此亦不實，則是再現的夢也。天人示現善惡的天人夢，示現福德罪障的想夢，現在已經不再計算，但是再現的夢裏有一部分是象徵的，心理分析學派特別看重，稱曰滿願的夢，以爲人有密願野望，爲世間禮法所制，不能實現，乃於夢中求得滿足，如分析而求得其故，於精神治療大有用處。此係專門之事，唯如所說其意亦頗可喜，我說希望也就是一種夢，就此我田引水，很是便利。不過希望的運命很不大好，世人對於夢倒頗信賴，古今來不斷的加以占釋，希望則大家多以爲是很渺茫的。希臘傳說裏有班陀拉的故事，說天帝命鍛冶神造一女人，衆神各贈以美艷，工巧，媚惑與狡獪，名曰班陀拉，意云衆賜，給厄比美透斯爲妻，攜有一匣，囑勿啓視，班陀拉好奇，竊發視之，一切罪惡疾病悉皆飛出，從此人間無復安寧，唯希望則尙閉存匣底云。希望既然不會飛出來，那麼在人間明明沒有此物，傳述這故事的人不但是所謂憎

女家，亦由此可知是一個悲觀論者，大概這二者是相連的也未可知。但是仔細想來，悲觀也只是論而已，假如真是悲觀，這論亦何必有，他更無須論矣。俗說云，有愚夫賣油炸鬼，妻教之曰，二文一條，如有人給三文兩條者，可應之曰，如此不如自吃，切勿售與。愚夫如教，却隨即自吃訖，終於一條未賣，空手而回，妻見驚詫，叱之曰，你心裏想着什麼，答曰，我現在想喝一碗茶。這只是一個笑話，可知希望總是永存的，因為愚夫的想頭也就本來是希望也。說到這裏，我們希望把自己的想頭來整理一下，庶幾較為合理，弗為世人所笑。吃油炸鬼後喝茶，我們也是應當想的，不過這是小問題，只關係自身的，此外還該有大一點的希望值得考慮。清末學者焦理堂述其父訓詞云，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這話說得很好，自身的即是小我的生與生生固是重要，國家民族更是託命的本根，此大我的生與生生尤其應當看重，不必多說道理，只以生物的原則來說也是極明瞭的事。現代青年對於中國所抱的希望當然是很大而熱烈，不過意氣阻喪的也未必沒有，所以贅說一句，我們無論如何對於國家民族必須抱有大的希望。在這亂世有什麼事能做本來是問題，或者一無所成也說不定，但匣子裏的希望不可拋棄，至少總要守住中國人的立場。昔人云，大夢誰先覺。如上邊所說大的希望即是大夢，我願誰都無有覺時，若是關於一己的小夢，則或善或惡無多關係，即付之不論可已。民國三十三年，除夕。

苦茶庵打油詩

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我偶然寫了兩首打油詩，被林語堂先生拿去在人間世上發表，硬說是五十自壽，朋友們覺得這倒好嬉子，有好些人寄和詩來，其手寫了直接寄在我這裏的一部分至今都還保存着。如今計算起來已是十個年頭荏苒的過去了，從書箱的抽屜裏把這些手蹟從新拿出來看，其中有幾位朋友如劉半農、錢玄同、蔡子民諸先生現今都不在，半農就在那一年的秋間去世，根據十年樹木的例，墓木當已成抱了，時移世變，想起來真有隔生之感。有友人問，今年再來寫他兩首麼。鄙人聽了甚爲惶悚，唯有採取作揖主義，連稱不敢。爲什麼呢？當年那兩首詩發表之後，在南方引起了不少的是非口舌，鬧嚷嚷的一陣，不久也就過去了，似乎沒甚妨害，但是撥草尋蛇，自取煩惱，本已多事，況且衆口燦金，無實的毀謗看似無關重要，世間有些重大的事件往往由此發生，不是可以輕看的事情。鄙人年歲徒增，修養不足，無菩薩投身飼狼之決心，日在戒懼，猶恐難免窺伺，更何敢妄作文詩，自蹈覆轍，此其一。以前所寫的詩本非自壽，唯在那時所作，亦尙不妨移用，此次若故意去做，不但賦得難寫得好，而且也未免肉麻了。還有一層，五十歲是實在的，六十歲則現在可以不是這樣算。

，即是沒有這麼一回事。寒齋有一塊壽山石印章，朱文九字云「知堂五十五以後所作」，邊款云庚辰禹民，係民國二十九年託金彝齋君所刻。大家知道和尚有所謂僧臘者，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計算他做和尚的年歲，在家時期的一部分拋去不計，假如在二十一歲時出家，到了五十歲則稱曰僧臘三十。五十五歲以後也便是我的僧臘，從那一年即民國二十八年算起，到現在才有六年，若是六十歲，那豈不是該是民國八十八年麼。六十自壽詩如要做的話，也就應該等到那時候才對，現在還早得很呢，此其二。

以上把現今不寫打油詩的話說完了，但是在這以前，別的打油詩也並不是不寫。這裏不妨抄錄一部分出來。這都是在事變以後所寫的。照年代說來，自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十月，最近一年間並沒有著作。我自稱打油詩，表示不敢以舊詩自居，自然更不敢稱是詩人，同樣地找看自己的白話詩也不算新詩，只是別一種形式的文章，表現當時的情意，與普通散文沒有什麼不同。因此名稱雖然是打油詩，內容却並不是遊戲，文字似乎詼諧，意思原甚正經，這正如寒山子詩，他是一種通俗的偈，其用意本與許多造作伽陀的尊者別無不同，只在形式上所用乃是別一手法耳。我所寫的東西，無論怎麼努力想專談或多談風月，可是結果是大部分還都有道德的意義，這裏的打油詩也自不能免，我引寒山禪師爲比，非敢攀高，亦只取其多少相近，此外自然還有一位邵康節在，不過他是道學大賢

，不好拉扯，故不佞寧願與二氏爲伍，庶可稍免指摘焉。打油詩只錄絕句，雖有三四首律詩，字數加倍，疵累自亦較多，不如藏拙爲愈，今所錄凡二十四首。

其一至二

燕山柳色太淒迷，話到家園一淚垂，長向行人供炒栗，傷心最是李和兒。一月前食炒栗，憶「老學庵筆記」中李和兒事，偶作絕句，已忘之矣，今日忽記起，因即錄出，時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

冢祭年年總是虛，乃翁心願竟何如。故園未毀不歸去，怕出偏門過魯墟。二十日後再作一絕，懷吾鄉放翁也。先祖妣孫太君家在偏門外，與快閣比鄰，蔣太君家魯墟，即放翁詩所云輕帆過魯墟者是也。

其二至六

粥飯鐘魚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隨緣。有時擲鉢飛空去，東郭門頭看月圓。廿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作。

禹跡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以下三首均廿一日作。匏瓜厂主人承賜和詩，末一聯云，斜陽流水千卿事，未免人間太有情。匏瓜厂指點得很不錯。但如致廢名信中說過，覺得有此悵惘，故對於人間世未能忍置，此雖亦是一種苦，目下却尚不忍即捨去也。己卯秋日和六松老人韻七律末二句云，高歌未必能當哭，夜色蒼涼未忍眠。亦只是此意，和韻難恰好，今不具錄。

禪牀溜下無情思，正是沉陰欲雪天。買得一條油炸鬼，惜無白粥下微鹽。不是淵明乞食時，但稱陀佛省言辭。攜歸白酒私牛肉，醉倒村邊土地祠。古有游仙詩，多言道教，此殆是游方僧詩乎，比丘本是乞士，亦或有神通也。戊寅冬至雪夜記。案，廿八年元日遇刺客，或云擲鉢詩幾成讖語，古來這種偶然的事蓋多有之，無怪筆記上不乏材料也。

其七至八

橙皮權當屠蘇酒，贏得衰顏一霎紅，我醉欲眠眠未得，兒啼婦語鬧哄哄。廿八年一月八日作。但思忍過事堪喜，回首冤親一惘然。飽喫苦茶辨餘味，代言覓得杜樊川。十四日作。此二詩均爲元日事而作，忍過事堪喜係杜牧之句，偶從「困學紀聞」中見到，覺得很有意思，廿三年秋天在日

本片瀨製一小花瓶，手題此句爲紀念，至今尙放在書架子上。

其九至十

廿年不見開元寺，寂寞荒場總一般，惟念水澄橋下路，骨灰瓦屑最難看。

日中偶作寒山夢，夢見寒山喝一聲，居士若知翻著襪，老僧何處作營生。 廿九年十二月七日作

。翻著襪，王梵志詩語，見山谷題跋。

其十一至十二

烏鵲呼號繞樹飛，天河暗淡小星稀，不須更讀枝巢記，如此秋光已可悲。

一水盈盈不得渡，耕牛立瘦布機停。劇憐下界痴兒女，篤篤香花拜二星。 三十年七夕作。

其十三

河水陰寒酒味酸，鄉居那得有清歡，開門偶共鄰翁話，窺見菴中黑一團。 十二月三十日燈下

作。

其十四

年年乞巧徒成拙，烏鵲填橋事大難，猶是世尊悲憫意，不如市井鬧盂蘭。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作。

其十五至十六

野老生涯是種園，閑銜烟管立黃昏，豆花未落瓜生蔓，悵望山南大水雲。夏中南方赤雲彌漫，主有水患，稱曰大水雲。

其十七

大風吹倒墳頭樹，杉葉松毛着地鋪。惆悵跳山山下路，秋光還似舊時無。十月三十日所作。

生小東南學放牛，水邊林下任嬉游，廿年關在書房裏，欲看山光不自由。十二月十四日作。

其十八至二十一

多謝石家豆腐羹，得嘗雨味慰離情。吾鄉亦有似家菜，禹廟開時歸未成。三十二年四月十日
蘇州游靈岩山，在太瀆午飯，石家飯店主人索題，爲書此二十八字，壁間有于右任句云，多謝石家肥肺湯，故傲之也。

我是山中老比丘，偶來城市作句留，忽聞一聲劈破玉，漫對明燈搔白頭。十一日晚在蘇州聽歌作。

一住金陵逾十日，笑談鋪啜破工夫，疲車羸馬招搖過，爲喫乾絲到後湖。十四日友人邀游玄武湖作。

脫帽出城下船去，逆流投篙意何如。詩人未是忘機客，驚起湖中水活盧。水活盧，越中俗語，船娘云水胡盧，即鸕鶿是也。以上二首均作於十六日夜車中。

其二二至二四

山居亦自多佳趣，山色蒼茫山月高，掩卷閉門無一事，支頤獨自聽狼嗥。
澗中流水響澌澌，負手循行有所思，終是水鄉餘習在，關心唯獨賀家池。
鎖日關門聽草長，有時臨水羨魚游，朝來扶杖入城市，但見居人相向愁。十月四日晨作。

這些以詩論當然全不成，但裏邊的意思總是確實的，所以如只取其述懷，當作文章看，亦未始不可，祇是意少隱曲而已。我的打油詩本來寫的很是拙直，只要第一不當他作遊戲話，意思極容易看得出，大約就只有憂與懼耳。孔子說，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吾儕小人誠不足與語仁勇，唯憂生惘亂，正是人情之常，而能懼思之人亦復為君子所取，然則知憂懼或與知慚愧相類，未始非人生入德之門乎。從前讀過詩經，大半都已忘記了，但是記起幾篇來，覺得古時詩人何其那麼哀傷，每讀一過令人不歡。如王風黍離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其心理狀態則云中心搖搖，終乃如醉以至如噎。又鬼爰云，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吽。小序說明原委，則云君子不樂其生。幸哉我們尙得止於憂懼，這裏總還有一點希望，若到了哀傷則一切已完了矣。大抵憂懼的分子在我的詩文裏由來已久，最好的例是那篇「小河」，民國八年所作的新詩，可以與二十年後的打油詩做一個對照。這是民八的一月廿四日所作，登載在「新青年」上，共有五十七行，當時覺得有點別致，頗引起好些注意。或者在形式上可以說，擺脫了詩詞歌賦的規律，完全用語體散文來寫，這是一種新表現，誇張的話只能說到這裏為止，至於內容那實在是很舊的，假如說明了的時候，簡直可以說這是新詩人所大抵不屑為的，一句話就是那種古老的憂懼。這本是中國舊詩人的傳統，不過他們不幸多是事後的哀傷，我們還算好一點的是將來的憂慮，其次是形式也就不是直接

的，而用了譬喻，其實外國民歌中很多這種方式，便是在中國，「中山狼傳」裏的老牛老樹也都說話，所以說到底連形式也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鄙人是中國東南水鄉的人民，對於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題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法國路易十四云，朕等之後有洪水來。其一戒懼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煬，但二者的話其歸趨則一，是一樣的可怕。把這類的思想裝到詩裏去，是做不好詩來的，但這是我誠懇的意思，所以隨時得有機會便想發表，自「小河」起，中間經過好些文詩，以至「中國的思想問題」，前後二十餘年，就只是這兩句話，今昔讀者或者不接頭亦未可知，自己則很是清楚，深知老調無變化，令人厭聞，唯不可不說實話耳。打油詩本不足道，今又爲此而有此一番說明，殊有唐喪時日之感，故亦不多贅矣。民國甲申，九月十日。

文壇之外

近二十年來常站在文壇之外，這在我自己覺得是很有幸的事。其實當初也曾有過一個時期，會以文人自居，妄想做什麼文學運動，域外小說集的時代不必說了，民國十一年一月寫自己的園地那篇文章，裏面便明說，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文學研究會成立，我也是發起人之一，那篇宣言是大家委託我起草的，會登在新青年八卷五號上，所以我至今保留着。宣言共分二點，除聯絡感情與增進知識外，其第三項云：

「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爲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不但成爲普通的一個文學會，還是著作同業的聯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堅固。這雖然是將來的事，但也正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希望。」這個工會的主張在當時發起人雖然都贊成，却是終於不能實行，所以文學研究會前後活動了十年，也只是像平常一個文學團體那麼活動，未能另外有什麼成就。這大約也是無怪的，一個團體成立，差不多就是

安上一根門檻，有主義的固然分出了派別，不然也總有彼我之別，再求聯合不大容易。我在文學研究會裏什麼事都沒有做，只是把翻譯的短篇小說從前登在新青年的分出來送到小說月報去，始終沒有能夠創作或有什麼主張，在該會存在時我仍是會員，但是自己是文人的自信却早已消滅，這就是說文學店已經關門了。我曾說以看書代吸紙煙，寫文章或者可以說以代喝酒吧，我用了這個態度繼續寫文章，完全以白了自居，至少也是票友，異於身列樂籍，當可免於被人當作戲子了吧。可是說也奇怪，世間一切職業都可以歇業，譬如車夫不再拉車，堂倌出了飯館，身分隨即變更，別無什麼問題，唯有文人似乎是例外，即使自己早經廢業，社會上却不承認，不肯把他放免。有友人戲笑說，文人做過文章，便是已經有案，不能再撤消的了。這樣說來，文人與小偷一樣，固然已够苦惱了，其實前科一犯並名列黑表，只要安分下去也可無事，歇業不得的文人其情形倒是像吾鄉的墮貧，日本舊有穢多亦是同類，解放之後仍舊是新平民，欲求爲凡人而不可得，可謂不幸矣。鄙人頗想建謬，請內政部批准此項文人歇業呈報，准予放免，雖未能算作仁政，但於人民有利，也總可以說是惠政之一吧。

我在文壇之外蹲着，寫我自己的文章，認爲與世無爭，可以相安無事，可是實際上未必能够如此，這又使我很覺得爲難了。據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我有一種意見想起來與時代很有點不相容，這便是我的二不主義，即是一不想做嘍囉，二不想做頭目。雖然我自己標榜是儒家，實在這種態度乃是道家

的，不過不能澈底的退讓，仍是不能免於發生衝突。因為文壇上很是奇怪，他有時不肯讓你怎麼樣，譬如不許可不做嘍囉，這還是可以了解的，但是還有時候並不許可不做頭目。假如澈底的退讓，一個人完全離開了文化界，純粹的經商或做官，那麼這自然就罷了，但是不容易這樣辦，結果便要招來種種的攻擊。遇見過這種事情的人大約不很少，我也就是其一。平常應付的辦法大概只是這兩種，強者予以抵抗，弱者出於辯解。可是在我既不能強也不能弱，只好用第三種法子，即是不理會，這與二不主義都是道家的作風，在應付上不能說沒有效用，但於自己不利也還是一樣，因為更增加人家的不喜歡。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對於別人的攻擊予以抵抗，也即是反攻，那是很要用力氣的，而且計算起來還是利少害多，所以我不想這樣做。第一，人家攻擊過來，你如慌忙應接，便顯得攻擊發生了效力，他們看了覺得高興。其次，反攻時說許多話，未必句句有力，却都是對方的材料，可以斷章取義或強辭奪理的拿去應用，反而近於竇盜糧了。只有不理會才可以沒有這兩種弊病，而且如不給與新資料，攻擊也不容易繼續，假如老是那一套話，這便會顯露出弱點來，如非論據薄弱便是動機不純，不足以惑人聽聞了。這些抵抗的方法，無論是積極的反攻或是消極的沉默，只要繼續下去，都可以應付攻擊，使之停止，可是這停止往往不是真的停止而是一種轉換，剿如不成則改用撫，拘如不行則改用請。單祇是不肯做嘍囉的人這樣也就沒有話了，被人請去做個小頭目也還沒啥，這一場爭鬥成了和

棋，可以就此了結，假如頭目也不願意做，那麼不能這樣就算，招撫不成之後，又繼以攻剿，周而復始，大有四日兩頭發瘧子之概矣。辯解呢怎麼樣，這也沒有什麼用處。我曾經說過，有些小事情被人誤解，解說一下似乎可以明白，但是事情或者排解得了，辯解總難說得好看。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同時須得說別人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密的事來做材料和證佐，這却是容易說得好，或是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儉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所得不償所失麼。有人覺得被誤解以至被損害侮辱都還不在乎，只不願說話得寬恕而不免於俗惡，這樣情形也往往有之，即如我也就是這樣想的。至於本非誤解而要這樣說了做攻擊的資料，那是成心如此做，說明更沒有用，或者愈說愈糟也未可知。相傳倪雲林爲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答曰，一說便俗。這是最爲明達的辦法。遇見上述的攻擊而應以辯解，實只是降服的初步，而且弄得更不好看，有如老百姓碰見瘟官，於打板子之先白叫上許多青天大老爺，難免爲皂隸們所竊笑也。

這樣說來，那麼我是主張極端的忍耐的了，這也不盡然。在遇狼的故事那篇文章中我曾說過：

「模糊普通寫作馬虎，有做事敷衍之意，不算是好話，但如郝蘭皋所說是對於人家不甚計較，覺得也是省事之一法，頗表示贊成，雖然實行不易，不能像郝君的那麼道地。大抵這只有三種辦法。一是法家的，這是絕不模糊。二是道家的，他是模糊到底，心裏自然是很明白的。三是儒家的，他也模

糊，却有個限度，彷彿是道家的帽，法家的鞋，可以說是中庸，也可以說是不澈底。我照例是不能澈底的人，所以至多也只能學到這個地位。前幾天同來客談起，我比喻說，這裏有一堵矮牆，有人想瞧牆外的景致，對我說，勞駕你肩上讓我站一站，我諒解他的欲望，假如脫下皮鞋的話，讓他一站也無什麼不可以的。但是，若是連鞋要踏到頭頂上去，那可是受不了，只得謹謝不敏了。不過這樣並不怎麼容易，至少也總比兩極端的做法為難，因為這裏需要一個限度的酌量，而且前後又恰是那兩極端的一部分，結果是自訂麻煩，不及澈底者的簡單干淨。而且，定限度尚易，守限度更難。你希望人家守限制，必須相信性善說才行，這在儒家自然是不成問題，但在對方未必如此，凡是想站到別人肩上去看牆外，自以為比牆還高的了，豈能尊重你中庸的限度，不再想踏上頭頂去呢。那時你再發極，把他硬拉下去，結局還是弄到打架。仔細想起來，到底是失敗，儒家可為而不可為，蓋如此也。」鄰人少時學讀佛書，最初得菩薩投身餉餓虎經，文情俱勝，大受感動，近日重翻六度集經，亦反復數過，低徊不能去。其卷五忍辱度無極第三之首節云：

「忍度無極者，厥則云何。菩薩深惟衆生識神，以癡自來，真高自大，常欲勝彼。官爵國土，六情之好，已欲專焉。若睹彼有，愚即貧嫉。貪嫉處內，瞋毒外施。施不覺止，其為狂醉，長處盲冥矣。展轉五道，太山燒煮，餓鬼畜生，積苦無量。菩薩覺之即自誓曰，吾寧就湯火之酷，菹醢之患，終

不毒毒加於衆生也。」佛教這種懷忍行慈的偉大精神我極是佩服，但是凡人怎麼能做得到。其次是中國君子的忍辱，比較的好辦，適宜的例可以舉出宋朝的富弼來。公少時，人有罵者，或告之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姓名，豈罵他人耶。公曰，恐同姓名者。據宋宗元在巾經纂的註中說，清婁東顧織簾居鄉里，和易接物，亦曾有同樣的事，可見這個辦法還不很難。我說過這是道家的做法，與佛教很不相同，他的根本態度可以說還方貢高自大，不屑和這一般人平等較量，所以澈底的容忍，如套成語來說大傲若謙，實在也可說得。我平常也多少想學點謙虛，可是總還不能得到這個地步。普通不相干的人無論怎麼的說可以不計較，若是特別情理難容的，有如世間相傳所謂中山狼的那種事情，就有點看不過去，覺得彷彿是泥鞋踏頂的樣子，至少是超過了可恕的限度了。這時候不免要得對狼不敬一下，於是想學君子的前功盡棄，有如煉丹的爐因了凡心一動而遂即崩壞，這是道力不足的結果，雖是懊悔也沒有用處的。可是仔細想來，這也沒有什麼大的錯。菩薩固然自己願意投身給餓着的母子老虎去喫，却不會聽說像東郭先生似的爲狼所逼，而終於讓這畜生吞了下去。還有一說，昔孫叔敖殺兩頭蛇埋之，恐後人復見，世以爲陰德，今如告人以狼所在，俾可遠避，縱未可與敖並論，豈非亦是有益於人之一小善乎。鄙人本來站在文壇之外，但如借給人家一肩，亦有窺望壇牆之可能，所以有過那麼一回糾纏，可謂煩惱自取，以後當深自警戒，對於文學與壇坵努力敬遠，多點頭，少說話。

，學說今天天氣哈哈，遇狼之患其可免乎。

上邊說的都是過去的一點麻煩事情，現在事過青遷，也不過只當作故事談罷了。要省事最好是少說話，本是正當辦法，但是在我恐怕有點不容易實行，所以這難免祇是理想的話，所可能的是雖說話而守住文壇之外的立場，弊害自然也就可減除不少。爲什麼少說話不容易，難道真是心愛說話，覺得說閒話是一件快樂事麼。這未必然。說話是件苦事，要費精神，費時光，還不免有時招罵，却總是不肯自休，假如不是神滅論者，便會猜想是有小鬼在心頭作怪，說得平凡一點，也就是性情難改，如三家村學究之搖頭念書，滿口虛字耳。鄙人自己估計所寫的文章大半是講道德的，雖然平常極不喜歡道學家，而思想的傾向乃終無法變更，即欲不承認爲儒家而不可得，有如皮黃髮黑，決不能自誇爲白種，良不得已也。所可喜者，這所講的道德乃是儒家的正統，本於物理人情，其正確超出道學家羣之上，要照舊話來說，於人心世道不是沒有關係的事。在書房裏熟讀四書，至今却已全盤忘記，只賸下零星二三章句，想起來覺得有點意思，其最得受用的乃是孔子教誨子路的話，即是知之爲知之這一章。我先從不知爲不知入手，自己切實的審察，關於某事物你真是有所知讎麼，這結果大抵是個不字，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這樣的打消了。以前自以爲有點知道，隨便開口的有些問題，現在都攔了起來，不敢再來亂談，表示十分的謹慎，可是留下來的百分之二三的事情，經過考慮覺得稍所有

知的，那也就不能坦白的承認，關於這些問題談到時便須得不客氣的說，即使知道得淺，但總不是虛謬。孔子的教訓使我學得了九十分以上的謙虛，同時却也造成了二三分的頑固，即對於有些問題的不客氣或不讓。自己知道一點的事情，願意公之於人，只要不為名利，其所言者有利人羣，雖或未能比諸法施，薪火相傳，不知其盡，亦是有意思的事，學人著書的究極目的大概即在於此。又或以己所知，照視世間種種言說行事，顯然多是歪曲誤謬，有如持燈照暗隙，燈光所及，遂爾破暗，則正俗實為當然之結果，雖不好辯，亦豈可得。鄙人於積極的著書立言之事猶病未能，唯平日鑒於烏烟瘴氣充塞中國，深覺氣悶，讀吾鄉王仲任遺書，對於他的疾虛妄的精神非常佩服，彷彿找着了一條道路，向着這方向如能走到一步是一步，雖然原是蝸牛上竹竿，不知道能够進得多少，但既是想這樣做，則縱欲學為多點頭少說話，南轅而北轍，殆不可能矣。

以上很囉嗦的說明了我寫文章的態度，第一，完全不算文學家，第二，寫文章是有所為的。這榜，便與當初寫自己的園地時的意見很有不同了，因為那時說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又說，弄文藝如種薔薇地了，花固然美，亦未嘗於人無益。現在的希望却是在有益於人，而花未嘗不美。這恐怕是文人習氣之留遺亦未可知，不過只顧實益而離美漸遠，結果也將使人厭倦，與無聊的道學書相去不過五十步，無論什麼苦心都等於白費了。我的理想是顏之推的家訓，但是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

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而已。這部顏氏家訓所表示出來的，理性通達，感情濃厚，氣象沖和，文詞淵雅，可以說是這類著作之極致，後世惜少有知者，唯趙瞰江以老年獨爲之註，其見識不可及，亦爲鄙人所心折者也。

我自前清甲辰執筆學寫文章，於今已滿四十年，所用名號亦已屢經變換。在民國以前大抵多署獨應，仲密，民六以後，在新青年等雜誌報章上寫關於文學的文章，則署真姓名，語絲駱駝草上用豈明及變化寫法，近改號知堂，藥堂，亦已有十許年之久矣。現在又想改換，逐漸變化，以至隱姓埋名，而文章要寫還是寫，希望讀者爲文而讀，不因作者而有贊否的分別。其次，既願立在文壇之外，名無一定，也可以免於被視爲友或敵，多生麻煩。販賣百物，都標榜字號，自明信實，唯有米店煤棧，不必如此，而人自信之，若水與火，昔無竇處，所需尤切。寫文章者豈敢如此自期許，却亦不可無此做起講之意耳。書架上有一冊書，卷內稱秋影園詩，而首葉題曰無名氏詩，似是康熙中刻本，序文亦題作無名氏詩自序，其中有云：

「無名氏非逃名者也，見世之好名者多，凡可以求名者無不爲，而特少異於人焉耳。夫名何可求，求則爭矣，爭則嫉忌嗤笑詔傲附和非毀無不有矣，彼如是以爭之，以爲得名也，而終於無名。夫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矣，未有終無名者。……然天下盡爭名之人，所見者甚狹小，勝於己則嫉之忌之

，不若已則嗤之笑之，貴於已則詔之，卑於已則傲之，同於已則附和之，異於已則非毀之，彼之爭名者僅如是而已，而又未嘗實能致力於詩，彼以爲得名也，而終至無名矣。今無名氏不以名著，令彼爭名者讀其詩，以無名氏爲古人可也，以無名氏爲今人亦可也，既無名之可爭，盡忘其人之見，而出其大公無我之心以品題之，安見四海之大，百年之久，豈無真知無名氏之詩者，不忍其名之淹，爲本搜其姓氏世里而傳之耶。」秋影園主人到底仍是詩人，雖是自稱無名氏，題葉右首有白文印曰任呼牛馬，却終是名心未化，故自呼末尾那麼的說，但大意很不錯，我這裏借來頗可應用。我寫的不是詩，普通稱作隨筆，據我自己想也就只是從前白話報的那種論文，因爲年代不同，文筆與意見當然有些殊異，但是同在啓蒙運動的空氣中則是毫無疑義的，所以百年之久那麼遠的期待蓋不可能，也不要品題或賞識，所希望者只是於人不是全然無用而已。人在文壇之外，自然名亦可免列於文籍之中，所以我說是可幸的事，假如道名又變換不一定，那麼當然更有好處，至少可以使得讀者忘其人之見，只要所說的話因此能多有一分效力，作者就十分滿足，無論什麼假名無名都是可以的。這個態度大概有點像以前的幕友，替人家做奏疏擬條陳，只求見諸施行，於民間有利，自己並不想居功或是得名，鄙人固然沒有學過申韓，但此意却亦有之，假如想得出什麼有利於民國的意思，就是給人借刻也是願意，可惜目下尙無此希望，偶有零星小文，還只可自怡悅，故亦仍且隨時自具花名耳。民國三十三年十二

月五日，東郭十堂記於北京。

立春以前

我很運氣，誕生於前清光緒甲申季冬之立春以前。甲申這一年在中國史上不是一個好的年頭兒，整三百年前流寇進北京，崇禎皇帝縊死於煤山，六十年前有馬江之役，事情雖然沒有怎麼鬧大，但是前有咸豐庚申之燒圓明園，後有光緒庚子之聯軍入京，四十年間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於中間，是頗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說運氣，便即因為是生於此年，嘗到了國史上的好些苦味，味雖苦却也有點藥的效用，這是下一輩的青年朋友所沒有得到過的教訓，所以遇見這些晦氣也就即是運氣。我既不是文人，更不會是史家，可是近三百年來的史事從雜書裏涉獵得來，佔據了我頭腦的一隅，這往往使得我的意見不能與時式相合，自己覺得也很惶恐，可以說是給了我一種障礙，但是同時也可以說是幫助，因為我相信自己所知道的事理不多，實在只是一部分常識，而此又正是其中之一分子，有如喫下石灰質去，既然造成了我的脊梁骨，在我自不能不加以珍重也。

其次我覺得很是運氣的是，在故鄉過了我的兒童時代。在辛丑年往南京當水兵去以前，一直住在家鄉，雖然其間有過兩年住在杭州，但是風土還是與紹興差不多，所以其時雖有離鄉之感，其實仍與居鄉無異也。本來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況都不大好，不過故舊的鄉風還是存在，逢時逢節的行

事仍舊不少，這給我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自冬至春這一段落裏，本族本房都有好些事要做，兒童們參加在內，覺得很有意思，書房放學，好喫好玩，自然也是重要的原因。這從冬至算起，祭灶、祀神、祭祖、過年拜歲、逛大街、看迎春、拜墳歲，隨後跳到春分祠祭，再下去是清明掃墓了。這接連的一大串，很有點勞民傷財，從前講崇儉的大人先生看了，已經要搖頭，覺得大可不必如此鋪張，如以現今物價來計算，一方豆腐四塊錢，那麼這麼費更是駭人聽聞，幸而從前也還可以將就過去，讓我在旁看學了十幾年，著實給了我不少益處。簡單的算來，對於鬼神與人的接待，節候之變換，風物之欣賞，人事與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啓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間關在教室裏正式的上課，學問大概可以比現在多一點吧，然而這些了解恐怕要減少不少了。這一部分知識，在鄉間花了很大的工夫學習來的，至今還是於我很有用處，許多歲時記與新年雜咏之類的書我也還是愛讀不置。

上邊所說冬季的節候之中，我現在只提出立春來說，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為我說誕生於立春以前，而現今也正是這時節，至於今年是甲申，我又正在北京，那還是不大成爲理由的理由。說到這裏，我想起別的附帶的一個原因，這便是我所受的古希臘人對於春的觀念之影響。這裏又可以分開來說，第一是希臘春祭的儀式。我涉獵雜書，看中了弗來若博士哈理孫女士講古代宗教的著作，其中有古代藝術和儀式一冊小書，給我作希臘悲劇起原的參考，很是有用，其說明從宗教轉變爲藝術的過程又

特別覺得有意義。話似乎又得說回去。禮運云：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古今中外人情都不相遠，各民族宗教要求無不發生於此。哈理孫女士在希臘神話論的引言裏說：

「宗教的衝動單向着一個目的，即是生命之保存與發展。宗教用兩種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一是消極的，除去一切於生命有害的東西，一是積極的，招進一切於生命有利的東西。全世界的宗教儀式不出這兩種，一是驅除的，一是招納的。飢餓與無子是人生的最重要的敵人，這個他要設法驅逐他。食物與多子是他最大的幸福。希伯來語的福字原意即云好喫。食物與多子這是他所想要招進來的。冬天他趕出去，春夏他迎進來。」因此無論天上或地下是否已有天帝在統治着，代表生命之力的這物事在人民中間總是極被尊重，無論這是春，是地，是動植物，或是女人。西亞古文明國則以神人當之，敘利亞的亞陀尼斯，弗呂吉亞的亞帖斯，埃及的阿施利斯皆是，忒拉開的迭阿女索斯後起，却盛行於希臘，由此祭禮而希臘悲劇乃以發生，神人初為敵所殺，終乃復生，象徵春天之去而復返，一切生命得以繼續，故其禮式先號咷而後笑。中國人民驅邪降福之意本不後人，唯宗教情緒稍為薄弱，故無此種大規模的表示，但對於春與陽光之復歸則亦深致期待，只是多表現在節候上，看不出宗教的形式與意味耳。冬至是冬天的頂點，民間於祭祖之外又特別看重，語云，冬至大如年，其前夕稱為冬夜，與

除夕相並，蓋爲其是季節轉變之關捩也。立春有迎春之儀式，其意義與各民族之春祭相同，不過中國祀典照例由政府舉辦，民衆但立於觀衆的地位，儀式已近於藝術化，而春官由乞丐扮演，末了有打板子脫晦氣之說，則更流入滑稽，唯民間重視立春的感情也還是存在，如前一日特稱之曰交春，又推排八字者定年分以立春爲準則，假如生於新正而在立春之前，則仍不算是改歲。由此可知春的意義在中國也比新年爲重大，老百姓念誦九九等候寒冬的過去，最後云，九九八十一，鞞把一齊出，歡喜之情如見，此蓋是農業國民之常情，不分今昔者也。但是鄉間又有一句俗語云，春夢如狗屁。冬夜的夢特別有效驗，一過立春便爾如此，殊不可解，豈以春氣發動故，亂夢顛到，遂悉虛妄不實歟。

希臘人對於春的觀念我覺得喜歡的，第二是季節影響的道德觀。這裏恐怕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是由環境而生的自然的結論，假如我們生在嚴寒酷暑，或一年一日夜的那種地方，感想當然另是一樣，只有在中國或希臘，四時正確的迭代，氣候平均的變化，這才感覺到牠彷彿有意義，把他應用到人生上來。中國平常多講五行，這個我很有點討厭，但是如孔子所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却覺得頗有意思，由此引出儒家的中庸思想來，倒也極是自然，這與希臘哲人的主張正相合，蓋其所根據者亦相同也。人民看見冬寒到了盡頭，漸復暖過來，覺得春天雖然死去，却總能復活，不勝欣喜，哲人則因了寒來暑往而發見盛極必衰之理，冬既極盛，春自代興，以此應用於人生，故以節爲至

善，縱爲大過，而以格言總之則曰勿爲己甚。此在中國亦正可通用，大抵儒道二家於此意見一致，推之於民間一般莫不了解此義，由於教訓之傳達者半，由於環境之影響蓋亦居其半也。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鄙人甚喜此語，但是此亦須以經歷爲本，如或山陬海隅，天象有特殊者，則將不能理會，而其主張或將相反也未可料。昔者赫浴陀多斯著史記，記希臘波斯之戰，波斯敗績，都屈迭台斯繼之，記雅典斯巴達之戰，雅典敗績，在史家之意皆以爲由於犯了縱肆之過，初不外波斯而內雅典，特別有什麼曲筆，此種中正的態度真當得史家之父的稱號，若其意見不知學者以爲如何，在鄙人則覺得殊有趣，深與鄙懷相合者也。

上邊的話說的有點凌亂，但總可以說明因了家鄉以及外國的影響，對於春天我保有着農業國民共通的感情。春天與其力量何如，那是青年們所關心的問題，這裏不必多說，在我只是覺得老朋友又得見面的樣子，是期待也是喜悅，總之這其間沒有什麼戀愛的關係。天文家曰，春打六九頭，冬至後四十五日是立春，反正一定的。這是正話，但是春天固然自來，老百姓也只是表示他的一種希望，田家諺云，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是也。我不懂詩，說不清中國詩人對於春的感情如何，如有祈望春之復歸說得如此深切者，甚願得一見之，匆促無可考問，只得姑且闋起耳。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日，

甲申小寒節中。

幾篇題跋

近一年中寫有小文數篇，篇幅較短，才千餘言，又多係序跋之類，因別爲一部，總稱之曰幾篇。

題跋。板橋家書序云，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本文共八首，而題曰幾篇，即取此意也。甲申舊除夕編校時記。

一 風雨後談序

民國廿六年的春天，編雜文稿爲一冊，繼風雨談之後，擬題名爲風雨後談，上海的出版書店不願意，怕與前書相溷，乃改名秉燭談。現在又有編集的計畫，這裏所收的二十篇左右都是廿六年所寫，與秉燭談正相連續，所以便想利用前回所擬的名稱，省得從新尋找很不容易。名曰後談，實在並不就是續編，然而因爲同是在那幾年中所寫，內容也自然有點兒近似。譬如講一件事情，大抵多從讀什麼書引起，因此牽扯開去，似乎並不是先有一個主意要說，此其一。文字意趣似甚閑適，此其二。這是鄙人近來很久的缺點，這裏也未能免。小時候讀賈誼鵬鳥賦，前面有兩句云，庚子日斜兮鵬集余舍，

止於坐隅兮貌甚閑暇。心裏覺得希罕，這怪鳥的態度真怪。後來過了多少年，才明白過來，閑適原來是憂鬱的東西。喜劇的演者及作者往往過着陰暗的生活，也是人間的實相，而在社會方面看來，有此種種閑適的表示，却又正是人世尚未十分黑暗的證據。我會談論明末的王思任，說他的一生好像是以諱爲業。他的諱其初是戲笑，繼以譏刺，終爲怒罵，及至末期，不諱不笑罵，只是平凡的歎息，此時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諱菴的末日近來了。由此觀之，大家可以戲諱時還是天下太平，很值得慶賀也。不佞深幸能够得有閑暇寫此閑適的雜文，與國人相見，此樂何極，文字好壞蓋可暫且勿論矣。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知堂記。

二 秉燭後談序

秉燭後談一卷，所收文二十四篇，除關於阿Q外，皆二十六年所作。那一年裏寫的文章很多，藥味集中選收四篇，秉燭談中收有十七篇，合計共有四十五篇，此外稿子遺失的如藏磚小記等，也還有四五篇吧。本書原意想定名爲風雨後談，但是從內容看來，這都是秉燭談以後所寫的東西，因緣較避，所以改用今名，好在秉燭談原序也附錄在後邊，正可以當作一個公共的小引罷。我把本書的目錄覆看一遍，想起近兩年內所寫二十幾篇的文章來，比較一下，很有感慨，覺得年紀漸大，學無進益，閑

適之趣反愈減退，所可歎也。鄙人執筆爲文已閱四十年，文章尙無成就，思想則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蟲魚，窺知人類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婦人，亦嘗用心於此，結果但有畏天憫人，慮非世俗之所樂聞，故披中庸之衣，著平淡之裳，時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本書中諸文頗多閑適題目，能達到此目的，雖亦不免有芒角者，究不甚多，回顧近年之作乃反不逮，現今紙筆均暴貴，何苦多耗物力，寫些不入耳的止經話，真是人已兩不利矣。因覆閱舊稿，而得到反省，這件事却是有益，因爲現今所寫不及那時的好，這在自己是一種警戒，當思改進，而對於讀者可以當作廣告，又即是證明本書之佳勝也。民國甲申，清明節後一日雨中知堂記。

附 記

去年春天將舊稿二十四篇編爲一集，定名爲風雨後談，已寫小序，後來因爲覺得這些文章都是在秉燭談之後所寫，所以又改名爲秉燭後談，序文另寫，而倉猝未會印在書裏，現在一起收在這裏，序雖有兩篇，書則本來只是一冊而已。三十四年一月三十日。

三 文載道文抄序

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件發生，中國文化界遭逢一回大難，就我們所知道的說來，黃河以及長江兩岸的各地當時一切文化活動全都停止，文藝界的烟消火滅似的情形是大家熟知的最好的例。這是當然的。正如日本東鄉大將說過的一句有名的話，因為這是戰爭呀。可是，這文化上的傷痕却是痊愈得意外的快，雖其痊愈的程度固亦有限，要說恢復也還是很遠。在北京，自朔風以後，文藝刊物逐漸出來，上海方面則有古今，雜誌，風雨談等，還有些我們所不會見到的，出得更多也更熱鬧。這些的內容與其成績，且不必細細分解，就只看這吃苦忍辱，為希求中國文化復活而努力的情形，總之可以說是好現象。這豈不即是中國民族生活力強韌之一種表示麼？

在上海南京刊行的雜誌上面，看見好些作者的姓名，有的是從前知道的，有的是初次見到，覺得很愉快，這正有如古人所說的舊雨今雨吧。在今雨中間，有兩位可以提出來說，這便是紀果庵與文載道。這裏恰好有一個對照，紀君是北人，而文君乃是南人，紀君是真姓名，而文君乃是筆名，——嚴格的說，應當稱為文載道君才對，因為文並不是尊姓。但是同時也有一點交涉，因為兩君所寫大文的題材頗有相近之處。紀君已出文集名曰兩都集，文君的名曰風土小記，其中多記地方習俗風物，又時就史事陳述感想，作風固各有特色，而此種傾向則大抵相同。鄰人在南京當過學生六年，後來住家北京亦已有二十八年了，對於兩都一樣的有興趣，若浙東乃是故鄉，我拉 (ngala) 寧紹同鄉，蓋錢

塘江分界，而曹娥江不分界，遂一直接連下去，土風民俗相通處尤多。自己平常也喜歡寫這類文章，却總覺得寫不好，如今見到兩家的佳作那能不高興，更有他鄉遇故知之感矣。讀文情俱勝的隨筆本是愉快，在這類文字中常有的一種惆悵我也彷彿能够感到，又別是一樣淡淡的喜悅，可以說是寂寞的不寂寞之感，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一種緣分也。

一般做舉業的朋友們向來把這種心情的詩文一古腦兒的稱之曰閒適，用現今流行語來說，就是有閑云云。癸巳存稿卷十二閒適語一則云：

「秦觀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王銍默記以爲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憎也。……蓋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更深曲耳。」俞理初的話本來是很不錯的，我只補充說明，閒適可以分作兩種。一是安樂時的閒適，如秦觀張雨朱敦儒等一般的多是，一是憂患時的閒適，以著書論，如孟元老的夢華錄，劉侗的景物略，張岱的夢憶是也。這裏邊有的是出於羨離之感，有的也還不是，但總之是在一個不很好的境地，感到落水在後面，對於目前光景自然深致流連，此與劫餘夢想者不同，而其情緒之迫切或者有過無不及，也是可有的事。這固然只是憂患時文學的一式樣，但文學反正就是這點力量，即使是別的式樣也總還差不多，要想積極的成就事功，還須去別尋政治的路。近讀武者小路氏的小說曉，張我軍君譯作黎明，第一回中有一節話云：

「老實說，他也常常地感覺，這個年頭兒是不是可以畫着這樣的畫？可是，不然的話，做什麼好呢？像我這樣的人，豈不是除了拿着誠實無匹的心情來作畫以外沒有辦法的麼？」這裏我們也正可以引用，來做一個說明。不管是什麼式樣，只憑了誠實的心情做去，也就行了。說是流連光景，其對象反正也是自己的國與民及其運命，這和痛哭流涕的表示不同，至其心情原無二致，此固一樣的不足以救國，若云誤國，則恐亦未必遽至於此耳。

文君的第二集子曰文抄，將在北京出版，屬題數語爲之嚮引。鄙人誤入文人道中，有如墮貧，近方力求解脫，洗脚登岸，對於文事戒不復談，唯以文君著作讀過不少，此次刊行鄙人又參與拉捧之工作，覺得義不容辭，拉雜書此，只圖湊起數百字可以繳卷而已，別無新義想要陳說也。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八日，知堂。

四 希臘神話引言

希臘神話，亞坡羅陀洛斯原著，今從原文譯出，凡十萬餘言，分爲十九章。著者生平行事無可考，學者從文體考察，認定是西曆一世紀時的作品，在中國是東漢之初，可以說正是楊子雲班孟堅的時代。瑞德的希臘晚世文學史卷二關於此書有一節說明云：

「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我們所有的只是這七卷書中之三卷，但在那一年有人從羅馬的伐諦岡圖書館裏得到全書的一種節本，便將這個暫去補足了那缺陷。卷一的首第六章是諸神世系，以後分了家系敘述下去，如斗加利恩，伊那科斯，亞該諾耳及其兩派，貝拉思戈斯，亞忒拉斯，亞索波斯。在卷二第十四章中我們遇到雅典諸王，德修斯在內，隨後到貝羅普斯一系。我們見到忒洛亞戰爭前的各事件，戰爭與其結局，希臘各主帥的回家，末後是阿狄修斯的漂流。這些都簡易但也頗詳細的寫出，如有人想得點希臘神話的知識，很可以勸他不必去管那些現代的著述，最好還是一讀亞坡羅陀洛斯。」這裏給原書作廣告已經很够了，頗有力量，可是也還公平實在，所以我可以不再多說話了。其實我原來也是受了這批評的影響，這才決定拋開現代的各參考書而採用這冊原典的。這神話集的好處，敘述平易而頗詳明，固然是其一。是希臘人自編，在現存書類中年代又算是較早的，這一點也頗重要，是其二。關於希臘神話，以前曾寫過幾篇小文，說及那裏邊的最大特色是其美化。希臘民族的宗教其本質與埃及印度本無大異，但是他們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詩人支配的，結果便由詩人悲劇作者畫師雕刻家的力量，把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逐漸洗除，使他轉變為美的影象，再回向民間，遂成為世間唯一的美的神話。羅馬詩人後來也都借用，於是神人的故事愈益繁化，至近代流入西歐，反有喧賓奪主之勢，就是名稱也多通用拉丁文寫法，英法各國又各以方音讀之，更是見得混亂了。我們要看希臘神話，必須

根據希臘人自己所編的，羅馬人無論做得如何美妙，當然不能算在內，亞坡羅陀洛斯雖已生在羅馬時代，但究竟是希臘人，我們以他的編著為根據，我覺得這是最可信賴的地方。我發心翻譯這書還在民國廿三年，可是總感覺這事體重難，不敢輕易動筆，廿六年夏盧溝橋變起，閑居無事，始著手逐譯，至廿七年末，除本文外，又譯出弗來若博士希臘神話比較研究，哈利孫女士希臘神話論，各五萬餘言，作本文注釋，成一二兩章，共約三萬言。廿八年以來中途停頓，倏已六載，時一念及，深感惶悚。注釋總字數恐比本文更多，至少會有二十萬字吧，這須得自己來決定應否或如何注釋，不比譯文可以委託別人，所以這完全是我個人的責任，非自己努力完成不可的。為得做注釋時參考的必要，曾經買過幾本西書，我在小文中說及其中的一種云：

「這最值得訓悔的是湯普生教授的希臘鳥類名彙，一九三六年重訂本，價十二先令半。此書係一八九九年初板，一直沒有重印，而平常講到古典文學中的鳥獸總是非參考他不可，在四十多年之後，又是遠隔重洋，想要覓求這本偏僻的書，深怕有點近於妄念吧。姑且託東京的丸善書店去一調查，居然在四十年後初次出了增訂板，這真是想不到的運氣，這本書現在站在我的書廚裏，雖然與別的新書排在一起，實在要算是我西書中珍本之一了。」我到書廚前去每看見這本書，心裏總感到一種不安，彷彿對於這書很有點對不起，一部分也是對於自己的慚愧與抱歉。我以前所寫的許多東西向來都無一

點珍惜之意，但是假如要我自己指出一件物事來，覺得這還值得做，可以充作自己的勝業的，那麼我只能說就是這神話翻譯注釋的工作。本文算是譯成了，還有餘剩的十七章的注釋非做不可，雖然中斷了有五年半，却是時常想到，今年炎夏拿出關於古希臘的書本來消遣，更是深切的感覺責任所在，想來設法做完這件工作。現在先將原文第一章分段抄出，各附注釋，發表一下，一面抄錄過後，注釋有無及其前後均已溫習清楚，就可繼續做下去，此原是一舉兩得，但是我的主要目的還在於後者，前者不過是手段而已。我的願望是在一年之內把注釋做完，鳥類名彙等書恭而敬之的奉送給圖書館，雖然那時就是高閣在書架上看了也並無不安了，但總之還是送他到應該去的地方爲是。不佞少時喜弄筆墨，不意地墜入文人道中，有如墮民，雖欲歇業，無由解免，念之痛心，歷有年所矣。或者翻譯家可與文壇稍遠，如真不能免爲白丁，則願折筆改業爲譯人，亦彼善於此。完成神話的譯注爲自己的義務工作，自當儘先做去，此外東西賢哲嘉言懿行不可計量，隨緣抄述，一章半偈，亦是法施，即或不然，循誦隨喜，獲益不淺，儘可滿足，他復何所求哉。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記。

五 談新詩序

這一冊談新詩是廢名以前在北京大學講過的講義，黃雨君保存着一份底稿，這回想把他公開，叫

我寫篇小序，這在我是願意也是應當的。爲什麼呢，難道我們真是想學專賣廢名麼，那未必然。這也只因爲我對於這件事多少更知道一點罷了。廢名在北京大學當講師，是胡適之兼任國文學系主任的時候，大概是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最初他担任散文習作，後來添了一門現代文藝，所講的是新詩，到第三年預備講到散文部分，盧溝橋的事件發生，就此中止，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新詩的講義每章由北大出板組印出之先，我都見過，因爲廢名每寫好了一章，便將原稿拏來給我，加上些意見與說明。我因爲自己知道是不懂詩的，別無什麼可否，但是講廢名自講或者就是只看所寫的話，也覺得很有意思。因爲裏邊總有他特別的東西，他的思想與觀察。廢名自己的詩不知道他願意不願意人家拏來出板，這冊講新詩的講義本來是公開的，現今重刊一回，對於讀者有不少益處，廢名當然不會有什麼異議吧。廢名這兩年沒有信來，不知道他是否還在家裏，五月裏試寄一張明信片去，附注上一筆請他告知近況。前幾天居然得到回信，在路上走了不到二十天，這實在是很難得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行蹤，也就可以再寄信去，代達黃雨君的意思，不過回答到來恐怕要在談新詩的出板以後了吧。來信裏有一部分關於他自己的生活的，說的很有意思：

「此學校是初級中學，因爲學生都是本鄉人，雖是新制，稍具古風，對於先生能奉薪米，故生活能以維持也。小家庭在離城十五里之祠堂，距學校有五十里，且須爬山，爬雖不過五里，五十里路惟

以此五里爲畏途耳。」後面又說到學問，對於其同鄉之熊翁仍然不敬，謂其新唯識論一書站腳不住矣，讀了覺得很有趣。末了說於春間動手著一部論，已成四章，旋因教課少暇，未能繼續，全書大約有二十章或多，如能於與知堂翁再見時交此一份卷，斯爲大幸。廢名的厚意很可感，只是學論一流的書我生怕看不大懂，正如對於從前信中談道的話未能應對一樣，未免將使廢名感覺寂寞，深以爲歉耳。

民國甲申七月二十日，知堂記於北京。

六 茶之書序

方紀生君譯岡倉氏所著茶之書爲漢文，屬寫小序。余曾讀茶之書英文原本，嗣又得見村岡氏日文譯本，心頗歡喜，嗶引之役亦所甚願，但是如何寫法呢。關於人與書之解釋，雖然是十分的想用心力，一定是單一漏萬，不能討好，唯有藏拙乃是上策，所以就擱下來了。近日得方君電信知稿已付印，又來催序文，覺得不能再推託了，只好設法來寫，這回却改換了方法，將那古舊的不切題法來應用，似乎可以希望對付過去。我把岡倉氏的關係書類都收了起來，書几上只擺着一部陸羽的茶經，陸廷燦的續茶經，以及劉源長的茶史。我將這些書本胡亂的翻了一陣之後，忽然的似有所悟。這自然並不是什麼的悟，只是想到了一件事，茶事起於中國，有這麼一部茶經，却是不會發生茶道，正如雖有

瓶史而不會發生花道一樣。這是什麼緣故呢。中國人不大熱心於道，因為他缺少宗教情緒，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對於道教與禪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罷。這裏我想起中國平民的吃茶來。吃茶的地方普通有茶樓茶園等名稱，此只是說村市的茶店，蓋茶樓等處大抵是蘇杭式的吃茶點的所在，茶店則但有清茶可吃而已。茹敦和越言釋中店字條下云，「古所謂坊者，蓋壘土爲之，以代今人桌子之用。北方山橋野市，凡賣酒漿不托者，大都設桌子而有坊，因而酒曰酒店，飯曰飯店。即今京師自高粱橋以至圓明園一帶，蓋猶見古俗，是店之爲店，實因坊得名。」吾鄉多樹木，店頭不設坊而用板桌長凳，但其素樸亦不相上下，茶具則一盞碗，不必帶托，中泡清茶，吃之歷時頗長，曰坐茶店，爲平民悅樂之一。士大夫擺架子不肯去，則在家泡茶而吃之，雖獨樂之趣有殊，而非以療渴，又與外國入蔗糖牛乳如吃點心然者異，殆亦意在賞其苦甘味外之味歟。紅茶加糖，可謂俗已。茶道有宗教氣，超越矣，其源蓋本出於禪僧。中國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稱爲儒家的，茶經云，啜苦咽甘，茶也，此語盡之。中國昔有四民之目，實則只是一團，無甚分別，搢紳之間反多俗物，可爲實例，日本舊日階級儼然，風雅所寄多在僧侶以及武士，此中同異正大有考察之價值。中國人未嘗不嗜飲茶，而茶道獨發生於日本，竊意禪與武士之爲用蓋甚大，西洋人讀茶之書固多聞所未聞，在中國人則心知其意而未能行，猶讀語錄者看人坐禪，亦當覺得欣然有會。一口說東洋文化，其間正復多歧，有全然一致者，亦有

同而異，異而同者，關於茶事今得方君譯此書，可以知其同中有異之迹，至可忻感，若更進而考其意義特異者，於了解民族文化上亦更有力，有如關於桑與酒之書，方君其亦有意於斯乎。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七 和紙之美

風雨談社來信問我一年中的愛讀書，這是什麼書呢，我自己也一時想不起來。雖然我會說看舊書以消閒，有如吸紙烟，可是老實說，老看線裝書也漸感覺氣悶，對於古人本來何必計較，但是話不投機，何苦硬着頭皮靜聽下去，捲卷放下，等於端茶送客，也是正當。在思想上我覺得可佩服的還只是那幾個人，一直沒有添加，別一方面有些類書，反正不關思想的事，偶然翻看也還可喜，如馮夢龍的古今笑與智囊，周亮工的同書與福申的續同書，王初桐的齋史，翟灝的通俗編等。這些書大都是從前所得，並不在這一年內，而且實際上原只是翻閱消遣，即使覺得他有意思，也總不能算是愛護。至於外國書，英文書是買不起也無從去買，日文書價目公道，可是其無從去買則是一樣。在讀書新聞上看到出板消息或廣告，趕緊寫信去定購，大抵十不得一，這種情形差不多在去年已是如此，所以只好知難而退，看看書名就算滿足了。據朋友們說，在北京想買日文書籍，只有這一法，最好隔日到各書店

去一轉，也不可存心一定要買什麼書，但看店頭有什麼新到的，見到可買的書便即下手，假如這樣一月中去看十五回，必定可以稍有所得。要這麼辦呢，我既無此時光，無此方便，也並無此決心，那麼唯有放棄買書的機會，姑且用酸葡萄主義來作解說，聊以自寬而已。不過話雖如此，我查本年度日記，收到的日本出版的書也有六十五冊，其中一部分是別人見贈，一部分是居留東京的友人替我代蒐集的，有的原是我所委託，有的却是友人看見此書覺得於我當有點用處，因此給我寄來的，這一類書在數量上實在比我託買的還要多，這位友人的好意很可感謝。這裏邊有一冊書，是柳宗悅氏著的和紙之美，日記上記着於四月三十日收到，我看了日記便想起來了，要說我一年中的愛讀書，這冊和紙之美可以說是的。本年夏天寫我的雜學這篇文章，在第十四節中會說及云，「柳氏近著和紙之美，中附樣本二十二種，閱之使人對於佳紙增貪惜之念。」我說近刊，因為此書不是現今出版，其時還在一年前，不過直至今春才能入手罷了。末尾題記云「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刊行，係私家版，不鬻於市，只頒布於親友之間，本文用紙爲武州小川出產，刊行部數計二百冊，每冊有著者署名。」書本高八寸，寬五寸半，首列和紙樣本凡二十二枚，本文三篇，曰和紙之美，和紙之教訓，和紙十年，連後記共計三十六半頁。我對於紙本來有點愛着，從前會寫過一篇小文曰關於紙。說起來也覺得寒愴，中國雖說是造紙的祖師國，我們却不會見過什麼好紙，平常只知道連四毛六，總有脆弱之感，棉連最有雅致

，印書拓字均佳，而裁尺幅可以供賞玩者却不多見。日本紙均用木皮所製，特多樸茂之趣，宣紙本亦用楮，殆因質太細色太白之故，於書畫雖特別相宜，但與日本之楮紙迥殊，無其剛勁之氣也。雁皮與三椏等各自有其雅味，不一具詳，唯紙衣紙朱藍兩種則不能忘記，不特可用於裝幀，尤令人懷想併人之行脚，持此類紙衣紙帳而出發，其風趣可想也。柳氏文章三篇，照例是文情俱勝，無庸贅說，前會得其所著茶與美，共文十二篇，是特製本，有圖二十餘，以陶器爲主，亦頗可喜，可與此書相比，唯陶器是照相而紙乃實物，又鄙人知紙之美亦過於陶器，故二者相比，終不能不捨陶器而取紙耳。

民國甲申十二月一日，東郭十堂。

八 沙灘小集序

民國三十三年陰曆歲次甲申，但是陰陽曆稍有參差，所以嚴格的說，甲申年應該是從三十三年一月廿五日起，至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止才是。這在民國除了是第一次的甲申年以外別無什麼意義，可是在以前的歷史上，這甲申年却不是尋常的年頭兒，第一令人不能忘記的是三百年前崇禎皇帝煤山的事，其次是六十年前中法戰役馬江的事。青年朋友不喜歡看歷史的人或者不大想到亦未可知，我們老一輩的比較更多經憂患，這種覺感自更痛切，鄙人恰巧又是在這一年裏降生的，多年住在北京，煤山

就在城內，馬江雖只是前輩參加，自己是會身列軍籍的，也深感到一種干係。中國人自己不掙氣，最近這幾百年情形弄得很不像樣，差不多說不出有那一年比較的可以稱讚，不過特別是我輩甲申生的人想起來更是喪氣罷了。在這時候，有友人們想集刊文章，給我作還曆的紀念，這在我是萬不敢當，而且照上述情形說來，也是很不相稱的。不過朋友們的好意很可感激，大家各寫一篇文章來彙刊一冊，聊以紀念彼此的公私交誼，未始不是有意義的事，雖然交際的新舊不等，有的還不會相見過，但交誼還是一樣，這也覺得很有意思。此集由傅芸子君編輯，名稱商量很久，不容易決定，傅君當初擬名為漢花園集，本來也很好，但是仔細考慮，漢花園是景山東面的地名，即舊北京大學所在地，其門牌但有一號，只大學一家，怎好霸佔了來，固然未必有什麼商標權利問題，總之我們也自覺得不好意思。由漢花園再往西南挪移幾步，那裏有一條斜街，名曰沙灘，倒還不妨借用，於是便稱之曰沙灘小集。本來想用沙灘偶語四字，似乎比較有風趣，但是據故事的聯想，偶語未免有點兒違礙，所以終於未曾採用。這裏沙灘以地名論固可，反正我們這些人在沙灘一帶是常走過的，若廣義的講作沙的灘，亦無不可，在海邊沙灘上聚集少數的人，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名吧，站着蹲着或是坐着，各自說他的故事，此亦大有意思，假如收集為一冊書，豈不是有趣味的事，與十日談可以相比麼。意大利那時是瘟疫流行，紳士淑女相率避難，在鄉村間暫住，閒話消遣，乃得百篇故事，此十日談之本事也。中國現今也

正在兵火之中，情形有點相像，人們却別無可逃避之處，故欲求海濱孤島，蟄居待旦，又豈可得，在這時候大家不能那麼高興的談講，那也是當然的了。這集裏所收的文章都是承朋友們好意所投寄，也有我自己的混雜在內，我不便怎麼說謙遜或是喝采的話，但總之是極誠實表示自己，也表示出在這亂世是這麼的還仍在有所努力，還想對於中國有所盡心，至於這努力和盡心到底於中國有何用處，實在也不敢相信。其次，大家合起來出這樣一冊小集，還有一種意思，便是莊子所說的魚相濡以沫。這一層意思，我覺得倒是極可珍惜的。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周作人撰。

後記

立春以前是我的散文集之第二十二冊。自民國十二年自己的園地出版以後，至今亦已有二十二年，算是每年平均出書一冊，也還不多。但是這一冊裏的文章二十幾篇，差不多全是半年中所寫，略有十萬字左右，那就不能說寫得少了吧。這個原因本來也很簡單，因為我從前說過，以看書代吸紙烟，近來則又以寫文章代看書，利用舊存稿紙筆墨，隨時寫幾葉，積少成多，倏忽成冊。紙烟吸過化為烟雲，書看了之後大半忘記，有點記得的也不久朦朧地成了塵影，想起來都似乎是白花了的，若是做文章則白紙上寫黑字，總是可以留存得住，雖然這本身有無價值自然還是一個問題。話雖如此，既然寫下來了，如有機會，收集起來設法出版，那也是人情之常，以前的二十一冊都已如此的印出來了，這回可以說是照例而已，別的說明原來是無須的，所以這裏就不多說了。

我寫文章也已不少，內容雜得可以，所以只得雜文自居，但是自己反省一下，近幾年來可以找出兩個段落，由此可看得出我的文章與思想的軌道。其一，民國廿九年冬我寫一篇日本之再認識，正式聲明日本研究店的關門，以後對於不懂得的外國事情不敢多開口，實行儒家的不知為不知的教訓。其二，民國卅一年冬我寫一篇中國的思想問題，離開文學的範圍，關心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

，如顧亭林致黃梨洲書中所說，本國的事當然關切，而且也知道得較多，此也可以說是對於知之爲知之這一句話有了做起講之意吧。我對於中國民族前途向來感覺一種憂懼，近年自然更甚，不但因爲己亦在人中，有淪胥及溺之感，也覺得個人捐棄其心力以至身命，爲衆生謀利益至少也爲之有所計議，乃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凡智識階級均應以此爲準則，如經傳所廣說。我的力量極是薄弱，所能做的也只是稍有論議而已，却有外國文士見了說這是反動，我聽了覺得很有意義，因此覺得恐怕我的路是走得不錯的，因爲冷暖只有自家知，有些人家的非難往往在己適成爲獎勵也。以前雜文中道德的色彩，我至今完全的是認，覺得這樣是好的，以後還當盡年壽向這方面努力，雖然我這傳統的根據却與世界的知識是並行的，我的說話永久不免在新的聽了以爲舊，在舊的聽了以爲新，這是無可如何的事。因爲如此，我又感覺我的路更沒有走錯，蓋那些人所想像的路大抵多是錯的也。我重看這集子的目錄，所慚愧的只是努力不夠，本來力量也自然不很大。我寫文章雖說是聊以消遣，但意思却無不是真誠的，校讀一過，覺得蕪雜原不能免，可是對於中國却是多少總有益的吧。說到文章，實在不行的很，我自己覺得處處還有技巧，這即是做作，平常反對韓愈方苞，却還是在小時候中了毒，到老年未能除盡，不會寫自然本色的文章，實是一件恨事。立春之後還未寫過一篇文章，或者就此暫時中止，未始非佳，待將來學問有進步時再來試作吧。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知章記於北京。